

# 儒林外史 下



清·吴敬梓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儒林外史

第二部

(清) 吴敬梓 著

## 第二十九回

###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

话说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，道人慌忙来报：“那个人又来了！”僧官就别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问道人：“可又是龙三那奴才？”道人道：“怎么不是！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。老爷你自去看。”僧官走到楼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。僧官走进去，只见椅上坐着一个人，副乌黑的脸，两只黄眼睛珠，一嘴胡子，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，身穿蓝布女褂、白布单裙，脚底下大脚花鞋，坐在那里。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。

那人见了僧官笑容可掬。说道：“老爷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。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。”僧官愁着眉道：“龙老三，你又来做甚么？这是个甚么样子！”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。又道：“龙老三，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！人看着怪模怪样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你好没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，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。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，不怕人笑也罢，你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”僧官道：“龙老三，顽是顽，笑是笑。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，你要上门怪我，也只该好好走来，为甚么妆这个样子？”龙三道：“老爷你又说错了。‘夫妻无隔宿之仇’，我怪你怎的？”僧官道：“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！是我不曾请你，得罪了你。

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，坐着吃酒，不要妆疯做痴，惹人笑话！”龙三道：“这果然是我不是！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该坐在房里，替你装围碟、剥果子，当家料理。那有个坐在厅上的，惹的人说你家没内外？”说着就往房里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里去了。僧官跟到房里说道：“龙老三！这喇伙的事，而今行不得！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”龙三道：“老爷你放心。自古道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。”僧官急得乱跳。他在房里坐的安安稳稳，吩咐小和尚：“叫茶上拿茶来，与太太吃！”僧官急得走进走出。

恰走出房门，遇着萧金铉三位走来。僧官拦不住，三人走进房。季恬逸道：“噫！那里来的这位太太？”那太太站起来，说道：“三位老爷请坐。”僧官急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三个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飞跑进来说道：“府里尤太爷到了。”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两个书办进来作揖，坐下吃茶。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话，就要走进去。僧官又拦不住。二人走进房，见了这个人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这是怎的！”止不住就要笑。当下四五个人一齐笑起来。僧官急得没法，说道：“诸位太爷，他是个喇子。他屡次来骗我。”尤书办笑道：“他姓甚么？”僧官道：“他叫作龙老三。”郭书办道：“龙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，你怎么到这里胡闹？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，到别处去！”龙老三道：“太爷，这是我们私情事，不要你管！”尤书办道：“这又胡说了！你不过是想骗他，也不是这个骗法！”萧金铉道：“我们大家拿出几钱银子来，舍了这畜生去罢！免得在这里。闹的不成模样。”那龙三那里肯去！大家正讲着，道人又走进来说道：“司里董太爷同一位金太爷已经进来了。”说着，董书办同金东崖走进房来。东崖认得龙三，一见就问道：“你是龙三？你这狗头，在京里拐了我几十

两银子走了，怎么今日又在这里妆这个模样！分明是骗人，其实可恶！”叫跟的小子“把他的凤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赶了出去！”龙三见是金东崖，方才慌了。自己去了凤冠，脱了衣服，说道：“小的在这里伺候。”金东崖道：“那个要你伺候！你不过是骗这里老爷。改日我劝他赏你些银子，作个小本钱倒可以。你若是这样胡闹，我即刻送到县里处你！”龙三见了这一番，才不敢闹，谢了金东崖，出去了。僧官才把众位拉到楼底下，从新作揖奉坐，向金东崖谢了又谢。

看茶的捧上茶来吃了。郭书办道：“金太爷一向在府上，几时到江南来的？”金东崖道：“我因近来赔累的事不成话说，所以决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儿侥幸进了一个学，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。虽然真的假不得，却也丢了几两银子。在家无聊，因运司荀老先生，是京师旧交，特到扬州来望他一望。承他情荐在匣上，送了几百两银子。”董书办道：“金太爷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”金东崖道：“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”董书办道：“荀大人因贪脏拿问了，就是这三四日的事。”金东崖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可见‘旦夕祸福’！”郭书办道：“尊寓而今在那里？”董书办道：“太爷已是买了房子，在利涉桥河房。”众人道：“改日再来拜访。”金东崖又问了三位先生姓名，三位俱各说了。金东崖道：“都是名下先生，小弟也注有些经书，容日请教。”

当下，陆陆续续到了几十位客。落后，来了三个戴方巾的和一道士，走了进来，众人都不认得。内中一个戴方巾的道：“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见教？”那人袖子里拿出一封书子来，说道：“季苇兄多致意。”季恬逸接着，拆开同萧金铉、诸葛天申看了，才晓得是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郭铁笔、来霞士。便道：“请坐！”四人见这里



有事，就要告辞。僧官拉着他道：“四位远来，请也请不至，便桌坐坐。”断然不放了去，四人只得坐下。金东崖就问起荀大人的事来：“可是真的？”郭铁笔道：“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。”当下唱戏、吃酒。吃到天色将晚，辛东之同金寓刘赶进城，在东花园庵歇去。这坐客都散了。郭铁笔同来道士在诸葛天申下处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来道士到神乐观寻他的师兄去了。郭铁笔在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，开书店。

季恬逸这三个人在寺门口聚升楼起了一个经摺，每日赊米买菜和酒吃，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。文章已经选定，叫了七八个刻字匠来刻，又赊了百十桶纸来，准备刷印。到四五个月后，诸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，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旧在店里赊着吃。那日季恬逸和萧金铉在寺里闲走。季恬逸道：“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，倒欠下这些债。将来这个书不知行与不行，这事怎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这原是他情愿的事，又没有那个强他。他用完了银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讨，管他怎的？”正说着，诸葛天申也走来了，两人不言语了。三个同步了一会，一齐回寓。却迎着一乘轿子，两担行李。三个人跟着进寺里来。那轿揭开帘子，轿里坐着一个戴方巾的少年，诸葛天申依稀有些认得。那轿来的快，如飞的就过去了。诸葛天申道：“这轿子里的人，我有些认得他。”因赶上几步，扯着他跟的人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天长杜十七老爷。”诸葛天申回来，同两人睨着那轿和行李，一直进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诸葛天申向两人道：“方才这进去的，是天长杜宗伯的令孙。我认得他，是我们那边的名士。不知他来做甚么？我明日去会他。”

次日，诸葛天申去拜，那里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才见到杜公孙来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气渐暖。

杜公孙穿着是驾背色的夹纱直裰，手摇诗扇，脚踏丝履，走了进来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点漆，温恭尔雅，飘然有神仙之概。这人是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。进来与三人相见，作揖让坐。杜公孙问了两位的姓名、籍贯。自己又说道：“小弟贱名倩，贱字慎卿。”说过，又向诸葛天申道：“天申兄，还是去年考较时相会，又早半载有余了。”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“去岁申学台在敝府，合考二十七州县诗赋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是一时应酬之作，何足挂齿！况且，那日小弟小恙进场，以药物自随，草草塞责而已。”萧金铉道：“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谢风流，各郡无不钦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‘白眉’，今日幸会，一切要求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各位先生一时名宿，小弟正要请教，何得如此倒说？”当下坐着，吃了一杯茶，一同进到房里。见满桌堆着都是选的刻本文章，红笔对的样，花梨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边。忽然翻出一首诗来，便是萧金铉前日在乌龙潭春游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点一点头道：“诗句是清新的。”便问道：“这是萧先生大笔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指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如不见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：诗以气体为主。如尊作这两句：‘桃花何苦红如此？杨柳忽然青可怜。’岂非加意做出来的？但上一句诗，只要添一个字，‘问桃花何苦红如此’，便是《贺新凉》中间一句好词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，下面又强对了一句，便觉索然了。”几句话，把萧金铉说的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“先生如此谈诗，若与我家苇萧相见，一定相合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萧是同宗么？我也曾见过他的诗，才情是有些的。”坐了一会，杜慎卿辞别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写个说帖来，道：“小寓牡丹盛开，薄治杯

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谈。”三人忙换了衣裳，到那里去。只见寓处先坐着一个人，三人进来同那人作揖让坐。杜慎卿道：“这位鲍朋友是我们自己人，他不僭诸位先生的坐。”季恬逸方才想起，是前日带信来的鲍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“这位老爹就是苇萧的姑岳。”因问：“老爹在这里为甚么？”鲍廷玺大笑道：“季相公，你原来不晓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。我父子两个受太老爷多少恩惠！如今十七老爷到了，我怎敢不来问安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不必说这闲话，且叫人拿上酒来。”

当下鲍廷玺同小子抬桌子。杜慎卿道：“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鲥鱼、樱、笋下酒之物，与先生们挥尘清谈。”当下摆上来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几个盘子。买的是永宁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来。杜慎卿极大的酒量、不甚吃菜。当下举箸让众人吃菜，他只拣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。传杯换盏吃到午后。杜慎卿叫取点心来，便是猪油饺饵、鸭子肉包的烧卖、鹅油酥、软香糕，每样一盘拿上来。众人吃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条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软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来。萧金铉道：“今日对名花、聚良朋，不可无诗。我们即席分韵何如？”杜慎卿笑道：“先生，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。小弟看来，觉得雅的这样俗，还是清淡为妙。”说着把眼看了鲍廷玺一眼。鲍廷玺笑道：“还是门下效劳。”便走进房去，拿出一只笛子来，去了锦套，坐在席上，呜呜咽咽，将笛子吹着。一个小小子走到鲍廷玺身边站着，拍着手，唱李太白《清平调》。真乃穿云裂石之声，引商刻羽之奏！三人停杯细听。杜慎卿又自饮了几杯。吃到月上时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，又有一树大绣球，好像一堆白雪。三个人不觉的手舞足蹈起来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。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拿



出一串祁门小炮樟，口里说道：“贫僧来替老爷醒酒。”就在席上点着噼噼噗噗响起来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黄的烟气，还缭绕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来把脚不住，告辞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“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鲍师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爷出去。你回来在我这里住。”鲍廷玺拿着烛台送了三位出来，关门进去。三人回到下处恍惚如在梦中。

次日，卖纸的客人来要钱，这里没有，吵闹了一回。随即就是聚升楼来讨酒帐，诸葛天申称了两把银子给他收着再算。三人商议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计寓处不能备办，只得拉他到聚升楼坐坐。又过了一两日，天气甚好。三人在寓处吃了早点心，走到杜慎卿那里去。走进门，只见一个大脚婆娘，同他家一个大小子，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话。那小子见是三位，便站起来。季恬逸拉着他问道：“这是甚么人？”那小子道：“做媒的沈大脚。”季恬逸道：“他来做甚么？”那小子道：“有些别的事。”三人心里就明白，想是要他娶小，就不再问。走进去，只见杜慎卿正在廊下闲步。见三人来，请进坐下，小小子拿茶来吃了。诸葛天申道，“今日天气甚好，我们来约先生寺外顽顽。”杜慎卿带着这小小子，同三人步出来，被他三人拉到聚升楼酒馆里。杜慎卿不能推辞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见他不吃大荤，点了一卖板鸭、一卖鱼、一卖猪肚、一卖杂脍，拿上酒来。吃了两杯酒，众人奉他吃菜。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，登时就呕吐起来。众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气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饭来。杜慎卿拿茶来泡了一碗饭，吃了一会还吃不完，递与小子拿下去吃了。当下三人把那酒和饭都吃完了，下楼会帐。

萧金铉道：“慎卿兄，我们还到雨花台岗儿上走走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最有趣。”一同步上岗子，在各庙宇里，见方、景诸公的祠，甚是巍峨。又走到山顶上，望着城内万家长江如

一条白练，琉璃塔金碧辉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阳地里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跑去看。看了回来坐下，说道：“那碑上刻的是‘夷十族’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列位先生，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。汉重，夷三族是父党、母党、妻党。这方正学所说的九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孙、曾、元，只是一族，母党、妻不曾及，那里诛的到门生上？况且，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。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，信着建文软弱，久已个齐、梁世界了！”萧金铉道：“先生，据你说，方先生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方先生迂而无当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讲那皋门、雉门怎么？这人朝服斩于市，不为冤枉的。”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，挑了两担空桶歇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“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。回来，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，一不差。”当下下了岗子回来。进了寺门，诸葛天申道：“且到我们下处坐坐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也好。”一同来到下处。才进了门，只见季苇萧坐在里面。

季恬逸一见了，欢喜道：“苇兄，你来了！”季苇萧道：“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里找问，知道你搬在这里。便问：‘此三先生尊姓？’”季恬逸道：“此位是盱眙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同乡萧金铉先生，你难道不认得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先生是住在北门的？”萧金铉道：“正是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此位先生？”季恬逸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说出来你更喜欢哩。他是天长杜宗伯公公孙杜十七先生，讳倩，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么？”季苇萧惊道：“就是去岁宗师考取贵府二十七州县的，诗赋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，今日才得见面！”倒身拜下去，杜慎

卿陪他磕了头起来。众位多见过了礼。正待坐下，只听得一个人笑着吆喝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各位老爷，今日吃酒过夜！”季苇萧举眼看，原来就是他姑丈人。忙问道：“姑老爷，你怎么也来在这里？”鲍廷玺道：“这是我家十七老爷，我是他门下人，怎么不来！姑爷，你原来也是好相与？”萧金铉道：“真是‘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区区陌路人’。”一齐坐下。季苇萧道：“小弟虽年少，浪游江湖，阅人多矣，从不曾见先生珠辉玉映，真乃天上仙班！今对着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”杜慎卿道：“小弟得会先生，也如成连先生刺船海上，令我移情。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高会，江南又见奇踪；卓犖英姿，海内都传雅韵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

####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

话说杜慎卿同季苇萧相交起来，极其投合。当晚，季苇萧因在城里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，赶进城去了。鲍廷玺跟着杜慎卿回寓。杜慎卿买酒与他吃，就问他：“这季苇兄为人何如？”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，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，便是小的内侄女儿，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两银子，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杜慎卿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记在肚里，就留他在寓处歇。夜里又告诉向太爷待他家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胜叹息；又说到他娶了王太太的这些疙瘩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。歇过了一夜。

次早，季苇萧同着王府里那一位宗先生来拜，进来作揖坐下。宗先生说起在京师赵王府里同王、李七子唱和，杜慎卿道：“凤洲、于鳞都是敝世叔。”又说到宗子相，杜慎卿道：“宗考功便是先君同年。”那宗先生便说同宗考功是一家，还是弟兄辈。杜慎卿不答应。小厮捧出茶来吃了。宗先生别了去。留季苇萧在寓处谈谈。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小弟最厌的人，开口就是纱帽！方才这一位宗先生，说到敝年伯，他便说同他是弟兄。只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这一个潦倒的兄弟。”说着，就捧上饭来。

正待吃饭，小厮来禀道：“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。”慎卿道：“你叫他进来何妨！”小厮出去领了沈大脚进来。杜慎卿叫端一张凳子，与他在底下坐着。沈大脚问：“这位老爷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是安庆季老爷。”因问道：“我托你的怎样了？”沈大脚道：“正是。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，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。因老爷人物生得太齐整了。料想那将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来说。如今亏我留神打听，打听得这位姑娘，在花牌楼住，家里开着机房，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还多着半分，今年十七岁。不要说姑娘标致，这姑娘有个兄弟小他一岁。若是妆扮起来，淮清桥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没有一个赛的过！他也会唱支把曲子，也会串个戏。这姑娘再没有说的，就请老爷去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罢。你叫他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”沈大脚应诺去了。季苇萧道：“恭喜纳宠。”杜慎卿愁着眉道：“先生，这也为嗣续大计，无可奈何。不然，我做这样事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时行乐。先生怎反如此说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这话，可谓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：‘我若不是妇人生，天下妇人都杀尽！’妇人那有一个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。”季苇萧又要问，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帖子，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外面有个姓郭的芜湖人来拜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我那里认得这个姓郭的？”季苇萧接过帖子来看了，道：“这就是寺门口图书店的郭铁笔。想他是刻了两方图书来拜先生，叫他进来坐坐。”杜慎卿叫大小厮请他进来。郭铁笔走进来作揖，道了许多仰慕的话，说道：“尊府是一门三鼎甲，四代六尚书，门生、故吏，天下都散满了。督、抚、司、道在外头做，不计其数。管家们出去，做的是九品杂职官。季先生，我们自小听说的：天长杜府老太太生这位太老爷，是天下第一个才子，转



眼就是一个状元。”说罢，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子，里面盛着两方图书，上写着“台印”，双手递将过来。杜慎卿接了，又说了些闲话，起身送了出去。杜慎卿回来，向季苇萧道：“他一见我，偏生有这些恶谈，却亏他访得的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？”

当下收拾酒，留季苇萧坐。摆上酒来两人谈心。季苇萧道：“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小弟无济胜之具，就登山临水，也是勉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丝竹之好有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偶一听之可也，听久了，也觉嘈嘈杂杂，聒耳得紧。”又吃了几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来，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苇兄，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个‘情’字！”季苇萧道：“人情无过男女。方才吾兄说非是所好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长兄，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？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。你不看别的，只说‘鄂君绣被’的故事。据小弟看来，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，这个独得情之正，便尧、舜揖让，也不过如此。可惜无人能解！”季苇萧道：“是了，吾兄生平，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假使天下有这样的人，又与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。只为缘慳分浅，遇不着一个知己，所以对月伤怀，临风洒泪！”季苇萧道：“要这一个，还当梨园中求之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你这话更外行了！比如要在梨园中求，便是爱女色的，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，岂不大错？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间，相感于形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。”又拍膝嗟叹道：“天下终无此一人。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，一身侠骨！”说着，掉下泪来。季苇萧暗道：“他已经着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”因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。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，不是梨园，也不是我辈，是一个黄冠。这人生得飘逸风流，确

又是个男美，不是像个妇人。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，动不动说像个女人，这最可笑。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。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，只是人不知道。”杜慎卿拍着案道：“只一句话该圈了！你且说这人怎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，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却又爱才的紧。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，在他面前自觉形秽，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与他。长兄你会会这个人，看是如何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儿时去同他来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我若叫得他来，又不作为奇了！须是长兄自己去访着他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他住在那里？”季苇萧道：“他在神乐观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他姓甚么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姓名此时还说不得。若泄漏了机关，传的他知道，躲开了，你还是会不着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，包在一个纸包裹里，外面封好交与你。你到了神乐观门口，才许拆开来看。看过就进去找，一找就找着的。”杜慎卿笑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当下，季苇萧走进房里，把房门关上了。写了半日，封得结结实实，封面上草个“敕令”二字，拿出来递与他。说道：“我且别过罢。俟明日会遇了妙人，我再来贺你。”说罢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来，向大小厮道：“你明日早，去回一声沈大脚，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去看那家女儿，要到后日才去。明早叫轿夫，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。”吩咐已毕，当晚无事。次早起来，洗脸，擦肥皂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遍身多熏了香，将季苇萧写的纸包裹放在袖里，坐轿子一直来到神乐观。将轿子落在门口，自己步进山门，袖里取巾纸包来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“至北廊尽头，一家桂花道院，问扬州新来道友来霞士便是。”杜慎卿叫轿夫伺候着，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。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，就在前面一个斗姆阁。那阁门大开，里面三间敞厅：中间坐着一个看陵的太监，穿着蟒袍；左边一路板凳

上坐着十几个唱生、旦的戏子；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里吹唱取乐。

杜慎卿心里疑惑：“莫不是来霞士也在这里面？”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，不见一个出色的。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，也平常。又自心里想道：“来霞士他既是自己爱惜，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。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。”来到桂花道院，敲开了门，道人请在楼下坐着。杜慎卿道：“我是来拜扬州新到来老爷的。”道人道：“来爷在楼上。老爷请坐，我去请他下来。”道人去了一会，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，头戴道冠，身穿沉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脸，两道重眉，一个大鼻子，满腮胡须，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。那道士下来作揖奉坐。”请问老爷尊姓贵处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敝处天长，贱姓杜。”那道士道：“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，就是老爷尊府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便是。”道士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忙足恭道：“小道不知老爷到省，就该先来拜谒，如何反劳老爷降临？”忙叫道人快煨新鲜茶来，捧出果碟来。杜慎卿心里想：“这自然是来霞士的师父。”因问道：“有位来霞士，是令徒？令孙？”那道士道：“小道就是来霞士。”杜慎卿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哦！你就是来霞士！”自己心里忍不住，拿衣袖掩着口笑。道士不知道其么意思，摆上果碟来，殷勤奉茶，又在袖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。慎卿没奈何，只得勉强看了一看，吃了两杯茶，起身辞别。道士定要拉着手，送出大门，问明了：“老爷下处在报恩寺，小道明日要到尊寓，着实盘桓几日。”送到门外，看着上了轿子，方才进去了。杜慎卿上了轿，一路忍笑不住，心里想：“季苇萧这狗头，如此胡说！”知回到下处，只见下处小厮说：“有几们客在里面。”杜慎卿走进去，却是萧金铉同辛东之、金寓刘、金东崖来拜。辛东之送了一幅

大字，金寓刘送了一副对子，金东崖把自己纂的《四书讲章》送来请教。作揖坐下，各人叙了来历，吃过茶，告别去了。杜慎卿鼻子里冷笑了一声，向大小厮说道：“一个当书办的人，都跑了回来讲究《四书》，圣贤可是这样人讲的！”正说着，宗老爷家一个小厮拿着一封书子，送一幅行乐图来求题。杜慎卿只觉得可厌，也只得收下，写回书打发那小厮去了。次日便去看定了妾，下了插定，择三日内过门，便忙着搬河房里娶妾去了。次日，季苇萧来贺，杜慎卿出来会。他说道：“昨晚如夫人进门，小弟不曾来闹房，今日贺迟有罪！”杜慎卿道：“昨晚我也不曾备席，不曾奉请。”季苇萧笑道：“前日你得见妙人么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该记着一顿肥打！但是你的事，还做得不俗，所以饶你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怎的该打？我原说是美男，原不是像个女人。你难道看的不是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这就真正该打了！”正笑着，只见来道士同鲍廷玺一齐走进来贺喜，两人越发忍不住笑。杜慎卿摇手叫季苇萧不要笑了，四人作揖坐下，杜慎卿留着吃饭。

吃过了饭，杜慎卿说起那日在神乐观，看见斗姆阁一个太监，左边坐着戏子，右边坐着道士，在那里吹唱作乐。季苇萧道：“这样快活的事，偏与这样人受用，好不可恨！”杜慎卿道：“苇萧兄，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，和你商议。”季苇萧道：“甚么希奇事？”杜慎卿问鲍廷玺道：“你这门上和轿上，共有多少戏班子？”鲍廷玺道：“一百三十多班。”杜慎卿道：“我心里想做一个胜会：择一个日子，捡一个极大的地方，把这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，都叫了来，一个人做一出戏。我和苇兄在旁边看着，记清了他们身段、模样，做个暗号。过几日评他个高下，出一个榜，把那色艺双绝的，取在前列，贴在通衢。但这些人，不好白传他，每人酬他五钱银子、荷包一对、诗扇

一把。这顽法好么？”季苇萧跳起来道：“有这样妙事，何不早说！可不要把我乐死了！”鲍廷玺笑道：“这些人让门下去传。他每人又得五钱银子，将来老爷们替他取了出来，写在榜上，他又出了名。门下不好说，那取在前面的，就是相与大老官，也多相与出几个钱来。他们听见这话，那一个不滚来做戏！”来道士拍着手道：“妙！妙！道士也好见个识面，不知老爷们那日可许道士来看？”杜慎卿道：“怎么不许？但凡朋友相知，都要请了到席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我们而今先商议是个甚么地方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门下在水西门住，水西门外最熟。门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，那里又宽敞，又凉快。”苇萧道：“这些人，是鲍姑老爷去传，不消说了。我们也要出一个知单，定在甚日子？”道士道：“而今是四月二十头，鲍老爹去传几日，及到传齐了也得十来天功夫。竟是五月初三罢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苇兄，取过一个红全帖来，我念着你写。”季苇萧取过帖来，拿笔在手。慎卿念道：

安庆季苇萧、天长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，莫愁湖湖亭大会。通省梨园子弟各班愿与者，书名画知，届期齐集湖亭，各演杂剧。每位代轿马五星，荷包、诗扇、汗巾三件。如果色艺双绝，另有表礼奖赏。风雨无阻。特此预传。

写毕交与鲍廷玺收了。又叫小厮到店里，取了百十把扇子来。季苇萧、杜慎卿、来道士，每人分了几十把去写。便商量请这些客，季苇萧拿一张红纸铺在面前，开道：“宗先生、辛先生、金东崖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萧金铉先生、诸葛先生、季先生、郭铁笔、僧官老爷、来道士老爷、鲍老爷。”连两位主人，共十三位。就用这两位名字，写起十一副帖子来，料理了半日。只见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带了一个人，挑着一担东西：两

只鸭、两只鸡、一只鹅、一方肉、八色点心、一瓶酒，来看姐姐。杜慎卿道：“来的正好！”他向杜慎卿见礼。杜慎卿拉住了细看时，果然标致，他姐姐着实不如他。叫他进去见了姐姐就出来坐，吩咐把方才送来的鸡、鸭收拾出来吃酒。他见过姐姐，出来坐着，杜慎卿就把湖亭做会的话告诉了他。留歌道：“有趣！那日我也串一出。”季苇萧道：“岂但，今日就要请教一只曲子，我们听听。”王留田笑了一笑。到晚，捧上酒来，吃了一会。鲍廷玺吹笛子，来道士打板，王留歌唱了一只“碧云天”《长亭饯别》。音韵悠扬，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。众人吃得大醉，然后散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发了两班戏箱在莫愁湖。季、杜二位主人先到，众客也渐渐的来了。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，都是单上画了“知”字的，来叩见杜少爷。杜慎卿叫他们先吃了饭，都装扮起来，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，细看一番，然后登场做戏。众戏子应诺去了。诸名士看这湖亭时，轩窗四起，一转都是湖水围绕，微微有点熏风，吹得波纹如靺。亭子外一条板桥，戏子装扮了进来，都从这桥上过。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门，让戏子走过桥来，一路从回廊内转去，进东边的格子，一直从亭子中间，走出西边的格子去，好细细看他们袅娜形容。

当下，戏子吃了饭，一个个装扮起来，都是簇新的包头，极新鲜的褶子。一个个过了桥来，打从亭子中间走去。杜慎卿同季苇萧二人，手内暗藏纸笔，做了记认。少刻，摆上酒席，打动锣鼓，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，也有做《请宴》的，也有做《窥醉》的，也有做《借茶》的，也有做《刺虎》的，纷纷不一。后来王留歌做了一出《思凡》。到晚上，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，高高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歌声飘渺，直入云霄。城里那些做衙门的、开行的、开字号店的有钱的人，听见莫愁湖大



会，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，搭了凉篷，挂了灯，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，看到高兴的时候，一个个齐声喝采。直闹到天明才散。那时城门已开，各自进城去了。

过了一日，水西门口挂出一张榜来，上写：第一名，芳林班小旦郑魁官；第二名，灵和班小旦葛来官，第三名，王留歌。其余共各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。鲍廷玺拉了郑魁官，到杜慎卿寓处来见，当面叩谢。杜慎卿又称了二两金子，托鲍廷玺到银匠店里打造一只金杯，上刻“艳夺樱桃”四个字，特为奖赏郑魁官。别的都把荷包、银子、汗巾、诗扇领了去。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，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，都忻忻得意。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，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。这个吃了酒，那个又来吃，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。

自此，传遍了水西门，闹动了淮清桥，这位杜十七老爷，名震江南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才子之外，更有奇人，花酒陶情之余，复多韵事。本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

####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

话说杜慎卿做了这个大会，鲍廷玺看见他用了许多的银子，心里惊了惊，暗想：“他这人慷慨，我何不取个便，问他借几百两银子，仍旧团起一个班子来做生意过日子？”主意已定，每日在河房里效劳。杜慎卿着实不过意他。

那日晚间，谈到密处，夜已深了，小厮们多不在眼前，杜慎卿问道：“鲍师父，你毕竟家里日子怎么样过？还该寻个生意才好！”鲍廷玺见他问到这一句话，就双膝跪在地下。杜慎卿就吓了一跳，扶他起来说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廷玺道：“我在老爷门下，蒙老爷问到这一句话，真乃天高地厚之恩。但门下原是教班子弄行头出身，除了这事，不会做第二样。如今老爷照看门下，除非恳恩借出几百两银子，仍旧与门下做这戏行。门下寻了钱，少不得报效老爷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也容易。你请坐下，我同你商议。这教班子弄行头，不是数百金做得来的，至少也得千金。这里也无外人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家虽有几千现银子，我却收着不敢动。为甚么不敢动？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。中了，那里没有使唤处？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。而今你这弄班子的话，我转说出一个人来与你，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，你却不可说是我说的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除了老爷那里还有这一个人？”杜慎卿道：“莫慌，你听我说。我家共是七大房，这

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；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。后来一位大老爷，做江西赣州府知府，这是我的伯父。赣州府的儿子，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。他名叫做仪，号叫做少卿，只小得我两岁，也是一个秀才。我那伯父是个清官，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。伯父去世之后，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，他是个呆子，自己就像十几万的。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，又最好做大老官，听见人向他说些苦，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。而今你在这里，帮我些时。到秋凉些，我送你些盘缠投奔他去，包你这千把银子手到拿来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到那时候，求老爷写个书子与门下去。”杜慎卿道：“不相干。这书断然写不得！他做大老官是要独做，自照顾人，并不要人帮着照顾。我若写了书子，他说我已经照顾了你。他就赌气不照顾你了。如今去先投奔一个人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却又投那一个？”杜慎卿道：“他家当初有个奶公老管家，姓邵的，这人你也该认得。”鲍廷玺想起来，道：“是那年门下父亲在日，他家接过我的戏，去与老太太做生日。赣州府太老爷，门下也曾见过。”杜慎卿道：“这就是得狠了。如今这邵奶公已死。他家有管家王胡子，是个坏不过的奴才，他偏生听信他。我这兄弟有个毛病，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，就是一条狗，也是敬重的。你将来先去会了王胡子。这奴才好酒，你买些酒与他吃，叫他在主子跟前说，你是太老爷极欢喜的人。他就连三的给你银子用了。他不欢喜人叫他‘老爷’，你只叫他‘少爷’。他又有个毛病，不喜欢人在他面前说人做官，说人有钱。像你受向太老爷的恩惠这些话，总不要在他跟前说。总说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大老官，肯照顾人。他若是问你可认得我，你也说不认得。”一番话，说得鲍廷玺满心欢喜。在这里又效了两个月劳。

到七月尽间，天气凉爽起来，鲍廷玺问十七老爷借了几两

银子，收拾衣服行李，过江往天长进发。第一日过江歇了六合县。第二日起早走了几十里路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叫作四号墩。鲍廷玺进去坐下，正待要水洗脸，只见门口落下一乘轿子来。轿子里走出一个老者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白纱直裰，脚下大红绸鞋，一个通红的酒糟鼻，一部大白胡须，就如银丝一般。那老者走进店门，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，说道：“韦四太爷来了！请里面坐！”那韦四太爷走进堂屋，鲍廷玺立起身来施礼，那韦四太爷还了礼。鲍廷玺让韦四太爷上面坐，他坐在下面，问道：“老太爷上姓是韦，不敢拜问贵处是那里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贱姓韦，弊处滁州乌衣镇。长兄尊姓贵处？今往那里去的？”廷玺道：“在下姓鲍，是南京人。今往天长杜状元府里去的，看杜少爷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是那一位？是慎卿？是少卿？”鲍廷玺道：“是少卿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，只有这两个人招接四方宾客，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，守着田园做举业。我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。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。慎卿虽是雅人，我还嫌他尚带着些姑娘气。少卿是个豪杰。我也是到他家去的，和你长兄吃了饭一同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太爷和杜府是亲戚？韦四太爷道：“我同做赣州府太老爷自小同学拜盟的，极相好的。”鲍廷玺听了更加敬重。当时同吃了饭，韦四太爷上轿。鲍廷玺又雇了一个驴子，骑上同行。到了天长县城门口，韦四太下轿，说道：“鲍兄，我和你一同走进府里去罢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请太爷上轿先行！在下还要会过他管家，再去见少爷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也罢。”上了轿子，一直来到杜府。

门上人传了进去，杜少卿慌忙迎出来，请到厅上拜见，说道：“老伯，相别半载，不曾到得镇上来请老伯和老伯母的安。老伯一向好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托庇粗安。新秋在家无事，想

着尊府的花园，桂花一定盛开了，所以将来看看世兄，要杯酒吃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奉过茶，请老伯到书房里去坐。”小厮捧过茶来，杜少卿吩咐：“把韦四太爷行李请进来，送到书房里去。轿钱付与他，轿子打发回去罢。”请韦四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巷内，曲曲折折走进去，才到一个花园。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。左边一个楼，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。楼前一个大院落，一座牡丹台，一座芍药台，两树极大的桂花，正开的好。合面又是三间敞榭，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，一个大荷花池，池上搭了一条桥。过去又是三间密屋，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。

当请韦四太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。这两树桂花，就在窗隔外。韦四太爷坐下问道：“娄翁尚在尊府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娄老伯近来多病，请在内书房住。方才吃药睡下，不能出来会老伯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老人家既是有恙，世兄何不送他回去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已经把他令郎、令孙，都接在此侍奉汤药，小侄也好早晚问候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，可也还有些蓄积，家里置些产业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自先君赴任赣州，把舍下田地房产的账目，都交付与娄老伯。每银钱出入，俱是娄老伯做主，先君并不曾问。娄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两，其余并不沾一文。每收租时候，亲自到乡里佃户家，佃户备两样菜与老伯吃，老人家退去一样，才吃一样。凡他令郎、令孙来看，只许住得两天，就打发回去，盘缠之外，不许多有一文钱，临行还要搜他身上，恐怕管家们私自送他银子。只是收来的租稻利息，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，娄老伯便极力相助。先君知道也不问。有人欠先君银钱的，娄老伯见他还不起，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。到而今，他老人家两个儿子、四个孙子，家里仍然赤贫如洗，小侄所以过意不去。”韦四太爷叹道：“真可谓古之君子了！”又问道：“慎卿兄在家好么？”杜少

卿道：“家兄自别后就往南京去了。”

正说着，家人王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红手本，站在窗子外，不敢进来。杜少卿看见他，说道：“王胡子，你有甚么话说？手里拿的甚么东西？”王胡子走进书房，把手本递上来，禀道：“南京一个姓鲍的，他是领戏班出身。他这几年是在外路生意，才回来家。他过江来叩见少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他既是领班子的，你说我家里有客，不得见他。手本收下，叫他去罢。”王胡子说道：“他说，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，定要当面叩谢少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么？”王胡子道：“是。当年邵奶公传了他的班子过江来，太老爷着实喜欢这鲍廷玺，曾许着要照顾他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带了他进来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是南京来的，这位鲍兄，我才在路上遇见的。”王胡子出去，领着鲍廷玺，捏手捏脚，一路走进来。看见花园宽阔，一望无际。走到书房门口一望，见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里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夹纱直裰，脚下珠履，面皮微黄，两眉剑竖，好似画上关夫子眉毛。王胡子道：“这便是我家少爷。你过来见。”鲍廷玺进来跪下叩头。杜少卿扶住道：“你我故人，何必如此行礼！”起来作揖。作揖过了，又见了韦四太爷。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蒙先老太爷的恩典，粉身碎骨难报。又因几年穷忙，在外作小生意，不得来叩见少爷。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，求少爷恕门下的罪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方才我家人王胡子说，我家太老爷极其喜欢你，要照顾你。你既到这里，且住下了，我自有道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席已齐了。禀少爷，在那里坐？”韦四太爷道：“就在这里好。”杜少卿踌躇道：“还要请一个客来。”因叫那跟书房的小厮加爵：“去后门外，请张相公来罢。”加爵应诺去了。



少刻，请了一个大眼睛、黄胡子的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大阔布衣服，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。进来作揖坐下，问了韦四太爷姓名。韦四太爷说了，便问：“长兄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晚生姓张，贱字俊民，久在杜少爷门下。晚生略知医道，连日蒙少爷相约，在府里看娄太爷。”因问：“娄太爷今日吃药如何？杜少卿便叫加爵去问，问了回来道：“娄太爷吃了药，睡了一觉，醒了，这会觉的清爽些。”张俊民又问：“此位上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是南京一位鲍朋友。”说罢，摆上席来，奉席坐下。韦四太爷首席，张俊民对坐，杜少卿主位，鲍廷玺坐在底下。斟上酒来，吃了一会。那肴馔，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，极其精洁。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，半斤一个的竹蟹，都剥出来脍了蟹羹。众人吃着，韦四太爷问张俊民道：“你这道谊，自然着实高明的？”张俊民道：“‘熟读王叔和，本如临症多。’不瞒太爷说，晚生在江湖上胡闹，不曾读过甚么医书，却是看的症不少。近来，蒙少爷的教训，才晓得书是该念的。所以，我有一个小儿，而今且不教他学医，从先生读着书，做了文章，就本来给杜少爷看。少爷往常赏个批语，晚生也拿了家去读熟了，学些文理。将来再过两年，叫小儿出去考个府、县考，骗两回粉汤、包子吃。将来挂招牌，就可以称‘儒医’。”

韦四太爷听他说这话，哈哈大笑。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，禀道：“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，请县主老爷，请少爷去做陪客，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回他：我家里有客，不得到席。这人也可笑得紧，你要做这热闹事，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、进士陪？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。”王胡子应诺去了。

杜少卿向韦四太爷说：“老伯酒量极高的，当日同先君一吃半夜，今日也要尽醉才好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正是。世兄，

我有一句话不好说。你这肴馔是精极的了，只是这酒，是市买来的，身分有限。府上有一坛酒，今年该有八九年了，想是收着还在？杜少卿道：“小侄竟不知道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你不知道。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，我送到船上，尊大人说：‘我家里埋下一坛酒，等我做了官回来，同你老痛饮。’我所以记得。你家里去问。”张俊民笑说道：“这话，少爷真正该不知道。”杜少卿走了进去。韦四太爷道：“杜公子虽则年少，实算在我们这边的豪杰。”张俊民道：“少爷为人好极，只是手太松些，本管甚么人求着他，大捧的银与人用。”鲍廷玺道：“便是门下，从不曾见过像杜少爷这大方举动的人。”

杜少卿走进来，问娘子可晓得这坛酒，娘子说不知道。追问这些家人、婆娘，都说不知道。后来问到邵老丫，邵老丫想起来道：“是有的。是老爷上任那年作了一坛酒，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，说是留着韦四太爷同吃的。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来的二十斤酿，又对了二十斤烧酒，一点水也不掺。而今埋在地下，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。这酒醉得死人的，弄出来爷不要吃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就叫邵老丫拿钥匙开了酒房门，带了两个小厮进去，从地下取了出来，连坛抬到书房里，叫道：“老伯，这酒寻出来了！”韦四太爷和那两个人都起身来看，说道：“是了！”打开坛头，舀出一杯来，那酒和曲糊一般，堆在杯子里，闻着喷鼻香。韦四太爷道：“有趣！这个不是别样吃法。世兄，你再叫人在街上买十斤酒来掺一掺，方可吃得。今日已是吃不成了，就放在这里。明日吃他一天，还是二位同享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自然来奉陪。”鲍廷玺道：“门下何等的人，也来吃太老爷遗下的好酒，这是门下的造化。”说罢，教加爵拿灯笼送张俊民回家去。鲍廷玺就在书

房里陪着韦四太爷歇宿。杜少卿候着韦四太爷睡下，方才进去了。

次日，鲍廷玺清晨起来，走到王胡子房里去。加爵又和一个小厮在那里坐着。王胡子问加爵道：“韦四太爷可曾起来？”加爵道：“起来了，洗脸哩。”王胡子又问那小厮道：“少爷可曾起来？”那小厮道：“少爷起来多时了，在娄太爷房里看着弄药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！一个娄老爹，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。他既害了病，本过送他几两银子，打发他回去。为甚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，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优待？”那小厮道：“王叔，你还说这话哩！娄太爷吃的粥和菜，我们煨了，他儿子、孙子看过还不算，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，才送与娄太爷吃。人参铍子自放在奶奶房里，奶奶自己煨人参，药是不消说。一早一晚，少爷不得亲自送人参，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与他吃。你要说这样话，只好惹少爷一顿骂。”说着，门上人走进来道：“王叔，快进去说声：臧三爷来了，坐在厅上要会少爷。”王胡子叫那小厮道：“你娄老爹房里去请少爷。我是不去问安！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也是少爷的厚道处。”

那小厮进去，请了少卿出来会臧三爷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三哥，好几日不见，你文会做的热闹？”臧三爷道：“正是。我听见你门上说到远客，慎卿在南京乐而忘返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是乌衣韦老伯在这里。我今日请他，你就在这里坐坐。我和你到书房里去罢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且坐着，我和你说话。县里王父母是我的老师。他在我跟前说了几次，仰慕你的大才，我几时同你去会会他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象这拜知县做老师的事，只好让三哥你们做。不要说先曾祖、先祖，就先君在日，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。他果然仰慕我，他为甚么不先来

拜我，倒叫我拜他？况且倒运做秀才，见了本处知县，就要称他老师，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，他拜我做老师，我还不要！我会他怎的？所以，北门汪家今日请我去陪他，我也不去。”臧三爷道：“正是为此。昨日，汪家已向王老师说明，是请你做陪客，王老师才肯到他家来，特为要会你。你若不去，王老师也扫兴。况且你的客住在家里，今日不陪，明日也可陪。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，你就到汪家走走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三哥，不要倒熟话。你这位贵老师，总不是甚么尊贤爱才，不过想人拜门生，受些礼物。他想着我，叫他把梦做醒些！况我家今日请客，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鸭，寻出来的有九年半的陈酒，汪家没有这样好东西吃。不许多话！同我到书房里去顽。”拉着就走。臧三爷道：“站着！你乱怎的？这韦老先生不曾会过，也要写个帖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叫小厮拿笔砚、帖子出来。臧三爷拿帖子，写了个“年家眷同学晚生臧荼”。先叫小厮拿帖子到书房里，随即同杜少卿进来。韦四太爷迎着房门，作揖坐下。那两人先在那里，一同坐下。韦四太爷问臧三爷：“尊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臧三哥尊字蓼斋，是小侄这学里翘楚，同慎卿家兄也是同会的好友。”韦四太爷道：“久慕！久慕！”臧三爷道：“久仰老先生，幸遇！”张俊民是彼此认得的。臧蓼斋又问：“这位尊姓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在下姓鲍，方才从南京回来的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从南京来，可曾认得府上的慎卿先生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十七老爷，也是见过的。”

当下吃了早饭，韦四太爷就叫把这坛酒拿出来，兑上十斤新酒，就叫烧许多红炭，堆在桂花树边，把酒坛顿在炭上。过一顿饭时渐渐热了。张俊民领着小厮，自己动手把六扇窗格尽行下了，把桌子抬到檐内。大家坐下。又备的一席新切菜。杜少卿叫小厮拿出一个金杯来，又是四个玉杯，坛子里舀出酒

来吃。韦四大爷捧着主杯，喝一杯，赞一杯，说道：“好酒！吃了半日。王胡子领着四个小厮，抬到一个箱子来。杜少卿问是甚么。王胡子道：“这是少爷与奶奶、大相公新做的秋衣，一箱子才做完了，送进来与少爷查件数。裁缝工钱已打发去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放在这里！等我吃完了酒查。”才把箱子放下，只见那裁缝进来。王胡子道：“杨裁缝回少爷的话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又说甚么？”站起身来，只见那裁缝走到天井里，双膝跪下，磕下头去，放声大哭。杜少卿大惊道：“杨司务，这是怎的？”杨裁缝道：“小的这些时在少爷家做工，今早领了工钱去。不想才过了一会，小的母亲得个暴病死了。小的拿了工钱家去，没想到有这一变，把钱都还了柴米店里。而今母亲的棺材、衣服，一件也没有。没奈何，只得再来求少爷借几两银子与小的。小的慢慢做着工算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要多少银子？”裁缝道：“小户人家，怎敢望多？少爷若肯，多则六两，小则四两罢了。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钱够还。”杜少卿惨然道：“我那里要你！你虽是小本生意，这父母身上大事，你也不可草草，将来就是终身之恨。几两银子如何使得？至少也要买口十六两银子的棺材，衣服、杂费共须二十金。我这几日一个钱也没有。也罢，我这一箱衣服，也可当得二十多两银子。王胡子，你就拿去同杨司务当了，一总把与杨司务去用。”又道：“杨司务，这事你却不可记在心里，只当忘记了。你不是拿了我的银子去吃酒、赌钱，这母亲身上大事，人孰无母？这是我该帮你的。”杨裁缝同王胡子抬着箱子，哭哭啼啼去了。杜少卿入席坐下。韦四太爷道：“世兄，这事真是难得！”鲍廷玺吐着舌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天下那有这样好人！”当下吃了一天酒。臧三爷酒量小，吃到下午就吐了，扶了回去。韦四太爷这几个直吃到三更，把一坛酒都吃完了，方才散。只因这一番，

有分教：轻财好士，一乡多济友朋；月地花天，四海又闻豪杰。  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

####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

话说众人吃酒散了，韦四太爷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来，向杜少卿辞别要去。说道：“我还打听到你令叔、令兄各家走走。昨日扰了世兄这一席酒，我心里快活极了！别人家料想也没这样有趣。我要去了，连这新朋友也不能回拜，世兄替我致意他罢。”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。次日，雇了轿夫，拿了一只玉杯和赣州公的两件衣服，亲自送在韦四太爷房里，说道：“先君拜盟的兄弟，只有老伯一位了，此后要求老伯常来走走。小侄也常到镇上请老伯安。这一个玉杯送老伯带去吃酒。这是先君的两件衣服，送与老伯穿着，如看见先君的一般。”韦四太爷欢喜受了。鲍廷玺陪着又吃了一壶酒，吃了饭。杜少卿拉着鲍廷玺，陪着送到城外，在轿前作了揖。韦四太爷去了。

两人回来，杜少卿就到娄太爷房里去问候。娄太爷说身子好些，要打发他孙子回去，只留着儿子在这里伏待。杜少卿应了。心里想着没有钱用，叫王胡子来商议道：“我圩里那一宗田，你替我卖给那人罢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那乡人他想要便宜。少爷要一千五百两银子，他只出一千三百两银子，所以小的不敢管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就是一千三百两银子也罢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要禀明少爷才敢去。卖的贱了，又惹少爷骂小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那个骂你！你快些去卖，我等着要银子用。”王胡



子道：“小的还有一句话要禀少爷：卖了银子，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。若是几千几百的，白白的给人用，这产业卖了也可惜。

”杜少卿道：“你看见我白把银子给那个用的？你要赚钱罢了，说这许多鬼话。快些替我去！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禀过就是了。

”出来悄悄向鲍廷玺道：“好了，你的事有指望了。而今我到圩里去卖田，卖了田回来，替你定主意。”王胡子就去了几天，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，拿稍袋装了来家，禀少爷道：“他这银子，是九五兑九七色的，又是市平，比钱平小一钱三分半。他内里又扣了他那边中用二十三两四钱银子，画字去了二三十两，这都是我们本家要去的。而今这银子在这里，拿天平来，请少爷当面兑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那个耐烦你！这些疙瘩账？既拿来，又兑甚么！收了进去就是了！”王胡子道：“小的也要禀明。”杜少卿收了这银子，随即叫了娄太爷的孙子到书房里，说着：“你明日要回去？他答应道：“是。老爹叫我回去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给你，你瞒着不要向你老爹说。你是寡妇母亲，你拿着银子，回家去做小生意养活着。你老爹若是好了，你二叔回家去，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。”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着，把银子藏在身边，谢了少爷。次日辞回家去，娄太爷叫只称三钱银子与他做盘缠打发去了。

杜少卿送了回来，一个乡里人在敞厅上站着。见他进来，跪下就与少爷磕头。杜少卿道：“你是我们公祠堂里看词堂的黄大？你来也甚么？黄大道：“小的住的祠堂旁边一所屋，原是太老爷买与我的。而今年代多，房子倒了。小的该死，把坟山的死树搬了几棵回来，添补梁柱。不想被本家这几位老爷知道，就说小的偷了树，把小的打了一个臭死，叫十几个管家，到小的家来搬树，连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。小的没处存身，如今来求少爷向本家老爷说声，公中弄出些银子来，把这房子收

拾收拾，赏小的住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本家，向那个说？你这房子，既是我家太老爷买与你的，自然该是修理。如今一总倒了，要多少银子重盖？”黄大道：“要盖须得百金银子。如今只好修补，将就些住，也要四五十两银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也罢，我没银子，且拿五十两银子与你去。你用完了，再来与我说。”拿出五十两银子递与黄大。黄大接着去了。门上拿了两副帖子走进来，禀道：“臧三爷明日请少爷吃酒。这一副帖子，说也请鲍师父去坐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说，拜上三爷，我明日必来。”次日，同鲍庭玺到臧家。臧蓼斋办了一桌齐整菜，恭恭敬敬，奉坐请酒。席间说了些闲话。到席将终的时候，臧三爷斟了一杯酒，高高奉着，走过席来，作了一个揖，把酒递与杜少卿，便跪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老哥，我有一句话奉求。”杜少卿吓了一跳，慌忙把酒丢在桌上，跪下去拉着他，悦道：“三哥，你疯了？这是怎说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吃我这杯酒，应允我的话，我才起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甚么话，你起来说。”鲍庭玺也来帮着来他起来。臧蓼斋道：“你应允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有甚么不应允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吃了这杯酒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就吃了这杯酒。”臧蓼斋道：“候你干了。”站起来坐下。杜少卿道：“你有甚话？说罢！”臧蓼斋道：“目今宗师考庐州，下一棚就是们。我前日替人管着买了一个秀才，宗师有人在这里揽这个事，我已把三百两银子兑与了他。后来他又说出来：‘上面严紧，秀才不敢卖，倒是把考等第的开个名字来补了廪罢。’我就把我的名字开了去，今年这廪是我补。但是这买秀才的人家，要来退这三百两银子。我若没有还他，这件事就要破。身家性命关系，我所以和老哥商议，报你前日的田价，借三百与我打发了这件，我将来慢慢的还你。你方才已是依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呸！我当你说甚么

话，原来是这个事！也要大惊小怪，磕头礼拜的。甚么要紧？我明日就把银子送来与你。”鲍廷玺拍着手道：“好爽快！好爽快！拿大杯来，再吃几杯！”当下拿大杯来吃酒。杜少卿醉了，问道：“臧三哥，我且问你：你定要这廩生做甚么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你那里知道！廩生，一来中的多，中了就做官。就是不中，十几年贡了，朝廷试过，就是去做知县、推官，穿螺蛳结底的靴，坐堂，洒签，打人。像你这样大老官来打秋风，报你关在一间房里，给你一个月豆腐吃，蒸死了你。”杜少卿笑道：“你这匪类，下流无耻极矣！”鲍廷玺又笑道：“笑谈！笑谈！二位老爷都该罚一杯。”当夜席散。

次早，叫王胡子送了这一箱银子去。王胡子又讨了六两银子赏钱，回来在鲜鱼面店里吃面，遇着张俊民在那里吃，叫道：“胡子老官，你过来，请这里坐！”王胡子过来坐下，拿上面来吃。张俊民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托你。”王胡子道：“甚么事？医好了娄老爹，要谢礼？”张俊民道：“不相干。娄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。”王胡子道：“还有多少时候？”张俊民道：“大约不过一百天，这话也不必讲他。我有一件事托你。”王胡子道：“你说罢了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而今宗师将到，我家小儿要出来应考，怕学里人说是我冒籍，托你家少爷，向学里相公们讲讲。”王胡子摇手道：“这事共总没中用。我家少爷，从不曾替学里相公讲一句话。他又不欢喜人家说要出来考。你去求他，他就劝你不考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这是怎样？”王胡子道：“而今倒有个方法：等我替你回少爷说，说你家的确是冒考不得的。但凤阳府的考棚，是我家先太老爷出钱盖的，少爷要送一个人去，谁敢不依？这样激着他，他就替你用力，连帖钱都是肯的。”张俊民道：“胡子老官，这事在你作法便了。做成了，少不得‘言身寸’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我那个要你谢！你的

儿子就是我的小侄。人家将来进了学，穿戴着簇新的方巾、蓝衫，替我老叔子多磕几个头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张俊民还了面钱，一齐出来。

王胡子回家，问小子们道：“少爷在那里？”小子们道：“少爷在书房里。”他一直走进书房，见了杜少卿，禀道：“银子已是小的送与臧三爷收了。着实感激少爷，说又替他免了一场是非，成全了功名。其实这样事，别人也不肯做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是甚么要紧的事，只管跑了来倒熟了！”胡子道：“小的还有话禀少爷。像臧三爷的廩，是少爷替他补，公中看祠堂的房子，是少爷盖，眼见得学院不日来考，又要寻少爷修理考棚。我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，白日便益众人。少爷就送一个人去考，众人谁敢不依？”杜少卿道：“童生自会去考的，要我送怎的？”王胡子道：“假使小的有儿子，少爷送去考，也没有人敢说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何消说。这学里秀才，未见得好似奴才。”王胡子道：“后门口张二爷，他那儿子读书，少爷何不叫他考一考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可要考？”胡子道：“他是个冒籍，不敢考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和他说明，叫他去考。若有廩生多话，你就向那廩生说，是我叫他去考的。”王胡子道：“是了。”应诺了去。

这几日，娄太爷的病渐渐有些重起来了，杜少卿又换了医生来看。在家心里忧愁。忽一日，臧三爷走来，立着说道：“你晓得有个新闻？县里王公坏了，昨晚摘了印。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门，县里人都说他是混账官，不肯借房子给他住，在那里急的要死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而今怎样了？”臧蓼斋道：“他昨晚还赖在衙门里。明日再不出，就要讨没脸面。那个借屋与他住？只好搬在孤老院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话果然么？叫小厮叫王胡子来。”向王胡子道：“你快到县前向工房说，叫他

进去王老爷，说王老爷没有住处，请来我家花园里住。他要房子甚急，你去！”王胡子连忙去了。臧蓼斋道：“你从前会也不肯会他，今日为甚么自己借房子与他住？况且，他这事有拖累，将来百姓要闹他，不要把你花园都拆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，人人知道。就是我家藏了强盗，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。这个，老哥放心！至于这王公，他既知道仰慕我，就是一点造化了。我前日若去拜他，但是自承本县知县。而今他官已坏了，又没有房子住，我就应该照应他。他听见这话，一定就来。你在我这里候他来，同他谈谈。”

说着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张二爷来了。”只见张俊民走进来，磕下头。杜少卿道：“你又怎的？”张俊民道：“就是小儿要考的事，蒙少爷的恩典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已说过了。”张俊民道：“各位廩生先生听见少爷吩咐，都没的说，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。门下那里捐的起？故此，又来求少爷商议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只要一百二十两，此外可还再要？”张俊民道：“不要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容易，我替你出。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宫求入籍的呈子来。臧三哥，你替他送到学里去，银子在我这里来取。”臧三爷道：“今日有事，明日我和你去罢。”知 张俊民谢过去了。正迎着王胡子飞跑来过：“王老爷来拜，已到门下轿了。”杜少卿和臧蓼斋迎了出去。那王知县纱帽便服，进来作揖再拜，说道：“久仰先生，不得一面。今弟在困厄之中，蒙先生慨然以尊斋相借，令弟感愧无地，所以先来谢过，再细细请教。恰好臧年兄也在此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老父台，些小之事，不足介意！荒斋原是空闲，竟请搬过来便了。”臧蓼斋道：“门生正要同敝友来候老师，不想反劳老师先施。”王知县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打恭上轿而去。

杜少卿留下臧蓼斋，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来递与他，叫他

明日去做张家这件事。臧蓼斋带着银子去了。次日，王知县搬进来往。

又次日，张俊民备了一席酒送在杜府，请臧三爷同鲍师父陪。王胡子私向鲍廷玺道：“你的话也该发动了。我在这里算着，那话已有个完的意思，若再遇个人来求些去，你就没田了。你今晚开口。”当下客到齐了，把席摆到厅旁书房里，四人上席。张俊民先捧着一杯酒谢过了杜少卿，又斟酒作揖谢了臧三爷，入席坐下。席间谈这许多事故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在这里大半年了，看见少爷用银子像淌水，连裁缝都是大捧拿了去。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，白浑些酒肉吃吃，一个大钱也不见面。我想，这样干簋片也做不来，不如措措眼泪，别处去哭罢。门下明日告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鲍师父，你也不曾向我说过，我晓得你甚么心事？你有话说不是？”鲍廷玺忙斟一杯酒递过来，说道：“门下父子两个，都是教戏班子过日，不幸父亲死了。门下消折了本钱，不能替父亲争口气，家里有个老母亲又不能养活。门下是该死的人，除非少爷赏我个本钱，才可以回家养活母亲。”杜少卿道：“你一个梨园中的人，却有思念父亲、孝敬母亲的念，这就可敬的狠了。我怎么不帮你？”鲍廷玺站起来道：“难得少爷的恩典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坐着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鲍廷玺看见王胡子站在底下，把眼望着王胡子。王胡子走上来说道：“鲍师父，你这银子要用的多哩，连叫班子、买行头，怕不要五六百两。少爷这里没有，只好将就弄几十两银子给你，过江舞起几个猴子来，你再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几十百银子不济事，我竟给你一百两银子，你拿过去教班子。用完了你再来和我说话。”鲍廷玺跪下来谢。杜少卿拉住道：“不然我还要给你些银子，因我这娄太爷病重，要料理他的光景。我好打发你回去。”当晚，臧、张二人都赞杜少卿的慷慨。吃



罢散了。

自此之后，娄太爷的病一日重一日。那日，杜少卿坐在他跟前，娄太爷说道：“大相公，我从前挨着，只望病好。而今看这光景，病是不得好了，你要送我回家去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一日不曾尽得老伯的情，怎么说要回家？”娄太爷道：“你又呆了！我是有子有孙的人，一生出门在外，今日自然要死在家里。难道说你不留我？”杜少卿垂泪道：“这样说，我就不留了。老伯的寿器，是我备下的，如今用不着，是不好带去了，另拿几十两银子合具寿器。衣服、被褥是做停当的，与老伯带去。”娄太爷道：“这棺木、衣服，我受你的。你不要又拿银子给我家儿子、孙子。我这三日内就要回去，坐不起来了，只好用床抬了去。你明日早上，到令先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，说娄太爷告辞回去了。我在你家三十年，是你令先尊一个知心的朋友。令先尊去后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，我还有甚么话？你的品行、文章，是当今第一人。你生的个小儿子，尤其不同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。但是你不会当家，不会相与朋友，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。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，我心里喜欢；只是也要看，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。象你这样做法，都是被人骗了去，没人报答你的。虽说施恩不望报，却也不可这般贤否不明。你相与这臧三爷、张俊民，都是没良心的人。近来又添一个鲍廷玺，他做戏的，有甚么好人？你也要照顾他？若管家王胡子，就更坏了！银钱也是小事。我死之后，你父子两人，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。德行若好，就没有饭吃也不妨。你平生最相好的，是你家慎卿相公。慎卿虽有才情，也不是甚么厚道人。你只学你令先尊，将来断不吃苦。你眼里又没有官长，又没有本家，这本地方也难住。南京是个大邦，你的才情，到那里去，或者还遇着个知己，做出些事业来。这



剩下的家私，是靠不住的了！大相公，你听信我言，我死也瞑目！”杜少卿流泪道：“老伯的好话，我都知道了。”忙出来吩咐，雇了两班脚子，抬娄太爷过南京到陶红镇。又拿出百十两银子来，付与娄太爷的儿子回去办后事。第三日，送娄太爷起身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京师池馆，又看俊杰来游；江北家乡，不见英贤豪举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

####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横山朋友议礼

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，自此就没有人劝他，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。前项已完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。二千多银子，随手乱用。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。王知县事体已清，退还了房子告辞回去。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，银子用的差不多了，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，要到南京去住。和娘子商议，娘子依了。人劝着他，总不肯听。足足闹了半年，房子归并妥了。除还债赎当，还落了有千把多银子。和娘子说道：“我先到南京会过卢家表侄，寻定了房子，再来接你。”

当下收拾了行李，带着王胡子，同小厮加爵过江。王胡子在路，见不是事，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。杜少卿付之一笑，只带了加爵过江。到了仓巷里外祖卢家，表侄卢华士出来迎请表叔进去，到厅上见礼。杜少卿又到楼上，拜了外祖、外祖母的神主。见了卢华士的母亲，叫小厮拿出火腿、茶叶土仪来送过。卢华士请在书房里摆饭。请出一位先生来，是华士今年请的业师。那先生出来见礼，杜少卿让先生首席坐下。杜少卿请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迟，名均，字衡山。请问先生贵姓？”卢华士道：“这是学生天长杜家表叔。”迟先生道：“是少卿？先生是海内英豪，千秋壮士！只道闻名不能见面，何

图今日邂逅高贤！”站起来重新见礼。杜少卿看那先生，细瘦，通眉，长爪，双眸炯炯，知他不是庸流，便也一见如故。吃过了饭，说起要寻房子来住的话。迟衡山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先生何不竟寻几间河房住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极好。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。”迟先生叫华士在家好好坐着，便同少卿步了出来。

走到状元境，只见书店里帖了多少新封面，内有一个写道：“《历科程墨持运》。处州马纯上、嘉兴蘧先夫同选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蘧先夫，是南昌蘧太守之孙，是我敝世兄。既在此，我何不进去会会他？”便同迟先生进去。蘧马先夫出来叙了世谊，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话。马纯上出来叙礼，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蘧马先夫道：“此乃天长殿元公孙杜少卿先生，这位是句容迟衡山先生，皆江南名坛领袖，小弟辈恨相见之晚。”吃过了茶，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兄要寻居停，此时不能久谈，要相别了。”同走出来，只见柜台上伏着一个人，在那里看待，指着书上道：“这一首诗就是我的。”四个人走过来，看见他旁边放着一把白纸诗扇。蘧马先夫打开一看，款上写着“兰江先生”。蘧马先夫笑道：“是景兰江。”景兰江抬起头来看见二人，作揖问姓名。杜少卿拉着迟衡山道：“我每且去寻房子，再来会这些人。”

当下走过秦淮桥。迟衡山路熟，找着房牙子一路看了几处河房，多不中意，一直看到东水关。这年是乡试年，河房最贵。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先租了住着再买他的。”南京的风俗是：要付一个进房，一个押月。当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卢家写定租约，付了十六两银子。卢家摆酒，留迟衡山同杜少卿坐。坐到夜深，迟衡山也在这里宿了。

次早，才洗脸，只听得一人在门外喊了进来：“杜少卿先生在那里？”杜少卿正要出去看，那人已走进来，说道：“且不要通姓名，且等我猜一猜看！”定了一会神，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：“你便是杜少卿！”杜少卿笑道：“我便是杜少卿，这位是迟衡山先生，这是舍表侄。先生你贯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少卿天下豪士，英气逼人，小弟一见丧胆，不似迟先生老成尊重，所以我认得不错。小弟便是季苇萧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是定梨园榜的季先生？久仰！久仰！”季苇萧坐下，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北行了。”杜少卿惊道：“几时去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去了三四日，小弟送到龙江关。他加了贡，进京乡试去了。少卿兄挥金如土，为甚么躲在家里了。现看定了河房，到这里来居住。”季苇萧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我也寻两间河房，同你做邻居，把贱内也接来，同老嫂作伴。这买河房的钱，就出在你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须臾，卢家摆出饭来，留季苇萧同吃。吃饭中间，谈及哄慎卿看道士的这一件事，众人大笑，把饭都喷了出来。才吃完了饭，便是马纯上、蘧马先夫、景兰江来拜。会着谈了一会，送出去。才进来，又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来拜，季苇萧也出来同坐。谈了一会，季苇萧同三人一路去了。杜少卿写家书，打发人到天长接家眷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正要回拜季苇萧这几个人，又是郭铁笔同来道士来拜。杜少卿迎了进来，看见道士的模样，想起昨日的话，又忍不住笑。道士足恭了一回，拿出一卷诗来。郭铁笔也送了两方图书。杜少卿都收了。吃过茶，告别去了。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这些人。一连在卢家住了七八天，同迟衡山谈些礼乐之事，甚是相合。家眷到了，共是四只船，拢了河房。杜少卿辞别卢家，搬了行李去。次日众人来贺。这时，三月初旬，河房渐好，也有箫管之声。杜少卿备酒请这些人，共是四席。那日，

季苇萧、马纯上、蘧马先夫、季恬逸。迟衡山、卢华士、景兰江、诸葛天申、萧金铉、郭铁笔、来霞士都在席。金东崖是河房邻居，拜往过了，也请了来。本日茶厨先到，鲍廷玺打发新教的三元班小戏子来磕头，见了杜少爷、杜娘子，赏了许多果子去了。随即，房主人家荐了一个卖花堂客，叫做姚奶奶来见，杜娘子留他坐着。到上昼时分，客已到齐，将河房窗子打开了。众客散坐，或凭栏看水，或啜茗闲谈，或据案观书，或箕踞自适，各随其便。只见门外一顶轿子，鲍廷玺跟着，是送了他家王太太来问安。王太太下轿进去了，姚奶奶看见他，就忍笑不住，向杜娘子道：“这是我们南京有名的王太太。他怎肯也到这里来？”王太太见杜娘子着实小心，不敢抗礼。杜娘子也留他坐下。杜少卿进来，姚奶奶、王太太又叩见了少爷。鲍廷玺在河房见了众客，口内打诨说笑。闹了一会，席面已齐，杜少卿出来奉席坐下。吃了半夜酒，各自散讫。鲍廷玺自己打着灯笼，照王太太坐了轿子，也回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娘子因初到南京，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当下叫了几乘轿子，约姚奶奶做陪客，两三个家人、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。厨子挑了酒席，借清凉山一个姚园。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子，进去一座篱门；篱门内，是鹅卵石砌成的路，一路朱红栏杆，两边绿柳掩映，过去三间厅，便是他卖酒的所在。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。过厅便是一路山径，上到山顶便是一个八角亭子。席摆在亭子上。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。一边是清凉山，高高下下的竹树。一边是灵隐观，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，十分好看。坐了一会，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。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，摆在桌上，斟起酒来，拿在手内，趁着这春光融融，和气习习，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。这日杜少卿大醉了，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，

一手拿着金杯，大笑着，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。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，两边看的人，目眩神摇不敢仰视。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。姚奶奶和这几个妇女，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，也跟上去了。

杜少卿回到河房，天色已晚。只见卢华士还在那里坐着，说道：“北门桥庄表伯，听见表叔来了，急于要会。明日请表叔在家坐，一时不要出门，庄表伯来拜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绍光先生是我所师事之人。我因他不耐同这一班词客相聚，所以前日不曾约他。我正要去看他，怎反劳他到来看我？贤侄你作速回去打发人致意，我明日先到他家去。”华士应诺去了。杜少卿送了出去。

才关了门，又听得打的门响。小厮开门出去，同了一人进来，禀道：“姜大相公来了。”杜少卿举眼一看，见姜焕文的孙子穿着一身孝，哭拜在地。说道：“我家老爹去世了，特来报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几时去世的？”姜大相公道：“前月二十六日。”杜少卿大哭了一场，吩咐连夜制备祭次日清晨，坐了轿子，往陶红镇去了。季苇萧打听得了事，绝早走访问，知道已往陶红，怅怅而返。

杜少卿到了陶红，在姜太爷柩前大哭了几次，拿银子几天佛事，超度姜太爷生天。姜家把许多亲戚请来杜少卿一连住了四五日，哭了又哭。陶红一镇上的人，人人叹息，说：“天长杜府厚道。”又有人说：“这老人家为人，必定十分好，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、报答他。为人须像老人家，方为不愧。”杜少卿又拿了几十两银子，交与他儿子、孙子，买地安葬姜太爷。姜家一门男男女女都出谢。杜少卿又在柩前恸哭了一场，方才回来。

到家，娘子向他说道：“自你去的第二日，巡抚一个差天

长县的一个门斗，拿了一角文书来寻。我回他不在他住在饭店里，日日来问，不知为甚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又奇了！”正疑惑间小厮来说道：“那差官和门斗在河要见。”杜少卿走出去，同那差官见礼坐下。差官道了，门斗送上一角文书来。那文书是拆开过的。杜少卿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“巡抚部院李，为举荐贤才事：钦奉圣旨，采访天下儒修。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，品行端醇，文章典雅。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，即敦请该生，即日束装赴院，以便考验，申奏朝廷，引见擢用。毋违！速速！”

杜少卿看了道：“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，原是我的世叔，所以荐举我。我怎么敢当？但大人如此厚意，我即刻料理起身，到辕门去谢。”留差官吃了酒饭，送他几两银子作盘程。门斗也给了他二两银子，打发先去了。在家收拾，没有盘缠，把那一只金杯，当了三十两银子，带一个小厮，上船往安庆去了。到了安庆，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。过了几日才回来，杜少卿投了手本，那里开门请进去，请到书房里。李大人出来，杜少卿拜见，请过大人的安。李大人请他坐下。李大人道：“自老师去世之后，我常念诸位世兄。久闻世兄才品过人，所以朝廷仿古征辟大典，我学生要借光，万勿报辞！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菲才寡学，大人误采虚名，恐其有玷荐牍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不必太谦。我便向府县取结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大人垂爱，侄岂不知！但小侄麋鹿之性，草野惯了，近又多病，还求大人另访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世家子弟，怎说得不肯做官？我访的不差，是要荐的！”杜少卿就不敢再说了。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，拿出许多



诗文来请教。

次日辞别出来。他这番盘程带少了，又多住了几天，在辕门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钱去，叫了一只船回南京，船钱三两银子也欠着。一路又遇了逆风，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芜湖。到了芜湖，那船真走不动了。船家要钱买米煮饭，杜少卿叫小厮寻一寻，只剩了五个钱。杜少卿算计要拿衣服去当。心里闷，且到岸上去走走。见是吉祥寺，因在茶桌上坐着，吃了一开茶。又肚里饿了，吃了三个烧饼，却要六个钱，还走不出茶馆门。只见一个道士在面前走过去，杜少卿不曾认得清。那道士回头一看，忙走近前道：“杜少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杜少卿笑道：“原来是来霞兄。你且坐下吃茶。”来霞士道：“少老爷，你为甚么独自在此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来霞士道：“我自叨扰之后，因这芜湖县张老父台写书子接我来做诗，所以在这里。我就寓在识舟亭，甚有景致，可以望江。少老爷到我下处去坐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是安庆去看一个朋友，回来从这里过，阻了风。而今和你到尊寓顽顽去。”来霞士会了茶钱，两人同进识舟亭。

庙里道士走了出来问：“那里来的尊客？”来道士道：“是天长杜状元府里杜少老爷。”道士听了，着实恭敬，请坐拜茶。杜少卿看见墙上贴着一个斗方，一首《识舟亭怀古》的诗，上写“霞士道兄教正”，下写“燕里韦阐思玄稿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是滁州乌衣镇韦四太爷的诗。他几时在这里的？”道士道：“韦四太爷现在楼上。”杜少卿向来霞士道：“这样，我就同你上楼去。”便一同上楼来。道士先喊道：“韦四太爷，天长杜少老爷来了！”韦四太爷答应道：“是那个？”要走下楼来看。杜少卿上来道：“老伯！小侄在此。”韦四太爷两手抹着胡子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少卿！你怎么走

到这荒江地面来？且请坐下，待我烹起茶来，叙叙阔怀。你到底从哪里来？”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话告诉几句，又道：“小侄这回盘程带少了，今日只剩的五个钱，方才还吃的是来老爷的茶，船钱、饭钱都无。”韦四太爷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今日大老官毕了！但你是个新杰，这样事何必焦心？且在我下处坐着吃酒。我因有教的一个学生住在芜湖，他前日进了学，我来贺他，他谢了我二十四两银子。你在我这里吃了酒，看风转了，我拿十两银子给你去。”杜少卿坐下，同韦四太爷、来霞士三人吃酒。直吃到下午，看着江里的船在楼窗外过去，窗上的定风旗新新转动。韦四太爷道：“好了！风云转了！”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里，看了一回，太阳落了下去，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。杜少卿道：“天色已晴，东北风息了，小侄告辞老伯下船去。”韦四太爷拿出十两银子，递与杜少卿，同来霞士送到船上。来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诸位朋友。说罢别过，两人上岸去了。

杜少卿在船歇宿。是夜五鼓，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。船家扯起来乘着顺风，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，杜少卿付了船钱，搬行李上岸，坐轿来家，娘子接着。他就告诉娘子，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，娘子听了也笑。

次日，便到北门桥去拜庄绍光先生。那里回说：“浙江巡抚徐大人请了游西湖去了，还有些日子才得来家。”杜少卿便到仓巷卢家去会迟衡山。卢家留着吃饭。迟衡山闲话说起：“而今读书的朋友，只不过讲个举业，若会做两句诗赋，就算雅极的了。放着经史上礼、乐、兵、农的事，全然不问！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，大功不差似汤、武，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。少卿兄，你此番征辟了去，替朝廷做些经事，方不愧我辈所学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征辟的事，小弟已是辞了。正为走出去，做不

出甚么事业，徒惹高人一笑，所以，宁可不出去的好。”迟衡山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，说道：“这一件事，须是与先生商量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甚么事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们这南京，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，却并不曾有个专祠。那文昌殿、关帝庙，到处都有。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，各捐几何，盖一所泰伯祠。春秋两仲，用古礼古乐致祭，借此大家习学礼乐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。但建造这祠须数千金，我裱了个手卷在此，愿捐的写在上面。少卿兄你愿出多少？”杜少卿大喜道：“这是该的！”接入手卷，放开写道：“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也不少了。我把历年做馆的修金节省出来，也捐二百两。”就写在上面。又叫：“华士你也勉力出五十两。”也就写在卷子上。迟衡山卷起收了，又坐着闲谈。

只见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天长有个差人在河房里，要见少爷，请少爷回去。”杜少卿辞了迟衡山回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一时贤士，同辞爵禄之糜；两省名流，重修礼乐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

####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

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，问小厮道：“那差人他说甚么？”小厮道：“他说，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。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，请少爷到京里去作官。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。差人说，请少爷在家里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不走前门家去了，你快叫一只船，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。”当下，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，杜少卿坐了来家。忙取一件旧衣服、一顶旧帽子，穿戴起来，拿手帕包了头，睡在床上。叫小厮：“你向那差人说，我得了暴病，请邓老爷不用来。我病好了，慢慢来谢邓老爷。”小厮打发差人去了。娘子笑道：“朝廷叫你去做官，你为甚么装病不去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好呆！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。留着我在家里，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，好不快活！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？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，京里又冷，你身子又弱，一阵风，吹得冻死了也不好。还是不去的妥当。”小厮进来说：“邓老爷来了，坐在河房里，定要会少爷。”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，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，路也走不全，出来拜谢知县，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。

知县慌忙扶了起来，坐下就道：“朝廷大典，李大人专要借光。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。不知几时可以勉强就道？”杜

少卿道：“治晚不幸大病，生死难保，这事断不能了！总求老父台代我恳辞。”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，递与知县。知县看这般光景，不好久坐，说道：“弟且别了先生，恐怕劳神。这事，弟也只得备文书，详复上去，看大人意思何如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极蒙台爱，恕治晚不能躬送了。”知县作别上轿而去，随即备了文书说：“杜生委系患病，不能就道。”申详了李大人。恰好李大人也调了福建巡抚，这事就罢了。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，心里欢喜道：“好了！我做秀才，有了这一场结局，将来乡试也不应，科、岁也不考，逍遥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罢！”知杜少卿因托病辞了知县，在家有许多时不曾出来。

这日，鼓楼街薛乡绅家请酒，杜少卿辞了不到，迟衡山先到了。那日在座的客是马纯上、蘧马先夫、季苇萧。都在那里坐定，又到了两位客：一个是扬州萧柏泉，名树滋；一个是采石余夔，字和声。是两个少年名士。这两人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举止风流，芳兰竟体。这两个名士独有两个绰号：一个叫“余美人”，一个叫“萧姑娘”。两位会了众人，作揖坐下。薛乡绅道：“今日奉邀诸位先生小坐。淮清桥有一个姓钱的朋友，我约他来陪诸位顽顽。他偏生的今日有事，不得到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老伯，可是那做正生的钱麻子？”薛乡绅道：“是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老先生同士大夫宴会，那梨园中人，也可以许他一席同坐的么？”薛乡绅道：“此风也久了。弟今日请的有高老先生，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谈吐，所以约他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是那位高老先生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是六合的现任翰林院侍读。”说着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高大老爷到了。”薛乡绅迎了出去。高老先生纱帽蟒衣进来，与众人作揖，首席坐下。认得季苇萧，说道：“季年兄，前日枉顾，有失迎迓。承惠佳作，尚不曾捧读。”便问：“这两位少年先生尊姓？”余美人、萧姑娘各道

了姓名。又问马、蘧二人。马纯上道：“书坊里选《历科程墨持运》的，便是晚生两个。”余美人道：“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。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，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。”问完了，才问到迟先生。迟衡山道：“贱姓迟，字衡山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迟先生有制礼作乐之才，乃是南邦名宿。”高老先生听罢，不言语了。吃过了三遍茶，换去大衣服，请在书房里坐。这高老先生虽是一个前辈，却全不做身分，最好顽耍，同众位说说笑笑，并无顾忌。才进书房，就问道：“钱朋友怎么不见？”薛乡绅道：“他今日回了，不得来。”高老先生道：“没趣！没趣！今日满座欠雅矣！”

薛乡绅摆上两席，奉席坐下。席间，谈到浙江这许多名士，以及西湖上的风景，娄氏弟兄两个许多结交宾客的故事。余美人道：“这些事我还不爱。我只爱先夫家的双红姐，说着还齿颊生香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怪不得，你是个美人，所以就爱美人了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小弟生平，最喜修补纱帽。可惜鲁编修公不曾会着，听见他那言论丰采，到底是个正经人。若会着，我少不得着实请教他。可惜已去世了！”蘧马先夫道：“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，而今再不可得了。”季苇萧道：“马先兄，这是甚么话？我们天长杜氏弟兄，只怕更胜于令表叔的豪举！”迟衡山道：“两位中是少卿更好。”高老先生道：“诸位才说的，可就是赣州太守的乃郎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。老先生也相与？”高老先生道：“我们天长、六合是接壤之地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诸公莫怪学生说，这少卿，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！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，广积阴德，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。到了他家殿元公，发达了去，虽做了几十年官，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。到他父亲，还有本事中个进士，做一任太守，已经是个呆子了。做官的时候，全不晓得敬重上司，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，

又逐日讲那些'敦孝弟，劝农桑'的呆话。这些话，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，他竟拿着当了真，惹的上司不喜欢，把个官弄掉了。他这儿子就更胡说，混穿混吃，和尚、道士、工匠、花子都拉着相与，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。不到十年内，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。天长县站不住，搬在南京城里，日日携着乃眷，上酒馆吃酒。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，就像讨饭的一般。不想他家，竟出了这样子弟！学生在家里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，就以他为戒。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，上面写道：'不可学天长杜仪。' " 迟衡山听罢，红了脸道：“近日朝廷征辟他，他都不就。”高老先生冷笑道：“先生你这话又错了。他果然肚里通，就该中了去！”又笑道：“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？”萧柏泉道：“老先生说的是。”向众人道：“我们后生晚辈，都该以老先生之言为法。”当下又吃了一会酒，话了些闲话。席散，高老先生坐轿先去了。众位一路走，迟衡山道：“方才，高老先生这些话，分明是骂少卿，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。众位先生，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方才这些话，也有几句说的是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总不必管他！他河房里有趣，我们几个人明日一齐到他家，叫他买酒给我们吃。”余和声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也去拜他。”当下约定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才起来，坐在河房里，邻居金东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《四书讲章》来请教，摆桌子在河房里看。看了十几条，落后，金东崖指着一条问道：“先生，你说这'羊枣'是甚么？羊枣，即羊肾也。俗语说：'只顾羊卵子，不屈羊性命。'所以曾子不吃。”杜少卿笑道：“古人解经，也有穿凿的。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。”正说着，迟衡山、马纯上、蘧马先夫、萧柏泉、季苇萧、余和声，一齐走了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



道：“小弟许久不曾出门，有疏诸位先生的教。今何幸群贤毕至！”便问：“二位先生贵姓？”余、萧二人各道了姓名。杜少卿道：“兰江怎的不见？”蘧马先夫道：“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头巾店做生意。”小厮奉出茶来。季苇萧道：“不是吃茶的事，我们今日要酒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且闲谈着。”

迟衡山道：“前日承见赐《诗说》，极其佩服。但吾兄说《诗》大旨，可好请教一二？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的可单是拟题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想是在《永乐大全》上说下来的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们且听少卿说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朱文公解经，自立一说，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。而今丢了诸儒，只依朱注，这是后人固陋，与朱子不相干。小弟遍览诸儒之说，也有一二私见请教。即如《凯风》一篇，说七子之母想再嫁，我心里不安。古人二十而嫁，养到第七个儿子，又长大了。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，那有想嫁之理！所谓‘不安其室’者，不过因衣服、饮食不称心，在家吵闹，七子所以自从不是。这话前人不曾说过。”迟衡山点头道：“有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《女曰鸡鸣》一篇，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是《郑风》，只是说他‘不淫’。还有甚么别的说？”迟衡山道：“便是，也还不能得其深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非也。但凡士君子，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，便先要骄傲妻子。妻子想做夫人，想不到手，使事事不遂心，吵闹起来。你看这夫妇两个，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，弹琴饮酒，知命乐天。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。这个，前人不曾说过。”蘧马先夫道：“这一说果然妙了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《溱洧》之诗，也只是夫妇同游，并非淫乱。”季苇萧道：“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大乐！这就是你弹琴饮酒、采兰赠芍的风流了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妙论，令我闻之如饮醍醐。”

“余和声道：‘那边醞酁来了。’众人看时，见是小厮捧出酒来。”

当下摆齐酒肴，八位坐下小饮。季苇萧多吃了几杯，醉了，说道：“少卿兄，你真是绝世风流！据我说，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，也觉得扫兴。据你的才名，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，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？又有才情的，才子佳人，及时行乐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苇兄，岂不闻晏子云：‘今虽老而丑，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？’况且娶妾的事，小弟觉得最伤天理。天下不过是这些人，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，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。小弟为朝廷立法：人生须四十无子，方许娶一妾；此妾如不生子，便遣别嫁。是这等样，天下无妻子的人，或者也少几个，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！”迟衡山叹息道：“宰相若肯如此用心，天下可立致太平！”当下吃完了酒，众人欢笑，一同辞别去了。

过了几日，迟衡山独自走来，杜少卿会着。迟衡山道：“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个规模了。将来行的礼乐，我草了一个底稿在此，来和你商议，替我斟酌起来。”杜少卿接过底稿看了，道：“这事还须寻一个人斟酌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你说寻那个？”杜少卿道：“庄绍光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他前日浙江回来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正要去，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。”当下两人坐了一只凉篷船，到了北门桥。上了岸，见一所朝南的门面房子，迟衡山道：“这便是他家了。”两人走进大门。门上的人进去禀了主人，那主人走了出来。这人姓庄名尚志，字绍光，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。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，天下皆闻。此时，已将及四十岁，名满一时，他却闭户著书，不肯妄交一人。这日听见是这两个人来，方才出来相会。只见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三绺髭须，黄白面皮，出

来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。庄绍光道：“少卿兄，相别数载，却喜卜居秦淮，为三山二水生色。前日又多了皖江这一番缠绕，你却也辞的爽快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前番正要来相会，恰遇故友之丧，只得去了几时。回来时，先生已浙江去了。”庄绍光道：“衡山兄常在家里，怎么也不常会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小弟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许多日子，今已略有规模，把所订要行的礼乐送来请教。”袖里拿出一个本子来递了过去。庄绍光接过，从头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千秋大事，小弟自当赞助效劳。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门几时，多则三月，少则两月便回。那时我们细细考订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又要到那里去？”庄绍光道：“就是浙抚徐穆轩先生，今升少宗伯。他把贱名荐了，奉旨要见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是不得就回来的。”庄绍光道：“先生放心。小弟就回来的，不得误了泰伯祠的大祭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专候早回。”迟衡山叫将邸抄借出来看。小厮取了出来，两人同看。上写道：

“礼部侍郎徐，为荐举贤才事：奉圣旨，庄尚志着来京引见。钦此。”

两人看了，说道：“我们且别，候入都之日，再来奉送。”庄绍光道：“相晤不远，不劳相送。”说罢出来，两人去了。

庄绍光晚间置酒，与娘子作别。娘子道：“你往常不肯出去，今日怎的闻命就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。既然奉旨召我，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。你但放心，我就回来，断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。”次日，应天府的地方官，都到门来催迫。庄绍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轿，带了一个小厮，脚子挑了一担行李，从后门老早就出汉西门去了。庄绍光从水路过了黄河，雇了一辆车，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山东地方。过兖州府四十里，地名叫做辛家驿，住了车子吃茶。这日天色未晚，催着车夫还

要赶几十里地。店家说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近来，咱们地方上响马甚多，凡过往的客人须要迟行早住。老爷虽然不比有本钱的客商，但是也要小心些。”庄绍光听了这话，便叫车夫：“竟住下罢。”小厮拣了一间房，把行李打开，铺在炕上，拿茶来吃着。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，来了一起银鞘，有百十个牲口。内中一个解官，武员打扮，又有同伴的一个人，五尺以上身材，六十外岁年纪，花白胡须，头戴一顶毡笠子，身穿箭衣，腰插弹弓一张，脚下黄牛皮靴。两人下了牲口，拿着鞭子一齐走进店来，吩咐店家道：“我们是四川解饷进京的。今日天色将晚，住一宿，明日早行。你们须要小心伺候。”店家连忙答应。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将银鞘搬入店内，牲口赶到槽上，挂了鞭子同那人进来，向庄绍光施礼坐下。庄绍光道：“尊驾是四川解饷来的？此位想是贵友。不敢拜问尊姓大名？”解官道：“在下姓孙，叨任守备之职。敝友姓萧字昊轩，成都府人。”因问庄绍光进京贵干。庄绍光道了姓名并赴召进京的缘故。萧昊轩道：“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，是当今大名士。不想今日无意中相遇。”极道其倾倒之意。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，不同流俗，也就着实亲近。因说道：“国家承平日久，近来的地方宜办事，件件都是虚应故事。像这盗贼横行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。听见前路响马甚多，我们须要小心防备。”萧昊轩笑道：“这事先生放心！小弟生平有一薄技：百步之内用弹子击物，百发百中。响马来时，只消小弟一张弹弓，叫他来得去不得，人人送命，一个不留！”孙解官道：“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，可以当面请教一二。”庄绍光道：“急要请教，不知可好惊动？”萧昊轩道：“这有何妨！正要献丑。”遂将弹弓拿了，走出天井来，向腰间铜袋中取出两个弹丸，拿在手里。庄绍光同孙解官一齐步出天井来看。只见他把弹弓举起，向着

空阔处先打一丸弹子，抛在空中，续将一丸弹子打击，恰好与那一丸弹子相遇，在半空里打得粉碎。庄绍光看了，赞叹不已，连那店主人看了，都吓了一跳。萧昊轩收了弹弓，进来坐下。谈了一会，各自吃了夜饭住下。

次早，天色未明，孙解官便起来催促骡夫、脚子搬运银鞘，打发房钱上路。庄绍光也起来洗了脸，叫小厮拴束行李，会了账一同前行。一群人众，行了有十多里路。那时天色未明，晓星犹在，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，有人走动。那些赶鞘的骡夫一齐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前面有贼！”把那百十个骡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。萧昊轩听得，疾忙把弹弓拿在手里，孙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马上。只听得一支响箭飞了出来，响箭过处，就有无数骑马的从林子里奔出来。萧昊轩大喝一声，扯满弓一弹子打去，不想刮喇一声，那条弓弦迸为两段。那响马贼数十人，齐声打了一个忽哨，飞奔前来。解官吓得拨回马头便跑。那些骡夫、脚子，一个个爬伏在地，尽着响马贼赶着百十个牲口，驮了银鞘往小路上去了。庄绍光坐在车里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，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做的是些甚么勾当。萧昊轩因弓弦断了，使不得力量，拨马往原路上跑。跑到一个小店门口，敲开了门。店家看见，知道是遇了贼，因问：“老爷昨晚住在那个店里？”萧昊轩说了。店家道：“他原是贼头赵大一路做线的。老爷的弓弦，必是他昨晚弄坏了。”萧昊轩省悟，悔之无及。一时人急智生，把自己头发拔下一绺，登时把弓弦续好。飞马回来，遇着孙解官，说贼人已投向东小路而去了。那时天色已明，萧昊轩策马飞奔，赶了不多路，望见贼众拥护着银鞘，慌忙的前走。他便加鞭赶上，手执弹弓，好像暴雨打荷叶的一般，打的那些贼人，一个个抱头鼠窜，丢了银鞘，如飞的逃命去了。他依旧把银鞘同解官慢慢的赶回大路，会着庄绍光，述其备细。

庄绍光又赞叹了一会。同走了半天，庄绍光行李轻便，遂辞了萧、孙二人，独自一辆车子先走。走了几天，将到卢沟桥，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子来，遇着车子，问：“车里边这位客官尊姓？”车夫道：“姓庄。”那人跳下骡子，说道：“莫不是南京来的庄征君么？”庄绍光正要下车，那人拜倒在地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朝廷有道，修大礼以尊贤；儒者爱身，遇高官而不受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

####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

话说庄征君看见那人跳下骡子，拜在地下，慌忙跳下车来跪下，扶住那人。说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我一向不曾认得。”那人拜罢起来，说道：“前面三里之遥，便是一个村店。老先生请上了车，我也奉陪了回去，到店里谈一谈。”庄征君道：“最好”上了车子，那人也上了骡子，一同来到店里，彼此见了礼坐下。

那人道：“我在京师里，算着征辟的旨意到南京去，这时候该是先生来的日子了，所以出了彰仪门，遇着骡、轿、车子，一路问来，果然问着。今幸得接大教。”庄征君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卢名德，字信侯，湖广人氏。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，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，藏在家里。二十年了，也寻的不差甚么的了。只是国初四大家，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祸的，文集人家是没有，只有京师一个人家收着。小弟走到京师，用重价买到手。正要回家去，却听得朝廷征辟了先生。我想前辈已去之人，小弟尚要访他文集，况先生是当代一位名贤，岂可当面错过？因在京候了许久，一路问的出来。”庄征君道：“小弟坚卧白门，原无心于仕途。但蒙皇上特恩，不得来一走。却喜邂逅中得见先生，真是快事！但是我两人才得相逢，就要分手，何以为情！今夜就在这店里，



权住一宵，和你连床谈谈。”又谈到名人文集上，庄征君向卢信侯道：“像先生如此读书好古，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！但国家禁令所在，也不可不知避忌。青邱文字，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，既然太祖恶其为人，且现在又是禁书，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。小弟的愚见，读书一事，要由博而返之约，总以心得为主。先生如回贵府，便道枉驾过舍，还有些拙著慢慢的请教。”卢信侯应允了。次早分别，卢信侯先到南京等候。

庄征君进了彰仪门，寓在护国寺。徐侍郎即刻打发家人来候，便亲自来拜。庄征君会着。徐侍郎道：“先生途路辛苦？”庄征君道：“山野鄙性，不习车马之劳。兼之‘蒲柳之姿，望秋先零’，长途不觉委顿。所以不曾便来晋谒，反劳大人先施。”徐侍郎道：“先生速为料理，恐三五日内就要召见。”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。

过了三日，徐侍郎将内阁抄出圣旨送来。上写道：

“十月初二日，内阁奉圣旨：朕承祖宗鸿业，寤寐求贤，以资治道。朕闻师臣者王，古今通义也。今礼部侍郎徐基所荐之庄尚志，着于初六日入朝引见，以光大典。钦此。”

到了初六日五鼓，羽林卫士摆列在午门外，卤簿全副设了，用的传觚的仪制，各官都在午门外候着。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，知道宰相到了。午门大开，各官从掖门进去。过了奉天门，进到奉天殿，里面一片天乐之声，隐隐听见鸿胪寺唱：“排班。”净鞭响了三下，内官一队队捧着金炉焚了龙涎香，宫女们持了宫扇，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，一个个嵩呼舞蹈。庄征君戴了朝巾，穿了公服，跟在班末，嵩呼舞蹈，朝拜了天子。当下乐止朝散，那二十四个驮宝瓶的象，不牵自走。真是“花迎剑佩星初落，柳拂旂旗露未干”。各官散了。

庄征君回到下处，脱去衣服，徜徉了一会，只见徐侍郎来拜。庄征君便服出来会着。茶罢，徐侍郎问道：“今日皇上升殿，真乃旷典。先生要在寓静坐，恐怕不日又要召见。”

过了三日，又送了一个抄的上谕来：

“庄尚志着于十一日便朝朝见，特赐禁中乘马。

钦此。”

到了十一那日，徐侍郎送了庄征君到了午门。徐侍郎别过，在朝房候着。庄征君独自走进午门去。只见两个太监，牵着一匹御用的马，请庄征君上去骑着。两个太监跪着坠蹬。候庄征君坐稳了，两个太监笼着缰绳，那扯手都是赭黄颜色，慢慢的走过了乾清门。到了宣政殿的门外，庄征君下了马。那殿门口又有两个太监，传旨出来，宣庄尚志进殿。斋庄征君屏息进去。天子便服坐在宝座。庄征君上前朝拜了。天子道：“朕在位三十五年，幸托天地祖宗，海宇升平，边疆无事。只是百姓未尽温饱，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。这教养之事，何者为先？所以特将先生起自田间，望先生悉心为朕筹画，不必有所隐讳。”庄征君正要奏对，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，着实难忍，只得躬身奏道：“臣蒙皇上清问，一时不能条奏，容臣细思，再为后奏。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也罢。行生务须为朕加意，只要事事可行，宜于古而不戾于今罢了。”说罢，起驾回宫。庄征君出了勤政殿，太监又笼了马来，一直送出午门。徐侍郎接着，同出朝门。徐侍郎别过去了。

庄征君到了下处，除下头巾，见里面有一个蝎子。庄征君笑道：“臧仓小人，原来就是此物！看来我道不行了！”次日起来，焚香盥手，自己揲了一个蓍，筮得“天山遁”。庄征君道：“是了。”便把教养的事，细细做了十策，又写了一道“恳求恩赐还山”的本，从通政司送了进去。自此以后，九卿六

部的官，无一个不来拜望请教。庄征君会的不耐烦，只得各衙门去回拜。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：“南京来的庄年兄，皇上颇有大用之意。老先生何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？我欲收之门墙，以为桃李。”侍郎不好唐突，把这话婉婉向庄征君说了。庄征君道：“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况太保公屡主礼闱，翰苑门生不知多少，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？这就不敢领教了。”侍郎就把这话回了太保，太保不悦。

又过了几天，天子坐便殿，问太保道：“庄尚志所上的十策，朕细看，学问渊深。这人可用为辅弼么？”太保奏道：“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，蒙皇上旷典殊恩，朝野胥悦。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，我朝祖宗无此法度，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。伏候圣裁。”天子叹息了一回，随教大学士传旨：

“庄尚志允令还山，赐内帑银五百两。将南京元

武湖赐与庄尚志著书立说，鼓吹休明。”

传出圣旨来，庄征君又到午门谢了恩。辞别徐侍郎，收拾行李回南。满朝官员都来饯送，庄征君都辞了。依旧叫了一辆车，出彰仪门来。

那日天气寒冷，多走了几里路，投不着宿头，只得走小路，到一个人家去借宿。那人家住着一间芦房，里面点着一盏灯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站在门首。庄征君上前和他作揖道：“老爹，我是行路的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老爹这里住一夜，明早拜纳房金。”那老爹道：“客官，你行路的人，谁家顶着房子走？借住不妨。只是我家只得一间屋，夫妻两口住着，都有七十多岁。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，没钱买棺材现停在屋里。客官却在那里住？况你又有车子，如何拿得进来？”庄征君道：“不妨，我只须一席之地，将就过一夜。车子叫他在门外罢了。”那老爹道：“这等，只有同我一床睡。”庄征君道：“也好。

”

当下走进屋里，见那老妇人尸首，直僵僵停着，旁边一张土炕。庄征君铺下行李。叫小厮同车夫睡在车上，让那老爹睡在炕里边。庄征君在炕外睡下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到三更半后，只见那死尸渐渐动起来。庄征君吓了一跳，定睛细看，只见那手也动起来了，竟有一个坐起来的意思。庄征君道：“这人活了！”忙去推那老爹。推了一会，总不得醒。庄征君道：“年高人怎的这样好睡！”便坐起来，看那老爹时，见他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，已是死了。回头看那老妇人，已站起来了，直着腿，白瞪着眼。原来不是活，是走了尸。庄征君慌了，跑出门来叫起车夫，把车拦了门，不放他出去。庄征君独自在门外徘徊，心里懊悔道：“‘吉凶悔吝生乎动’，我若坐在家，不出来走这一番，今日也不得受这一场虚惊。”又想到：“生死亦是常事，我到底义理不深，故此害怕。”定了神，坐在车子上，一直等到天色大亮。那走的尸也倒了，一间屋里，只横着两个尸首。庄征君感伤道：“这两个老人家，就穷苦到这个地步！我虽则在此一宿，我不殡葬他，谁人殡葬？”因叫小厮、车夫前去寻了一个市井。庄征君拿几十两银了来，买了棺木，市上雇了些人抬到这里，把两人殓了。又寻了一块地，也是左近人家的，庄征君拿出银子去买。买了，看着掩埋了这两个老人家。掩埋已毕，庄征君买了些牲醴、纸钱，又做了一篇文。庄征君洒泪祭奠了。一市上的人都来罗拜在地下，谢庄征君。

庄征君别了台儿庄，叫了一只马溜子船。船上颇可看书。不日来到扬州，在钞关住了一日，要换江船回南京。次早才上了江船，只见岸上有二十多乘齐整轿子歇在岸上，都是两淮总商来候庄征君，投进贴子来。庄征君因船中窄小，先请了十位

上船来。内中几位本家，也有称叔公的，有称尊兄的，有称老叔的，作揖奉坐。那在坐第二位的就萧柏泉。众盐商都说是：“皇上要重用台翁，台翁不肯做官，真乃好品行！”萧柏泉道：“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。老先生抱负大才，要从正途出身，不屑这征辟。今日回来，留待下科抡元。皇上既然知道，将来鼎甲可望。”庄征君笑道：“征辟大典，怎么说不屑：若说抡元，来科一定是长兄。小弟坚卧烟霞，静听好音。”萧柏泉道：“在此还见见院、道么？”庄征君道：“弟归心甚急，就要开船。”说罢，这十位作别上去了，又做两次会了那十几位。庄征君甚不耐烦。随即是盐院来拜、盐道来拜、分司来拜、扬州府来拜、江都县来拜，把庄征君闹的急了。送了各官上去，叫作速开船。当晚总商凑齐六百银子到船上送盘缠，那船已是去的远了，赶不着，银子拿了回去。

庄征君遇着顺风，到了燕子矶，自己欢喜道：“我今日复见江上佳丽了！”叫了一只凉篷船载了行李，一路荡到汉西门。叫人挑着行李，步行到家，拜了祖先，与娘子相见。笑道：“我说多则三个月，少则两个月便回来，今日如何？我不说慌么？”娘子也笑了。当晚备洒洗尘。

次早起来，才洗了脸，小厮进来禀道：“六合高大老爷来拜。”庄征君出去会。才会了回来，又是布政司来拜，应天府来拜，驿道来拜，上、江二县来拜，本城乡绅来拜，哄庄征君穿了靴又脱，脱了靴又穿。庄征君恼了，向娘子道：“我好没来由！朝廷既把元武湖赐了我，我为甚么住在这里和这些人缠？我们作速报到湖上去受用。”当下商议料理，和娘子连夜搬到元武湖去住。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，和西湖也差不多大。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。那湖中菱、藕、莲、芡每年出几千石。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，南京满城每早卖的，都是这湖鱼。湖中间五

座大洲：四座洲贮了图籍；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，有几十间房子。园里合抱的老树，梅花、桃、李、芭蕉、桂、菊，四时不断的花；又有一园的竹子，有数万竿。园内轩窗四后，看着湖光山色，真如仙境。门口系了一只船，要往那边，在湖里渡了过去。若把这船收过，那边飞也飞不过来。庄征君就住在花园。

一日，同娘子凭栏看水。笑说道：“你看这些湖光山色，都是我们的了！我们日日可以游玩。不象杜少卿，要把尊壶带了清凉山去看花。”闲着无事，又斟酌一樽酒，把杜少卿做的《诗说》，叫娘子坐在旁边，念与他听。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，彼此大笑。庄征君在湖中着实自在。

忽一日，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。这里放船去渡了过来，庄征君迎了出去。那人进来拜见，便是卢信侯。庄征君大喜道：“途间一别，渴想到今。今日怎的到这里？”卢信侯道：“昨日在尊府，今日我方到这里。你原来在这里做神仙，令我羡慕！”庄征君道：“此间与人世绝远，虽非武陵，亦差不多。你且在此住些时，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。”当下备酒同饮。吃到三更时分，小厮走进来慌忙说道：“中山王府里发了几百兵，有千把枝火把，把七十二只鱼船都拿了，渡过兵来，把花园团团围住。”庄征君大惊。又有一个小厮进来道：“有一位总兵大老爷进厅上来了。”庄征君走了出来。那总兵见庄征君施礼。庄征君道：“不知舍下有甚么事？”那总兵道：“与尊府不相干。”便附耳低言道：“因卢信侯家藏《高青邱文集》乃是禁书，被人告发。京里说，这人有武勇，所以发兵来拿他。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爷这里，所以来要这个人，不要使他知觉走了。”庄征君道：“总爷，找我罢了。我明日叫他自己投监，走了都在我。”那总兵听见这话，道：“大老爷说了，有甚么说！我便

告辞。”庄征君送他出门。总兵号令一声，那些兵一齐渡过河去了。卢信侯已听见这事，道：“我是硬汉，难道肯走了带累先生？我明日自投监去。”庄征君笑道：“你只去权坐几天。不到一个月，包你出来逍遥自在。”卢信侯投监去了。庄征君悄悄写了十几封书子，打发人进京去，遍托朝里大老，从部里发出文书来，把卢信侯放了，反把那出首的人问了罪。卢信侯谢了庄征君，又留在花园住下。过两日，又有两个人在那边叫渡船渡过湖来。庄征君迎出去，是迟衡山、杜少卿。庄征群欢喜道：“有趣！‘正欲清谈闻客至’。”邀在湖亭上去坐。迟衡山说，要所订祭泰伯祠的礼乐。庄征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，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，商订的端端正正，交与迟衡山拿去了。

转眼过了年。到二月半间，迟衡山约同马纯上、蘧马先夫、季苇萧、萧金铉、金东崖，在杜少卿河房里，商议祭泰伯祠之事。众人道：“却是寻那一位做个主祭？”迟衡山道：“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，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，方为不愧。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位？”迟衡山叠着指头，说出这个人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千流万派，同归黄河之源；玉振金声，尽入黄钟之管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六回

####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

话说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，叫做麟绂镇，镇上有二百多人家，都是务农为业。只有一位姓虞，在成化年间读书进了学，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，只在这镇上教书。这镇离城十五里。虞秀才除应考之外，从不到城里去走一遭，后来直活到八十多岁，就去世了。他儿子不曾进过学，也是教书为业。到了中年尚无子嗣。夫妇两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，梦见文昌亲手递一纸条与他，上写着《易经》一句：“君子以果行育德。”当下就有了振，到十个月满足，生下这位虞博士来。太翁去谢了文昌，就把这新生的儿子，取名育德，字果行。这虞博士三岁上就丧了母亲。太翁在人家教书，就带在馆里，六岁上替他开了蒙。虞博士长到十岁，镇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，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儿子的书，宾主甚是相得。教了四年，虞太翁得病去世了，临危把虞博士托与祁太公。此时虞博士年方十四岁。祁太公道：“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，如今先生去世，我就请他做先生，教儿子的书。”当下写了自己祁连的名帖，到书房里来拜，就带着九岁的儿子，来拜虞博士做先生。虞博士自此总在祁家教书。

常熟是极出人文的地方。此时有一位云晴川先生，古文诗词天下第一。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，就随着他学诗文。祁太公

道：“虞相公，你是个寒士，单学这些诗文无益，须要学两件寻饭吃本事。我少年时，也知道地理，也知道算命，也知道选择，我而今都教了你，留着以为救急之用。”虞博士尽心听受了。祁太公又道：“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，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，馆也好坐些。”虞博士听信了祁太公，果然买些考卷看了。到二十四岁上出去应考，就进了学。

次年，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，包了去教书，每年三十两银子。正月里到馆，到十二月仍旧回祁家来过年。又过了两年，祁太公说：“尊翁在日，当初替你定下的黄府上的亲事，而今也该娶了。”当时就把当年余下十几两银子馆金，又借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的馆金，合起来就娶了亲。夫妇两个仍旧借住在祁家。满月之后就去到馆。又做了两年，积趲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，在祁家旁边，寻了四间屋，搬进去住，只雇了一个小小厮。虞博士到馆去了，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，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，回家与娘子度日。娘子生儿育女，身子又多病，馆钱不能买医药，每日只吃三顿白粥。后来，身子也渐渐好起来。虞博士到三十二岁上，这年没有了馆。娘子道：“今年怎样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不妨。我自从出来坐馆，每年大约有三四十两银子。假使那年正月里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，我心里焦不足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，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，或是来看文章，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。假使那年正月，多讲得几两银子，我心里欢喜道：‘好了，今年多些。’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，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。可见有个一定，不必管他。”

过了些时，果然祁太公来说，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，请他去看葬坟。虞博士带了罗盘去，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。葬过了坟，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。虞博士叫了一只小船回来。那时正是三月半天气，两边岸上有些桃花、柳树，又吹者

微微的顺风，虞博士心里舒畅。又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，一船鱼鹰在河里捉鱼。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，忽见那边岸上一个人，跳下河里来。虞博士吓了一跳；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来。救上了船，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幸得天气尚暖，虞博士叫他脱了湿衣，叫船家借一件干衣裳与他换了。请进船来坐着，问他因甚寻这短见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就是这里庄农人家，替人家做着几块田，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。父亲得病死在家里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。我想，我这样的人还活在世上做甚么？不如寻个死路！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是你的孝心，但也不是寻死的事。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，也是人送我的，不能一总给你，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。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，你拿去和邻居、亲戚们说说，自然大家相帮。你去殡葬了你父亲就罢了。”当下在行李里拿出银子，称了四两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接着银子，拜谢道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虞博士道：“我姓虞，在麟绂村住。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，不必只管讲话了。”那人拜谢去了。

虞博士回家，这年下半年又有了馆。到年底，生了个儿子。因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，因取名叫做“感祁”。一连又做了五六年的馆。虞博士四十一岁这年乡试，祁太公来送他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今年想是要高中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也怎见得？”祁太公道：“你做的事有许多阴德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老伯，那里见得我有甚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就如你替人葬坟，真心实意。我又听见人说，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亲的人。这都是阴德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阴鹭就像耳朵里响，只是自己晓得，别人不晓得。而今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，那里还是阴德？”祁太公道：“到底是阴德，你今年要中。”当下来南京乡试过回家，虞博士受了些风寒就病起来。放榜那日，报录人到了镇上，祁太公便同了来，说道：“虞相公，你中了！”虞博士病中听

见，和娘子商议，拿几件衣服当了，托祁太公打发报录的人。过几日病好了，到京去填写亲供回来，亲友、东家都送些贺礼。料理去上京会试，不曾中进士。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东巡抚，便约了虞博士一同出京。住在衙门里，代做些诗文，甚是相得。衙门里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，字资深，见虞博士文章、品行，就愿拜为弟子，和虞博士一房同住，朝夕请教。那时正值天子求贤，康大人也要荐一个人。尤资深道：“而今朝廷大典，门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荐了老师去。”虞博士笑道：“这征辟之事，我也不敢当。况大人要荐人，但凭大人的主意。我们若去求他，这就不是品行了。”尤资深道：“老师就是不愿，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，老师或是见皇上，或是不见皇上，辞了官爵回来，更见得老师的高处。”虞博士道：“你这话又说错了。我又求他荐我，荐我到皇上面前，我又辞了官不做。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，辞官又不是真心。这叫做甚么？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在山东过了两年多，看看又进京会试，又不曾中。就上船回江南来依旧教馆。

又过了三年，虞博士五十岁了，借了杨家一个姓严的管家跟着，再进京去会试。这科就中了进士，殿试在二甲。朝廷要将他选做翰林。那知这些进士，也有五十岁的，也有六十岁的，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，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：五十岁。天子看见，说道：“这虞育德年纪老了，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！”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。虞博士欢喜道：“南京好地方，有山有水，又和我乡相近。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，团栾着，强如做个穷翰林。”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、座师和同乡这几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读有位王先生托道：“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国子监有位贵门人，姓武名书，字正字，这人事母至孝，极有才情。老先生到彼，照顾照顾他。”虞博士应诺了。收拾

行李来南京到任，打发门斗到常熟接家眷。

此时公子虞感祁已经十八岁了，跟随母亲一同到南京。虞博士去参见了国子监祭酒李大人，回来升堂坐公座。监里的门生纷纷来拜见。虞博士看见贴子上有一个武书。虞博士出去会着，问道：“那一位是武年兄讳书的？”只见人丛里走出一个矮小人，走过来答道：“门生便是武书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在京师久仰年兄克敦行孝，又有大才。”重新同他见了礼，请众位坐下。武书道：“老师文章山斗，门生辈今日得沾化雨，实为侥幸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弟初到此间，凡事俱望指教。年兄在监几年了？”武书道：“不瞒老师说，门生少孤，奉事母亲在乡下住。只身一人，又无弟兄，衣服、饮食都是门生自己整理。所有先母在日，并不能读书应考。及不幸先母见背，一切丧葬大事，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。门生便随着少卿学诗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杜少卿先生，向日弟曾在尤资深案头见过他的诗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这里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现住在利涉桥河房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还有一位庄绍光先生，天子赐他元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着么？”武书道：“他就住在湖里。他却轻易不会人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明日就去求见他。”武书道：“门生并不会作八股文章。因是后来穷之无奈，求个馆也没得做，没奈何，只得寻两篇念念，也学做两篇，随便去考，就进了学。后来这几位宗师，不知怎的，看见门生这个名字，就要取做一等第一，补了廪。门生那文章，其实不好。屡次考待赋，总是一等第一。前次一位宗师，合考八学，门生又是八学的一等第一，所以送进监里来。门生觉得自己时文到底不在行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也不耐烦做时文。”武书道：“所以门生不拿时文来请教。平日考的诗赋，还有所作的《古文易解》，以及各样的杂说，写齐了来请教老师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足见年兄才名，

令人心服。若有诗赋、古文更好了，容日细细捧读。令堂可曾旌表过了么？”武书道：“先母是合例的。门生因家寒，一切衙门使费无出，所以迟至今日。门生实是有罪！”虞博士道：“这个如何迟得？”便叫人取了笔砚来，说道：“年兄，你便写起一张呈子节略来。”即传书办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这武相公老太太节孝的事，你作速办妥了，以便备文申详。上房使用，都是我这里出。”书办应诺下去。武书叩谢老师。众人多替武书谢了，辞别出去。虞博士送了回来。

次日，便往元武湖去拜庄征君，庄征君不曾会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杜少卿会着。说起当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过，曾收虞博士的祖父为门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称虞博士为世叔。彼此谈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说起，仰慕庄征君，今日无缘，不曾会着。杜少卿道：“他不知道。小侄和他说去。”虞博士告别去了。次日，杜少卿走到元武湖，寻着了庄征君，问道：“昨日虞博士来拜，先生怎么不会他？”庄征君笑道：“我因谢绝了这些冠盖，他虽是小官，也懒和他相见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人大是不同，不但无学博气，尤其无进士气。他襟怀冲淡，上而伯夷、柳下惠，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。你会见他便知。”庄征君听了，便去回拜，两人一见如故。虞博士爱庄征君的恬适，庄征君爱虞博士的浑雅。两人结为性命之交。

又过了半年，虞博士要替公子毕姻。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孙女，本是虞博士的弟子。后来连为亲家，以报祁太公相爱之意。祁府送了女儿到署完姻，又赔了一个丫头来。自此孺人才得有使女听用。喜事已毕，虞博士把这使女就配了姓严的管家。管家拿进十两银子来交使女的身价。虞博士道：“你也要备些床帐、衣服。这十两银子就算我与你的，你拿去备办罢。”严管家磕头谢了下去。

转眼新春二月。虞博士去年到任后，自己亲手栽的一树红梅花，今已开了几枝。虞博士欢喜，叫家人备了一席酒，请了杜少卿来，在梅花下坐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春光已见几分，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？几时我和你携樽去探望一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正有此意，要约老叔同庄绍光兄，作竟日之游。”说着，又走进两个人来。这两人就在国子监门口住，一个姓储，叫做储信；一个姓伊，叫做伊昭。是积年相与学博的。虞博士见二人走了进来，同他见礼让坐。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。坐下，摆上酒来，吃了两杯。储信道：“荒春头上，老师该做个生日，收他几分礼过春天。”伊昭道：“禀明过老师，门生就出单去传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我生日是八月，此时如何做得？”伊昭道：“这个不妨。二月做了，八月可以又做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就是笑话了！二位且请吃酒。”杜少卿也笑了。虞博士道：“少卿，有一句话和你商议。前日中山王府里说，他家有烈女，托我作一篇碑文，折了个杯缎表礼银八十两在此。我转托了你。你把这银子拿去，作看花买酒之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文难道老叔不会作？为甚转托我？”虞博士笑道：“我那里如你的才情！你拿去做做。”因在袖里拿出一个节略来，递与杜少卿，叫家人把那两封银子交与杜老爷家人带去。家人拿了银子出来，又禀道：“汤相公来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请到这里来坐。”家人把银子递与杜家小厮，便进去了。虞博士道：“这来的是我一个表侄。我到南京的时候，把几间房子托他住着，他所以来看看我。”说着汤相公走了进来，作揖坐下。说了一会闲话，便说道：“表叔那房子，我因这半年没有钱用，是我拆卖了。”虞博士道：“怪不得你。今年没有生意，家里也要吃用，没奈何卖了，又老远的路来告诉我做啥？”汤相公道：“我拆了房子，就没处住，所以来同表叔商量，借些银子，去当



几间屋住。”虞博士又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你卖了就没处住。我这里恰好还有三四十两银子，明日与你拿去，典几间屋住也好。”

“汤相公就不言语了。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别了去。”

那两人还坐着，虞博士进来陪他。伊昭问道：“老师与杜少卿是甚么的相与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他是我们世交，是个极有才情的。”伊昭道：“门生也不好说。南京人都知道，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，而今弄穷了，在南京躲着，专好扯谎骗钱。他最没有品行！”虞博士道：“他有甚么没品行？”伊昭道：“他时常同乃眷上酒馆吃酒，所以人都笑他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，俗人怎么得知！”储信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倒是老师下次有甚么有钱的诗文，不要寻他做。他是个不应考的人，做出来的东西，好也有限，恐怕坏了老师的名。我们这监里，有多少考的起来的朋友，老师托他们做，又不要钱，又好。”虞博士正色道：“这倒不然。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，做出来的诗文，人无有不服。每常人在我这里托他做诗，我还沾他的光。就如今这银子是一百两，我还留下二十两给我表侄。”两人不言语了，辞别出去。知次早，应天府送下一个监生来，犯了赌博，来讨收管。门斗和衙役把那监生看守在门房里，进来禀过，问：“老爷，将他锁在那里？”虞博士道：“你且请他进来。”那监生姓端，是个乡里人，走进来，两眼垂泪，双膝跪下，诉说这些冤枉的事。虞博士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当下把他留在书房里。每日同他一桌吃饭，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。

次日，到府尹面前，替他辩明白了这些冤枉的事，将那监生释放。那监生叩谢，说道：“门生虽粉身碎骨，也难报老师的恩。”虞博士道：“这有甚么要紧？你既然冤枉，我原该替你辩白。”那监生道：“辩白固然是老师的大恩，只是门生初

来收管时，心中疑惑：不知老师怎样处置，门斗怎样要钱，把门生关到甚么地方受罪？怎想老师把门生待作上客！门生不是来收管，竟是来享了两日的福。这个恩典，叫门生怎么感激的尽！”虞博士道：“你打了这些日子的官事，作速回家看看罢，不必多讲闲话。”那监生辞别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门上传进一副大红连名全帖，上写道：“晚生迟均、马静、季萑、蘧来旬，门生武书、余夔，世侄杜仪同顿首拜”。虞博士看了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慌忙出去会这些人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先圣祠内，共观大礼之光；国子监中，同仰斯文之主。毕竟这几个人来做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

###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

活说虞博士出来会了这几个人，大家见礼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晚生们今日特来，泰伯祠大祭，商议主祭之人。公中说，祭的是大圣人，必要个贤者主祭，方为不愧。所以，特来公请老先生。”虞博士道：“先生这个议论，我怎么敢当？只是礼乐大事，自然也愿观光。请问定在几时？”迟衡山道：“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，就诸老先生到来祠中斋戒一宿，以便行礼。”虞博士应诺了，拿茶与众位吃。

吃过，众人辞了出来，一齐到杜少卿河房里坐下。迟衡山道：“我们司事的人只怕还不足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恰好敝县来了一个敝友。”便请出臧荼与众位相见，一齐作了揖。迟衡山道：“将来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。”臧蓼斋道：“愿观盛典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到三月二十九日，迟衡山约齐杜仪、马静、季萑、金东崖、卢华士、辛东之、蘧来旬、余夔、卢德、虞感祁、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、萧鼎、储信、伊昭、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、武书、臧荼，一齐出了南门。随即庄尚志也到了。众人看那泰伯祠时：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一座大门，左边是省牲之所；大门过去，一个大天井；又几十层高坡上去，三座门；进去一座丹墀坝，左右两廊，奉着从祀历代先贤神位；中间是五间大殿，

殿上泰伯神位，面前供桌、香炉、烛台；殿后又一个丹墀，五间大楼，左右两旁，一边三间书房。众人进了大门，见高悬着金字一匾“泰伯之祠”，从二门进东角门走，循着东廊一路走过大殿，抬头看楼上，悬着金字一匾“习礼楼”三个大字。

众人在东边书房内坐了一会。迟衡山同马静、武书、蘧来旬开了楼门，同上楼去，将乐器搬下楼来，堂上的摆在堂上，堂下的摆在堂下。堂上安了祝版，香案旁树了麾，堂下树了庭燎，二门旁摆了盥盆、盥巾兑。金次福、鲍廷玺两人，领了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木兄的、司吾父的、司笙的、司镛的、司萧的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，进来见了众人。迟衡山把龠、翟交与这些孩子。下午时分，虞博士到了。庄绍光、迟衡山、马纯上、杜少卿迎了进来。吃过了茶，换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众人都在两边书房里斋宿。

次日五鼓，把祠门大开了。众人起来，堂上堂下、门里门外、两廊都点了灯烛，庭燎也点起来。迟衡山先请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亚献的征君庄老先生。请到三献的，众人推让，说道：“不是迟先生，就是杜先生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两人要做引赞。马先生系浙江人，请马纯上先生三献。”马二先生再三不敢当。众人扶住了马二先生，同二位老先生一处。迟衡山、杜少卿先引这三位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迟衡山、杜少卿回来，请金东崖先生大赞，请武书先生司麾，请臧荼先生司祝，请季萑先生、辛东之先生、余夔先生司尊，请蘧来旬先生、卢德先生、虞感祁先生司玉，请诸葛佑先生、景本蕙先生、郭铁笔先生司帛，请萧鼎先生、储信先生、伊昭先生司稷，请季恬逸先生、金寓刘先生、宗姬先生司饌。请完，命卢华士跟着大赞金东崖先生，将诸位一齐请出二门外。

当下祭鼓发了三通，金次福、鲍廷玺两人，领着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木兄的、司吾父的、司笙的、司镛的、司箫的、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，都立在堂上堂下。

金东崖先进来到堂上，卢华士跟着。金东崖站定，赞道：“执事者，各司其事！”这些司乐的，都将乐器拿在手里。金东崖赞：“排班。”司麾的武书，引着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司玉的蓬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东边；引司祝的臧荼上殿，立在祝版跟前；引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西边。武书捧了麾，也立在西边众人下。

金东崖赞：“奏乐。”堂上堂下乐声俱起。金东崖赞：“迎神。”迟均、杜仪各捧香烛，向门外躬身迎接。金东崖赞：“乐止。”堂上堂下一齐止了。金东崖赞：“分献者就位。”迟均、杜仪出去引庄征君、马纯上进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左右两边。金东崖赞：“主祭者就位。”迟均、杜仪出去引虞博士上来，立在丹墀里拜位中间。迟均、杜仪一左一右，立在丹墀埤里香案旁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主祭者盥洗了上来。迟均赞：“主祭者诣香案前。”香案上一个沉香筒，里边插着许多红旗。杜仪抽一枝红旗在手，上有“奏乐”二字。虞博士走上香案前。迟均赞道：“跪。升香。灌地。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复位！”杜仪又抽出一枝旗来：“乐止。”金东崖赞：“奏乐神之乐。”金次福领着堂上的乐工奏起乐来，奏了一会，乐止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初献礼。”卢华士在殿里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初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武书持麾

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季萑、司玉的蘧来旬、司帛的诸葛佑一路同走，引着主祭的从上面走；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萧鼎、司饌的季恬逸，引着主祭的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立于香案左右。季萑捧着尊、蘧来旬捧着玉、诸葛佑捧着帛立在左边，萧鼎捧着稷、季恬逸捧着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虞博士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季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蘧来旬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诸葛佑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萧鼎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。”季恬逸跪着递与虞博士献上去。

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金东崖赞：“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阶下与祭者皆跪。读祝文。”臧荼跪在祝版前，将祝文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季萑、蘧来旬、诸葛佑、萧鼎、季恬逸引着主祭的虞博士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虞博士复归主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亚献礼。”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，抱出一个牌子来，上写“亚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亚献的庄征君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着庄征君盥洗了回来。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辛东之、司玉的卢德、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，引着亚献的从上面走；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储信、司饌的金寓刘，引着亚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立于香案左右。辛东之捧着尊、卢德捧着玉、景本蕙捧着帛立在左

边，储信捧着稷、金寓刘捧着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庄征君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辛东之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卢德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景本蕙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储信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。”金寓刘跪着递与庄征君献上去。

各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金东崖赞：“二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辛东之、卢德、景本蕙、储信、金寓刘引着亚献的庄征君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庄征君复归了亚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终献礼。”卢华士又走进殿里去，抱出一个牌子，上写“终献”二字。迟均、杜仪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到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盥洗。”同杜仪引着马二先生盥洗了回来。武书持麾在迟均前走。三人从丹墀东边走，引司尊的余夔、司玉的虞感祁、司帛的郭铁笔一路同走，引着终献的从上面走；走过西边，引司稷的伊昭、司饌的宗姬，引着终献的又从西边下来，在香案前转过东边上。进到大殿，迟均、杜仪立于香案左右。余夔捧着尊、虞感祁捧着玉、郭铁笔捧着帛立在左边，伊昭捧着稷、宗姬捧着饌立在右边。迟均赞：“就位。跪。”马二先生跪于香案前。迟均赞：“献酒。”余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玉。”虞感祁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帛。”郭铁笔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稷。”伊昭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迟均赞：“献饌。”宗姬跪着递与马二先生献上去。



献毕，执事者退了下来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”金东崖赞：“三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”堂上乐细细奏了起来。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龠、翟，齐上来舞。乐舞已毕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赞：“平身。复位。”武书、迟均、杜仪、余夔、虞感祁、郭跌笔、伊昭、宗姬引着终献的马二先生，从西边一路走了下来。马二先生复归了终献位，执事的都复了原位。

金东崖赞：“行侑食之礼。”迟均、杜仪又从主祭位上引虞博士从东边上来，香案前跪下。金东崖赞：“奏乐。”堂上堂下乐声一齐大作。乐止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、杜仪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迟均、杜仪也复了引赞的位。金东崖赞：“撤饌。”杜仪抽出一枝红旗来，上有“金奏”二字，当下乐声又一齐大作起来。迟均、杜仪从主位上引了虞博士，奏着乐，从东边走上殿去，香案前跪下。迟均赞：“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；拜，兴。平身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迟均、杜仪引虞博士从西边走下去，复了主祭的位。迟均、杜仪也复了引赞的位。杜仪又抽出一枝红旗来：“止乐。”金东崖赞：“饮福受胙。”迟均、杜仪引主祭的虞博士、亚献的庄征君、终献的马二先生，都跪在香案前，饮了福酒，受了胙肉。金东崖赞：“退班。”三人退下去了。金东崖赞：“焚帛。”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一齐焚了帛。金东崖赞：礼毕。”众人撤去了祭器、乐器，换去了公服，齐往后面楼下来。金次福、鲍廷玺带着堂上堂下的乐工和佾舞的三十六个孩子，都到后面两边书房里来。

这一回大祭，主祭的虞博士，亚献的庄征君，终献的马二先生，共三位；大赞的金东崖，副赞的卢华士，司 臧荼，共

三位；引赞的迟均、杜仪，共二位；司麾的武书一位；司尊的季萑、辛东之、余夔，共三位；司玉的蘧来旬、卢德、虞感祁，共三位；司帛的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铁笔，共三位；司稷的萧鼎、储信、伊昭，共三位；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刘、宗姬，共三位；金次福、鲍廷玺二人领着司球的一人、司琴的一人、司瑟的一人、司管的一人、司鼗鼓的一人、司木兄的一人、司吾父的一人、司笙的一人、司镛的一人、司箫的一司编钟的、司编磬的二人；和侑舞的孩子，共是三十六人。通共七十六人。

当下厨役开剥了一条牛、四副羊，和祭品的肴饌菜蔬都整治起来，共备了十六席。楼底下摆了八席，二十四位同坐。两边书房摆了八席，款待众人。吃了半日的酒，虞博士上轿先进城去。这里众位也有坐轿的，也有走的。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，挨挤着来看，欢声雷动。马二先生笑问：“你们这是为甚么事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我们生长在南京，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，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，听见这样的吹打！老年人都说，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，所以都争着出来看。”众人都欢喜，一齐进城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季萑、萧鼎、辛东之、金寓刘，来辞了虞博士，回扬州去了。马纯上同蘧先夫到河房里来辞杜少卿，要回浙江。二人走进河房，见杜少卿，臧荼又和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蘧马先夫一见，就吓了一跳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人便是在我娄表叔家弄假人头的张铁臂！他如何也在此？”彼此作了揖。张铁臂见蘧马先夫，也不好意思，脸上出神。吃了茶，说了一会辞别的话，马纯上、蘧马先夫辞了出来。杜少卿送出大门。蘧马先夫问道：“这姓张的，世兄因如何和他相与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他叫做张俊民。他在敝县天长住。”蘧马先夫笑着把他本来叫做张铁臂，在浙江做的这些事，略说了几句，说道：“这人是

相与不得的，少卿须要留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两人别过自去。杜少卿回河房来，问张俊民道：“俊老，你当初曾叫做张铁臂么？”张铁臂红了脸道：“是小时有这个名字。”别的事含糊说不出来。杜少卿也不再问了。张铁臂见人看破了相，也存身不住，过几日，拉着臧蓼斋回天长去了。萧金铉三个人，欠了店账和酒饭钱，不得回去，来寻杜少卿耽带。杜少卿替他三人赔了几两银子。三人也各回家去了。宗先生要回湖广去，拿行乐来求杜少卿题。杜少卿当面题罢，送别了去。

恰好遇着武书走了来，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许久不见，这些时在那里？”武书道：“前日监里六堂合考，小弟又是一等第一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有趣的紧！”武书道：“倒不说有趣，内中弄出一件奇事来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甚么奇事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一回，朝廷奉旨要甄别在监读书的人，所以六堂合考。那日上头吩咐下来，解怀脱脚，认真搜检，就和乡试场一样。考的是两篇“四书”，一篇经文，有个习《春秋》的朋友，竟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。他带了也罢，上去告出恭，就把这经文夹在卷子里，送上堂去。天幸遇着虞老师值场，大人里面也有同虞老师巡视。虞老师揭卷子，看见这篇文章，忙拿了藏在靴桶里。巡视的人问：‘是甚么东西？’虞老师说：‘不相干。’等那人出恭回来，悄悄递与他：‘你拿去写。但是你方才上堂，不该夹在卷子里拿上来。幸我看见，若是别人看见，怎了？’那人吓了个臭死。发在二等，走来谢虞老师。虞老师推不认得，说：‘并没句话。你想是昨日错认了，并不是我。’那日，小弟恰那里谢考，亲眼看见。那人去了，我问虞老师：‘这事怎的不肯认？难道他还是不该来谢的？’虞老师道：“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，他没奈何来谢我。我若再从这话，无容身之地了。’小弟却认不的这位朋友，彼时问他，虞老师也不肯说。

先生，你说这一件事奇事可是难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。”

武书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紧！他家世兄赔嫁的一个丫头，他就配了姓严的管家了。那奴才看见衙门清淡没有钱寻，前日就辞了要去。虞老师从前并不曾要他一个钱，白白把丫头配了他。他而今要领丫头出去，要是别人，就要问他要丫头身价，不知要多少。虞老师听了这话说道：‘你两口子出去也好。只是出去，房钱、饭钱都没有。’又给了他十两银子打发出去，随即把他荐在一个知县衙门里做长随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些做奴才的，有甚么良心。但老人家两次赏他银子，并不是有心要人说好，所以难得。”当下留武书吃饭。

武书辞了出去，才走到利涉桥，遇见一个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布直裰，腰系丝绦，脚下芒鞋，身上揸着行李，花白胡须，憔悴枯槁。那人丢下行李，向武书作揖。武书惊道：“郭先生！自江宁镇一别，又是三年，一向在那里奔走？”那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武书道：“请在茶馆里坐。”当下两人到茶馆里坐下。那人道：“我一向因寻父亲，走遍天下。从前有人说是在江南，所以我到江南。这番是三次了。而今听见人说，不在江南，已到四川山里，削发为僧去了，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。”武书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但先生此去，万里程途，非同容易。我想，西安府里有一个知县，姓尤，是我们国子监虞老先生的同年，如今托虞老师写一封书了去，是先生顺路。倘若盘缠缺少，也可以帮助些须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草野之人，我那里去见那国子监的官府？”武书道：“不妨。这里过去几步，就是杜少卿家。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，我去讨这一封书。”那人道：“杜少卿？可是那天长不应征辟的豪杰么？”武书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人我倒要会他。”便会了茶钱，同出了茶馆，

一齐来到杜少卿家。

杜少卿出来相见作揖，问：“这位先生尊姓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位先生姓郭名力，字铁山，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，有名的郭孝子。”杜少卿听了这话，从新见礼，奉郭孝子上坐。便问：“太老先生如何数十年不知消息？”郭孝子不好说。武书附耳低言说：“曾在江西做官，降过宁王，所以逃窜在外。”杜少卿听罢骇然。因见这般举动，心里敬他。说罢，留下行李。“先生权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少卿先生豪杰，天下共闻，我也不做客套，竟住一宵罢。”杜少卿进去和娘子说，替郭孝子浆洗衣服，治办酒肴款待他，出来陪着郭孝子。武书说起要问虞博士要书子的话来，杜少卿道：“这个容易。郭先生在我这里坐着，我和正字去要书子去。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用劳用力，不辞虎窟之中；远水远山，又入蚕丛之境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

####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

话说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里吃酒饭，自己同武书到虞博士署内，说如此这样一个人，求老师一封书子去到西安。虞博士细细听了，说道：“这书我怎么不写？但也不是只写书子的事，他这万里长途，自然盘费也难。我这里拿拾两银子，少卿你去送与他，不必说是我的。”慌忙写了书子，和银子拿出来，交与杜少卿。杜少卿接了，同武书拿到河房里。杜少卿自己寻衣服，当了四两银子，武书也到家去当了二两银子来，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。庄征君听得有这个人，也写了一封书子、四两银子送来与杜少卿。第三日杜少卿备早饭与郭尧子吃，武书也来陪着。吃罢，替他拴束了行李，拿着这二十两银子和两封书子，递与郭孝子。郭孝子不肯受。杜少卿道：“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，并非盗跖之物，先生如何不受？”郭孝子方才受了。吃饱了饭，作辞出门。杜少卿同武书送到汉西门外，方才回去。

郭孝子晓行夜宿，一路来到陕西。那尤公是同官县知县，只得迂道往同官去会他。这尤公名扶徕，字瑞亭，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，去年才到同官县。一到任之时，就做了一件好事：是广东一个人充发到陕西边上来，带着妻子是军妻。不想这人半路死了，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。人和他说话，彼此都不明白，

只得把他领到县堂上来。尤公看那妇人，是要回故乡的意思，心里不忍。便取了俸金五十两，差一个老年的差人，自己取一块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，亲笔写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徕，用了一颗同官县的印，吩咐差人：“你领了这妇人，拿我这一幅綾子，遇州遇县送与他地方官看，求都要用一个印信。你直到他本地方讨了回信来见我。”差人应诺了。那妇人叩谢，领着去了。将近一年，差人回来说：“一路各位老爷看见老爷的文章，一个个都悲伤这妇人，也有十两的，也有八两的、六两的。这妇人到家，也有二百多银子。小的送他到广东家里，他家亲戚、本家有百十人欲望空谢了老爷的恩典，又都磕小的的头，叫小的是‘菩萨’。这个，小的都是沾老爷的恩。”尤公欢喜，又赏了他几两银子，打发差人出去了。

门上传进帖来，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书子进来拜。尤公拆开书子，看了这些话，着实钦敬。当下，请进来行礼坐下，即刻摆出饭来。正谈着，门上传进来：“请老爷下乡相验。”尤公道：“先生，这公事我就要去的，后日才得回来。但要屈留先生三日，等我回来有几句话请教。况先生此去往成都，我有个故人在成都，也要带封书子去，先生万不可推辞。”郭孝子道：“老先生如此说，怎好推辞？只是贱性山野，不能在衙门里住。贵治若有甚么庵堂，送我去住两天罢。”尤公道：“庵虽有，也窄。我这里有个海月禅林，那和尚是个善知识。送先生到那里去住罢。”便吩咐衙役：“把郭老爷的行李搬着，送在海月禅林。你拜上和尚，说是我送来的。”衙役应诺伺候。郭孝子别了。尤公直送到大门外，方才进去。

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禅林客堂里，知客进去说了。老和尚出来打了问讯，请坐奉茶。那衙役自回去了。郭孝子问老和尚：“可是一向在这里方丈的么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当年住在南



京太平府芜湖县甘露庵里的，后在京师报国寺做方丈。因厌京师热闹，所以到这里居住。尊姓是郭，如今却往成都，是做甚么事？”郭孝子见老和尚清癯面貌，颜色慈悲，说道：“这话不好对别人说，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讲的。”就把要寻父亲这些话，苦说了一番。老和尚流泪叹息，就留在方丈里住，备出晚斋来。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个梨送与。老和尚受下，谢了郭孝子。便叫火工道人，抬两只缸在丹墀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，每缸挑上几担水，拿杠子把梨捣碎了，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众，一人吃了一碗水。郭孝子见了，点头叹息。

那第三日，尤公回来，又备了一席酒请郭孝子。吃过酒，拿出五十两银子、一封书来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本该留你住些时，因你这寻父亲大事，不敢相留。这五十两银子，权为盘费。先生到成都，拿我这封书子，去寻萧吴轩先生。这是一位古道人。他家离成都二十里住，地名叫做东山。先生去寻着他，凡事可以商议。”郭孝子见尤公的意思十分恳切，不好再辞，只得谢过，收了银子和书子，辞了出来。到海月禅林辞别老和尚要走。老和尚合掌道：“居士到成都寻着了尊大人，是必寄个信与贫僧，免的贫僧悬望。”郭孝子应诺。老和尚送出禅林，方才回去。

郭孝子自揹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。这路多是崎屹鸟道，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。那日走到一个地方，天色将晚，望不着一个村落。那郭孝子走了一会，遇着一个人。郭孝子作揖问道：“请问老爹，这里到宿店所在，还有多少路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十几里。客人，你要着急些走。夜晚路上有虎，须要小心。”郭孝子听了，急急往前奔着走。

天色全黑，却喜山凹里推出一轮月亮来，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，升到天上，便十分明亮。郭孝子乘月色走，走进一个树

林中，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，把那树上落叶，吹得奇飕飕的响，风过处，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一交跌倒在地。老虎把孝子抓了，坐在屁股底下。坐了一会，见郭孝子闭着眼，只道是已经死了。便丢了郭孝子，去地下挖了一个坑，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。那老虎便去了。

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，到那山顶上，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，看见这里不动，方才一直去了。郭孝子从坑里扒了上来，自心里想道：“这业障虽然去了，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，如何了得？”一时没有主意。见一棵大树在眼前，郭孝子扒上树去，又心里焦：“他再来咆哮震动，我可不要吓了下来。”心生一计，将裹脚解了下来，自己缚在树上。等到三更尽后，月色分外光明，只见老虎前走，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。那东西浑身雪白，头上一只角，两只眼就像两盏大红灯笼，直着身子走来。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。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，便坐下了。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。见没有了人，老虎慌做一堆儿。那东西大怒，伸过爪来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，老虎死在地下。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，发起威来，回头一望，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，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。扑冒失了，跌了下来，又尽力往上一扑，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。郭孝子道：“我今番却休了！”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，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。后来的这一扑，力太猛了，这枯干戳进肚皮，有一尺多深浅。那东西急了，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。那东西使尽力气，急了半夜，挂在树上死了。

到天明时候，有几个猎户，手里拿着鸟枪、叉棍来，看见这两个东西吓了一跳。郭孝子在树上叫喊，众猎户接了孝子下来。问他姓名，郭孝子道：“我是过路的人，天可怜见，得保

全了性命。我要赶路去了。这两件东西，你们拿到地方去请赏罢。”众猎户拿出些干粮来，和獐子、鹿肉，让郭孝子吃了一饱。众猎户替郭孝子拿了行李，送了五六里路。众猎户辞别回去。

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，又走了几天路程，在山凹里一个小庵里借住。那庵里和尚问明来历，就拿出素饭来，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。正吃着中间，只见一片红光，就如失了火的一般。郭孝子慌忙丢了饭碗，道：“不好！火起了！”老和尚笑道：“居士请坐，不要慌！这是我雪道兄到了。”吃完了饭，收过碗盏，去推开窗子指与郭孝子道：“居士，你看么！”郭孝子举眼一看，只见前面山上，蹲着一个异兽，头上一只角，只有一只眼睛，却生在耳后。那异兽名为“黑九”，任你坚冰冻厚几尺，一声响亮，叫他登时粉碎。和尚道：“这便是雪道兄了。”当夜纷纷扬扬落下一场大雪来。那雪下了一夜一天，积了有三尺多厚。郭孝子走不的，又住了一日。

到第三日，雪晴，郭孝子辞别了老和尚又行。找着山路，一步一滑，两边都是涧沟，那冰冻的支棱着，就和刀剑一般。郭孝子走的慢，天又晚了，雪光中照着，远远望见树林里一件红东西挂着。半里路前，只见一个人走，走到那东西面前，一交跌下涧去。郭孝子就立住了脚，心里疑惑道：“怎的这人看见这红东西，就跌下涧去？”定睛细看，只见那红东西底下钻出一个人，把那人行行李拿了，又钻了下去。郭孝子心里猜着了几分，便急走上前去看。只见那树上吊的是个女人，披散了头发，身上穿了一件红衫子，嘴跟前，一片大红猩猩毡做个舌头拖着。脚底下埋着一个缸，缸里头坐着一个人。那人见郭孝子走到跟前，从缸里跳上来。因见郭孝子生的雄伟，不敢下手，便叉手向前道：“客人，你自走你的路罢了，管我怎的？”郭

孝子道：“你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。你不要恼，我可以帮衬你！这妆吊死鬼的，是你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小人的浑家。”郭孝子道：“你且将他解下来。你家在那里住？我到你家去和你说。”那人把浑家脑后一个转珠绳子解了，放了下来。那妇人把头发绾起来，嘴跟前拴的假舌头去掉了，颈子上有一块拴绳子的铁也拿下来，把红衫子也脱了。那人指着路旁，有两间草屋，道：“这就是我家了。”当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，走到他家，请郭孝子坐着，烹出一壶茶。郭孝子道：“你不过短路营生，为甚么做这许多恶事？吓杀了人的性命，这个却伤天理。我虽是苦人，看见你夫妻两人到这个田地，越发可怜的狠了！我有十两银子在此，把与你夫妻两人，你做个小生意度日，下次不要做这事了。你姓甚么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向郭孝子磕头，说道：“谢客人的周济。小人姓木名耐。夫妻两个，原也是好人家儿女。近来因是冻饿不过，所以才做这样的事。而今多谢客人与我本钱，从此就改过了。请问恩人尊姓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我姓郭，湖广人，而今到成都府去的。”说着，他妻子也出来拜谢，收拾饭留郭孝子。郭孝子吃着饭，向他说道：“你既有胆子短路，你自然还有些武艺。只怕你武艺不高，将来做不得大事。我有些刀法、拳法传授与你。”那木耐欢喜，一连留郭孝子住了两日。郭孝子把这刀和拳细细指教他，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师父。第三日郭孝子坚意要行。他备了些干粮、烧肉装在行李里，替郭孝子背着行李，直送到三十里外，方才告辞回去。

郭孝子接着行李，又走了几天。那日天气甚冷，迎着西北风，那山路冻得像白蜡一般，又硬又滑。郭孝子走到天晚，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，又跳出一只老虎来。郭孝子道：“我今番命真绝了！”一交跌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原来老虎吃人，要

等人怕的，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，竟不敢吃他，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。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，戳出一个大喷嚏来。那老虎倒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，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，跌在一个涧沟里，那涧极深，被那棱撑像刀剑的冰凌横拦着，竟冻死了。郭孝子扒起来，老虎已是不见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我又经了这一番！”背着行李再走。

走到成都府，找着父亲在四十里外一个庵里做和尚。访知的了，走到庵里去敲门。老和尚开门，见是儿子，就吓了一跳。郭孝子见是父亲，跪在地下恸哭。老和尚道：“施主请起来！我是没有儿子的，你想是认错了。”郭孝子道：“儿子万里程途，寻到父亲跟前来，父亲怎么不认我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我方才说过，贫僧是没有儿子的。施主你有父亲，你自己去寻，怎的望着贫僧哭？”郭孝子道：“父亲，虽则几十年不见，难道儿子就认不得了？”跪着不肯起来。老和尚道：“我贫僧自小出家，那里来的这个儿子？”郭孝子放声大哭道：“父亲不认儿子，儿子到底是要认父亲的。”三番五次，缠的老和尚急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何处光棍！敢来闹我们！快出去！我要关山门！”郭孝子跪在地下恸哭，不肯出去。和尚道：“你再不出去，我就拿刀来杀了你！”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：“父亲就杀了儿子，儿子也是不出去的！”老和尚大怒，双手把郭孝子拉起来，提着郭孝子的领子，一路推搡出门。便关了门进去，再也叫不应。郭孝子在门外哭了一场，又哭一场，又不敢敲门。见天色将晚，自己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父亲料想不肯认我了！”抬头看了这庵，叫做竹山庵。只得在半里路外，租了一间房屋住下。

次早，在庵门口看见一个道人出来，买通了这道人，日日搬柴运米，养活父亲。不到半年之上，身边这些银子用完了。思量要到东山去寻萧昊轩，又恐怕寻不着，耽搁了父亲的饭食。

只得左近人家佣工，替人家挑土、打柴，每日寻几分银子，养活父亲。遇着有个邻居往陕西去，他就把这寻父亲的话，细细写了一封书，带与海月禅林的老和尚。老和尚看了书，又欢喜又钦敬他。

不多几日，禅林里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。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，披着头发，两只怪眼，凶像未改。老和尚慈悲，容他住下。不想这恶和尚在禅林吃酒、行凶、打人，无所不为。首座领着一班和尚来禀老和尚道：“这人留在禅林里，是必要坏了清规。求老和尚赶他出去。”老和尚教他去，他不肯去。后来首座叫知客向他说：“老和尚叫你去，你不肯去！老和尚说，你若再不去，就照依禅林规矩，抬到后面院子里，一把火就把你烧了！”恶和尚听了，怀恨在心。也不辞老和尚，次日收拾衣单去了。

老和尚又住了半年，思量要到峨眉山走走，顺便去成都会会郭孝子。辞了众人，挑着行李衣钵，风餐露宿，一路来到四川。离成都有百十里多路，那日下店早。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，走到那一个茶棚内吃茶。那棚里先坐着一个和尚。老和尚忘记，认不得他了。那和尚却认得老和尚，便上前打个问讯道：“和尚，这里茶不好。前边不多几步，就是小庵，何不请到小庵里去吃杯茶？”老和尚欢喜道：“最好。”那和尚领着老和尚，曲曲折折，走了七八里路，才到一个庵里。那庵一进三间，前边一尊迦蓝菩萨。后一进三间殿，并没有菩萨，中间放着一个榻床。那和尚同老和尚走进庵门才说道：“老和尚！你认得我么？”老和尚方才想起，是禅林里赶出去的恶和尚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方才偶然忘记，而今认得了。”恶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，睁开眼道：“你今日既到我这里，不怕你飞上天去！我这里葫芦，你拿了，在半里路外山冈上一个老妇人开的酒店

里，替我打一葫芦酒来。你快去 ！”

老和尚不敢违拗，捧着葫芦出去找到山冈子上，果然有个老妇人在那里卖酒。老和尚把这葫芦递与他。那妇人接了葫芦，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，止不住眼里流下泪来，便要拿葫芦去打酒。老和尚吓了一跳，便打各问讯道：“老菩萨，你怎见了贫僧，就这般悲恸起来？这是甚么原故？”那妇人含着泪说道：“我方才看见老师父是慈悲面貌，不该遭这一难 ！”老和尚惊道：“贫僧是遭的难？”那老妇人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庵里来的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便是。你怎么知道？”老妇人道：“我认得他这葫芦。他但凡要吃人的脑子，就拿这葫芦来打我店里药酒。老师父，你这一打了酒去，没有活的命了 ！”老和尚听了，魂飞天外，慌了道：“这怎么处？我如今走了罢 ！”老妇人道：“你怎么走得？这四十里内，都是他旧日的响马党羽。他庵里走了一人，一声梆子响，即刻有人了捆翻你，送在庵里去。”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：“求老菩萨救命！”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？我若说破了，我的性命也难保，但看见你老师父慈悲，死的可怜，我指一条路给你去寻一个人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，你指我去寻那个人？”老妇人慢慢说出这一个人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热心救难，又出惊天动地之人；仗剑立功，无非报国忠臣之事。毕竟这老妇人说出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九回

####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

话说老和尚听了老妇人这一番话，跪在地下哀告。老妇人道：“我怎能救你？只好指你一条路，去寻一个人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老菩萨却叫贫僧去寻一个甚么人？求指点了我去。”老妇人道：“离此处有一里多路，有个小小山冈，叫做明月岭。你从我这屋后山路过去，还可以近得几步。你到那岭上，有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。你却不要问他，只双膝跪在他面前，等他问你，你再把这些话向他说。只有这一个人，还可以救你。你速去求他，却也还拿不稳。设若这个人还不能救你，我今日说破这个话，连我的性命只好休了！”老和尚听了，战战兢兢，将葫芦里打满了酒，谢了老妇人，在屋后攀藤附葛上去。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，一个小小山冈。山冈上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。山洞里嵌着一块雪白的石头，不过铜钱大。那少年觑的较近，弹子过处，一下下都打了一个准。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时，头戴武巾，身穿藕色战袍，白净面皮，生得十分美貌。那少年弹子正打得酣边，老和尚走来，双膝跪在他面前。那少年正要问时，山凹里飞起一阵麻雀。那少年道：“等我打了这个雀儿看。”手起弹子落，把麻雀打死了一个坠下去。那少年看见老和尚含着眼泪跪在跟前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你快请起来！你的

来意我知道了。我在此学弹子，正为此事。但才学到九分，还有一分未到，恐怕还有意外之失，所以不敢动手。今日既遇着你来，我也说不得了，想是他毕命之期。老师父你不必在此耽误。你快将葫芦酒拿到底里去，脸上万不可做出慌张之像，更不可做出悲伤之像来。你到那里，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一毫不可违拗他。我自来救你。”

老和尚没奈何，只得捧着酒葫芦，照依旧路，来到庵里。进了第二层，只见恶和尚坐在中间床上，手里已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问老和尚道：“你怎么这时才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贫僧认不得路，走错了，慢慢找了回来。”恶和尚道：“这也罢了，你跪下罢！”老和尚双膝跪下。恶和尚道：“跪上些来！”老和尚见他拿着刀，不敢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不上来，我劈面就砍来！”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。恶和尚道：“你褪了帽子罢！”老和尚含着眼泪，自己除了帽子。恶和尚把老和尚的光头捏一捏，把葫芦药酒倒出来吃了一口，左手拿着酒，右手执着风快的刀，在老和尚头上试一试，比个中心。老和尚此时尚未等他劈下来，那魂灵已在顶门里冒去了。恶和尚比定中心，知道是脑子的所在，一劈出了，恰好脑浆迸出，赶热好吃。当下比定了中心，手持钢刀，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。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头上，只听得门外飐的一声，一个弹子飞了进来，飞到恶和尚左眼上。恶和尚大惊，丢了刀，放下酒，将只手擦着左眼飞跑出来，到了外一层。迦蓝菩萨头上坐着一个人。恶和尚抬起头来，又是一个弹子，把眼打瞎。恶和尚跌倒了。那少年跳了下来，进里面一层。老和尚已是吓倒在地。那少年道：“老师父，快起来走！”老和尚道：“我吓软了，其实走不动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起来！我背着你走。”便把老和尚扯起来，驮在身上，急急出了庵门，一口气跑了四十里。那

少年把老和尚放下，说道：“好了，老师父脱了这场大难，自此前途吉庆无虞。”老和尚方才还了魂，跪在地下拜谢，问：“恩人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也不过要除这一害，并非有意救你。你得了命，你速去罢，问我的姓名怎的？”老和尚又问，总不肯说。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，说道：“且辞别了恩人，不死当以厚报。”拜毕起来，上路去了。

那少年精力已倦，寻路旁一个店内坐下。只见店里先坐着一个人，面前放着一个盒子。那少年看那人时，头戴孝巾，身穿白布衣服，脚下芒鞋，形容悲戚，眼下许多泪痕，便和他拱一拱手，对面坐下。那人笑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，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老先生从那里来？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方才原是笑话。剪除恶人，救拔善类，这是最难得的事。你长兄尊姓大名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我姓萧名采，字云仙。舍下就在这成都府二十里外东山住。”那人惊道：“成都二十里外东山，有一位萧吴轩先生，可是尊府？”萧云仙惊道：“这便是家父。老先生怎么知道？”那人道：“原来就是尊翁。”便把自己姓名说下，并因甚来四川，“在同官县会见县令尤公，曾有一书与尊大人。我因寻亲念切，不曾绕路到尊府。长兄你方才救的这老和尚，我却也认得他。不想据握相逢。看长兄如此英雄，便是吴轩先生令郎，可敬！可敬！”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既寻着太老先生，加何不同在一处？如今独自又往那里去？”郭孝子见问这话，哭起来道：“不幸先君去世了。这盒子里，便是先君的骸骨。我本是湖广人，而今把先君骸骨，背到故乡去归葬。”萧云仙垂泪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，不知可以拜请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会一会家君么？”郭孝子道：“本该造府恭谒，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，且我归葬心急。致意尊大

人，将来有便，再来奉谒罢。”因在行李内取出尤公的书子来，递与萧云仙。又拿出百十个钱来，叫店家买了三角酒，割了二斤肉，和些蔬菜之类，叫店主人整治起来，同萧云仙吃着。

便向他道：“长兄，我和你一见如故，这是人生最难得的事。况我从陕西来，就有书子投奔的是尊大人，这个就初交的不同了。长兄，像你这样事，是而今世上人不的，真是难得！但我也有一句话要劝你，可以说得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年少，正要求老先生指教，有话怎么说？”郭孝子道：“这冒险捐躯，都是侠客的勾当。而今比不得春秋、战国时，这样事就可以成名。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，任你荆珂、聂政，也只好叫做乱民。像长兄有这貌材艺，又有这般义气肝胆，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。将来到疆场，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。不瞒长兄说，我自幼空自学了一身武艺，遭天伦之惨，奔波辛苦，数十余年。而今老了，眼见得不中用了。长兄年力鼎盛，万不可蹉跎自误！你须牢记老拙今日之言。”萧云仙道：“晚生得蒙先生指教，如拨云见日，感谢不尽！”又说了些闲话。次早，打发了店钱，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，彼此洒泪分别。

萧云仙回到家中，问了父亲的安。将尤公书子呈上看过。萧吴轩道：“老友与我相别二十年。不通音问，他今做官适意，可喜！可喜！”又道：“郭孝子武艺精能，少年与我齐名，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。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归葬，也算了过一生心事。”萧云仙在家奉事父亲。

过了半年，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，因买卖不公，彼此吵闹起来。那番子性野，不知王法，就持了刀杖器械，大打一仗。弓兵前来护救，都被他杀伤了，又将青枫城一座强占了去。巡抚将事由飞奏到京。朝廷看了本章大怒。奉旨：“差

少保平治前往督师，务必犁庭扫穴，以章天讨。”平少保得了圣旨，星飞出京，到了松潘驻扎。萧吴轩听了此事，唤了萧云仙到面前，吩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出师，现驻松潘，征剿生番。少保与我有据日，你今前往投军，说出我的名姓。少保若肯留在帐下放力，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，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。”萧云仙道：“父亲年老，儿子不敢远离膝下。”萧吴轩道：“你这话就不是了。我虽年老，现在并无病痛，饭也吃得，觉也睡得，何必要你追随左右。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，便是贪图安逸，在家恋着妻子，乃是不孝之子。从此，你便不许再见我的面了！”几句话，说的萧云仙闭口无言。只得辞了父亲，拴束行李前去投军。一路程途，不必细说。

这一日，离松潘卫还有一站多路，因出店太早，走了十多里天尚未亮。萧云仙背着行李正走得好，忽听得背后有脚步响。他便跳开一步，回转头来，只见一个人手持短棍，正待上前来打他，早被他飞起一脚踢倒在地。萧云仙夺了他手中短棍，劈头就要打。那人在地下喊道：“看我师父面上，饶恕我罢！”萧云仙住了手，问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那时天色已明，看那人时，三十多岁光景，身穿短袄，脚下八搭麻鞋，面上微有髭须。那人道：“小人姓木名耐，是郭孝子的徒弟。”萧云仙一把拉起来，问其备细。木耐将曾经短路，遇郭孝子及他收为徒弟的一番话说了一遍。萧云仙道：“你师父我也认得，你今番待往那里去？”木耐道：“我听得平少保征番，现在松潘招军，意思要到那里去投军。因途间缺少盘缠；适才得罪长兄，休怪！”萧云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投军去的，便和你同行何如？”木耐大喜，情愿认做萧云仙的亲随伴当。一路来到松潘，在中军处，递了投充的呈词。少保传令，细细盘问来历。知道是萧浩的儿子，收在帐下，赏给千总职衔，军前效力。木耐赏战

粮一分，听候调遣。

过了几日，各路粮饷俱已调齐。少保升帐传下将令，叫各弁在辕门听候。萧云仙早到，只见先有两位都督在辕门上。萧云仙请了安，立在旁边。听那一位都督道：“前日总镇马大老爷出兵，竟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，挖了陷坑，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里。马大老爷受了重伤，过了两天伤发身死。现今尸首并不曾找着。马大老爷是司礼监老公公的侄儿。现今内里传出信来，务必要找寻尸首。若是寻不着，将来不知是个怎么样的处分。这事怎了？”这一位都督道：“听见青枫城一带，几十里是无水草的，要等冬天积下大雪，到春融之时，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来，人和牲口才有水吃。我们到那里出兵，只消几天没有水吃，就活活的要渴死了，那里还能打甚么仗！”萧云仙听了，上前禀道：“两位太爷不必费心。这青枫城是有水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水草最为肥饶。”两都督道：“萧千总，你曾去过不曾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不曾去过。”两位都督道：“可又来！你不曾去过怎么得知道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卑弁在史书上看过，说这地方水草肥饶。”两都督变了脸道：“那书本子上的话如何信得！”萧云仙不敢言语。

少刻，云板响处，辕门挠鼓喧闹。少保升帐，传下号令：教两都督率领本部兵马，作中军策应，叫萧云仙带领步兵五百名在前，先锋开路。本帅督领后队调遣。将令已下，各将分头前去。

萧云仙携了木耐，带领五百步兵疾忙前来。望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十分险峻，那山头上，隐隐有旗帜在那里把守。这山名唤椅儿山，是青枫城的门户。萧云仙吩咐木耐道：“你带领二百人，从小路扒过山去，在他总路门一等着。只听得山头炮响，你们便喊杀回来助战，不可有误！”木耐应诺去了。萧云仙又

叫一百兵丁，埋伏在山凹里，只听山头炮响，一齐呐喊起来，报称大兵已到，赶上前来助战。分派已定，萧云仙带着二百人，大踏步杀上山来。那山上几百番子藏在土洞里，看见有人杀上来，一齐蜂拥的出来打仗。那萧云仙腰插弹弓，手拿腰刀，奋勇争先，手起刀落，先杀了几个番子。那番子见势头勇猛，正要逃走，二百人卷地齐来，犹如暴风疾雨。忽然一声炮响，山凹里伏兵大声喊叫：“大兵到了！”飞奔上山。番子正在魂惊胆落，又见山后那二百人摇旗呐喊，飞杀上来，只道大军已经得了青枫城，乱纷纷各自逃命。那里禁得萧云仙的弹子打来，打得鼻用嘴歪，无处躲避。萧云仙将五百人合在一处，喊声大震，把那几百个番子，犹如砍瓜切菜，尽数都砍死了。旗帜器械，得了无数。

萧云仙叫众人暂歇一歇，即鼓勇前进。只见一路都是深林密箐。走了半天，林子尽处一条大河，远远望见青枫城在数里之外。萧云仙见无船只可渡，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，编成筏子。顷刻办就，一齐渡过河来。萧云仙道：“我们大兵尚在后面，攻打他的城池，不是五百人做得来的。第一不可使番贼知道我们的虚实。”叫木耐率领兵众，将夺得旗帜改造做云梯。带二百兵，每人身藏枯竹一束，到他城西僻敦地方，爬上城去，将他堆贮粮草处所，放起火来，“我们便好攻打他的东门。”这里分拨已定。

且说两位都督率领中军到了椅儿山下，又不知道萧云仙可曾过去。两位议道：“像这等险恶所在，他们必有埋伏。我们尽力放些大炮，放的他们不敢出来，也就可以报捷了。”正说着，一骑马飞奔追来，少保传下军令，叫两位都督疾忙前去策应，恐怕萧云仙少年轻进，以致失事。两都督得了将令，不敢不进，号令军中疾驰到带子河。见有现成筏子，都渡过去，望



见青枫城里火光烛天。那萧云仙正在东门外施放炮火，攻打城中。番子见城中火起，不战自乱。这城外中军已到，与前军先锋合为一处，将一座青枫城，围的铁桶般相似。那番酋开了北门，舍命一顿混战，只剩了十数骑，溃围逃命去了。少保都督后队已到。城里败残的百姓，各人头顶香花，跪迎少保进城。少保传令：救火安民，秋毫不许惊动。随即写了本章，遣官到京里报捷。

这里萧云仙迎接，叩见了少保。少保大喜，赏了他一腔羊、一坛酒，夸奖了一番。过了十余日，旨意回头：着平治来京，两都督回任候升，萧采实授千总。那善后事宜，少保便交与萧云仙办理。萧云仙送了少保进京，回到城中，看见兵灾之后，城垣倒塌，仓库毁坏，便细细做了一套文书，禀明少保。那少保便将修城一事批了下来，责成萧云仙用心经理，候城工完竣之后，另行保题议叙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甘棠有荫，空留后人之思；飞将难封，徒博数奇之叹。不知萧云仙怎样修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

###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

话说萧云仙奉着将令监督筑城，足足住了三四年，那城方才筑的成功。周围十里，六座城门，城里又盖了五个衙署。出榜招集流民进来居住，城外就叫百姓开垦田地。萧云仙想道：“像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粮食了，须是兴起些水利来。”因动支钱粮，雇齐民夫，萧云仙亲自指点百姓，在田旁开出许多沟渠来。沟间有洫，洫间有遂，开得高高低低，仿佛江南的光景。到了成功的时候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在各处犒劳百姓们。每到一处，萧云仙杀牛宰马，传下号令，把那一方百姓都传齐了。萧云仙建一坛场，立起先农的牌位来，摆设了牛羊祭礼。萧云仙纱帽补服，自己站在前面率领众百姓，叫木耐在旁赞礼，升香、奠酒，三献、八拜。拜过，又率领众百姓，望着北阙山呼舞蹈，叩谢皇恩。便叫百姓都团团坐下，萧云仙坐在中间，拔剑割肉，大碗斟酒，欢呼笑乐，痛饮一天。吃完了酒，萧云仙向众百姓道：“我和你们众百姓，在此痛饮一天，也是缘法。而今上赖皇恩，下托你们众百姓的力，开垦了这许多田地，也是我姓萧的在这里一番。我如今亲自手种一棵柳树，你们众百姓每人也种一棵，或杂些桃花、杏花，亦可记着今日之事。”众百姓欢声如雷，一个个都在大路上栽了桃、柳。萧云仙同木耐，今日在这一方，明日又在那一方，一连吃了几十

日酒，共栽了几万棵柳树。众百姓感激萧云仙的恩德，在城门外公同起盖了一所先农祠，中间供着先农神位，旁边供了萧云仙的长生禄位牌。又寻一个会画的，在墙上画了一个马，画萧云仙纱帽补服，骑在马上；前面画木耐的像，手里拿着一枝红旗，引着马，做劝农的光景。百姓家男男女女，到朔望的日子，往这庙里来，焚香点烛跪拜，非止一日。

到次年春天，杨柳发了青，桃花、杏花都渐渐开了，萧云仙骑着马，带着木耐出来游玩。见那绿树荫中，百姓家中的小孩子，三五成群的牵着牛，也有倒骑在牛上的，也有横睡在牛背上的，在田旁沟里饮了水，从屋角边慢慢转了过来。萧云仙心里欢喜，向木耐道：“你看这般光景，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。只是这班小孩子，一个个好模好样，也还觉得聪俊，怎得有个先生教他识字便好。”木耐道：“老爷，你不知道么？前日这先农祠，住着一个先生，是江南人，而今想是还在这里。老爷何不去和他商议？”萧云仙道：“这更凑巧了。”便打马到祠内会那先生。进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。萧云仙道：“闻得先生贵处是江南，因甚到这边外地方？请问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沈，敝处常州。因向年有个亲戚在青枫做生意，所以来看他。不想遭了兵乱，流落在这里，五六年不得回去。近日闻得朝里萧老先生在这里筑城、开水利，所以到这里来看看。老先生尊姓？贵衙门是那里？”萧云仙道：“小弟便是萧云仙，在此开水利的。”那先生起身，从新行礼，道：“老先生便是当今我就是主人。请到我公廨里去住。”便叫两个百姓来，搬了沈先生的行李，叫木耐牵着马，萧云仙携了沈先生的手，同到公廨里，备酒饭款待沈先生。说起要请他教书的话，先生应允了。萧云仙又道：“只得先生一位，教不来。”便将带来驻防的二三千多兵内，拣那认得字多的兵，选了十个，托

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书理。开了十个学堂，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，都养在学堂里读书。读到两年多，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题、破承、起讲。但凡做的来，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，以示优待。这些人也知道读书是体面事了。

萧云仙城工已竣，报上文书去，把这文书就叫木耐贺去。木耐见了少保。少保问他些情节，赏他一个外委把总做去了。少保据着萧云仙的详文，咨明兵部。工部核算：

“萧来承办青枫城城工一案，该抚题销本内：砖、灰、工匠，共开销银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两一钱二分一厘五毫。查该地木草附近，烧造砖灰甚便，新集流民充当工役者甚多，不便听其任意浮开。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，在于该员名下着追。查该员系四川成都府人，应行文该地方官，勒限严比归款可也。奉旨依议。”

萧云仙看了邸抄，接了上司行来的公文，只得打点收拾行李回成都府。比及到家，他父亲已卧病在床，不能起来。萧云仙到床面前，请了父亲的安，诉说军前这些始末缘由。说过，又磕下头去，伏着不肯起来。萧昊轩道：“这些事你都不曾做错，为甚么不起来？”萧云仙才把因修城工，被工部核减追赔一案说了，又道：“儿子不能挣得一丝半粟孝敬父亲，倒要破费了父亲的产业，实在不可自比于人，心里愧恨之极！”萧昊轩道：“这是朝廷功令，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，何必气恼？我的产业攒凑拢来，大约还有七千金。你一总呈出归公便了。”萧云仙哭着应诺了。看见父亲病重，他衣不解带，伏伺十余日。眼见得是不济事，萧云仙哭着问：“父亲可有甚么遗言？”萧昊轩道：“你这话又呆气了。我在一日，是我的事。我死后，就都是你的事了。总之，为人以忠孝为本，其余都是末事。”

说毕，瞑目而逝。

萧云仙呼天抢地，尽哀尽礼，治办丧事十分尽心。却自己叹息道：“人说塞翁失马，未知是福是祸。前日要中为追赔，断断也不能回家，父亲送终的事，也再不能自己亲自办。可见这番回家，也不叫做不幸。”丧葬已毕，家产都已赔完了，还少三百多两银子。地方官仍旧紧追。适逢知府因盗案的事降调去了。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抚时提拔的，到任后，知道萧云仙是少保的人，替他虚出了一个完清的结状，叫他先到平少保那里去，再想法来赔补。

少保见了萧云仙，慰劳了一番，替他出了一角咨文，送部引见。兵部司官说道：“萧采办理城工一案，无例题补。应请仍于本千总班次，论俸推升守备。俟其得缺之日，带领引见。”

萧云仙又候了五六个月，部里才推升了他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，带领引见。奉旨：“着往新任。”萧云仙领了札付出京，走东路来南京。过了朱龙桥，到了广武卫地方，晚间住在店里。正是严冬时分，约有二更尽鼓，店家吆呼道：“客人们起来！木总爷来查夜！”众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铺上。只见四五个兵，打着灯笼，照着那总爷进来，逐名查了。萧云仙看见那总爷原来就是木耐。木耐见了萧云仙，喜出望外，叩请了安，忙将萧云仙请进衙署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萧云仙便要起行，木耐留住道：“老爷且宽住一日，这天色，想是要下雪了。今日且到广武山阮公祠游玩游玩，卑弁尽个地主之谊。”萧云仙应允了。木耐叫备两匹马，同萧云仙骑着，又叫一个兵，备了几样肴馔和一尊酒，一径来到广武山阮公祠内。道士接进去，请到后面楼上坐下。道士不敢来陪，随即送上茶来。

木耐随手开了六扇窗格，正对着广武山侧面。看那山上，

树木凋败，又被北风吹的凛凛冽冽的光景，天上便飘下雪花来。萧云仙看了，向着木耐说道：“我两人当日在青枫城的时候，这样的雪不知经过了多少，那时倒也不见得苦楚。如今见了这几点雪，倒觉得寒冷的紧。”木耐道：“想起那两位都督大老爷，此时貂裘向火，不知怎么样快活哩。”说着，吃完了酒，萧云仙起来闲步。楼右边一个小阁子，墙上嵌着许多名人题咏，萧云仙都看完了，内中一首，题目写着《广武山怀古》，读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风。萧云仙读了又读，读过几遍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木耐在旁，不解其意。萧云仙又看了后面一行，写着“白门武书正字氏稿”，看罢记在心里。当下收拾回到衙署，又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晴，萧云仙辞别木耐要行。木耐亲自送过大柳驿，方才回去。

萧云仙从浦口过江，进了京城，验了札付，到了任，查点了运丁，看验了船只，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。那日，便问运丁道：“你们可晓的这用有一个姓武名书号正字的，是个甚么人？”旗丁道：“小的却不知道。老爷问他，却为甚么？”萧云仙道：“我在广武卫，看见他的诗，急于要会他。”旗丁道：“既是做诗的人，小的向国子监一问便知了。”萧云仙道：“你快些去问。”旗丁次日来回复道：“国子监问过来了。门上说，监里有个武相公叫做武书，是个上斋的监生，就在花牌楼住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快叫人伺候！不打执事，我就去拜他。”当下一路来到花牌楼，一个坐东朝西的门楼，投进帖去。武书出来会了。萧云仙道：“小弟是一个武夫，新到贵处，仰慕贤人君子。前日在广武山壁上，奉读老先生怀古佳作，所以特来拜谒。”武书道：“小弟那诗，也是一时有感之作，不想有污尊目。”当下捧出茶来吃了。武书道：“老先生自广武而来，想必自京师部选的了？”萧云仙道：“不瞒老先生，说起来话长。小弟

自从青枫城出征之后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项，方才赔偿清了。照千总推升的例，选在这江淮卫。却喜得会见老先生，凡事要求指教，改日还有事奉商。”武书道：“当得领教。”萧云仙说罢，起身去了。

武书送出大门，看见监里斋夫飞跑了来，说道：“大堂虞老爷立候相公说话。”武书走去见虞博士。虞博士道：“年兄，令堂旌表的事，部里为报在后面，驳了三回，如今才准了。牌坊银子在司里，年兄可作速领去。”武书谢了出来。次日，带了帖子去回拜萧守备。萧云仙迎入川堂，作揖奉坐。武书道：“昨日枉驾后，多慢！拙作过蒙称许，心切不安。还有些拙刻带在这边，还求指教。”因在袖内拿出一卷待来。萧云仙接着，看了数首，赞叹不已。随请到书房里坐了，摆上饭来。吃过，萧云仙拿出一个卷子，递与武书道：“这是小弟半生事迹，专求老先生大笔，或作一篇文，或作几首诗，以垂不朽。”武书接过来，放在桌上，打开看时，前面写着“西征小纪”四个字。中间三幅图：第一幅是《椅儿山破敌》，第二幅是《青枫取城》，第三幅是《春郊劝农》。每幅下面，都有逐细的纪略。武书看完了，叹惜道：“飞将军数奇，古今来大概如此。老先生这样功劳，至今还屈在卑位。这做诗的事，小弟自是领教。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，限于资格，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。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，各家文集里传留下来，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佃。”萧云仙道：“这个也不敢当。但得老先生大笔，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。”武书道：“这个不然。卷子我且带了回去。这边有几位大名家，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。若是见了老先生这一番事业，料想乐于题咏的。容小弟将此卷传了去看看。”萧云仙道：“老先生的相知，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谒？”武书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萧云仙拿了一张红帖子，要武书开名字



去拜。武书便开出：虞博士果行、迟均衡山、庄征君绍光、杜仪少卿。俱写了住处，递与萧云仙。带了卷子，告辞去了。

萧云仙次日拜了各位，各位都回拜了。随奉粮道文书，押运赴淮。萧云仙上船，到了扬州，在钞关上挤马头。正挤的热闹，只见后面挤上一只船来。船头上站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萧老先生！怎么在这里？”萧云仙回头一看，说道：“啊呀，原来是沈先生！你几时回来的？”忙叫拢了船。那沈先生跳上船来。萧云仙道：“向在青枫城一别，至今数年。是几时回南来的？”沈先生道：“自蒙老先生青目，教了两年书，积下些修金。回到家乡，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，此时送他上门去。”萧云仙道：“令爱恭喜！少贺。”因叫跟随的人封了一两银子，送过来做贺礼。说道：“我今番押运北上，本敢停泊。将来回到敝署，再请先生相会罢。”作别开船去了。

这先生领着他女儿琼枝，崖上叫了一乘小轿子抬着女儿，自己押了行李，到了缺口门，落在大丰旗下店里。那里伙计接着，通报了宋盐商。那盐商宋为富打发家人来吩咐道：“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里去。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看，叫帐房置酒款待。”沈先生听了这话，向女儿琼枝道：“我们只说到了这里，权且住下，等他择吉过门。怎么这等大模大样？看来这等光景，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。这头亲事，还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。”沈琼枝道：“爹爹，你请放心！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，得他身价，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？他既如此排场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，倒反被外人议论。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，看他怎模样看待我。”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言语，看着他装饰起来。头上戴了冠子，身上穿了大红外盖，拜辞了父亲，上了轿。那家人跟着轿子，一直来到河下，进了大门。几个小老妈抱着小官，在大墙门口，同看门的管家

说笑话。看见轿子进来，问道：“可是沈新娘来了？请下了轿，走水巷里进去。”沈琼枝听见，也不言语，下了轿，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。说道：“请你家老爷出来！我常州姓沈的，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。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张灯结彩，择吉过门，把我悄悄的抬了来，岂做娶妻的一般光景？我且不问他要别的，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，拿出来与我看，我就没的说了！”老妈同家人都吓了一跳，甚觉诧异，慌忙走到后边，报与老爷知道。

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，听了这一篇话，红着脸道：“我们总商人人家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，都像这般淘气起来，这日子还过得？他走了来，不怕他飞到那里去！”踌躇一会，叫过一个丫鬟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说：‘老爷今日不在，新娘权且进房去。有甚么话，等老爷来家再说。’”丫鬟来说了。沈琼枝心里想着：“坐在这里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随他进去。”便跟着丫头，走到厅背后左边，一个小圭门里进去，三间楠木厅，一个大院落，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，串入一个花园内，竹树交加，亭台轩敞，一个极宽的金鱼池，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，夹着一带走廊。走到廊尽头处，一个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门。走将进去，便是三间屋，一间做房，铺设的齐齐整整，独自一个院落。妈子送了茶来。沈琼枝吃着，心里暗说道：“这样极幽的所在，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，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。”那丫鬟回去，回复宋为富道：“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，只是样子觉得惫赖，不是个好惹的。”

过了一宿，宋为富叫管家到下店里，吩咐账房中兑出五百两银子送与沈老爷，叫他且回府，着姑娘在这里，想没的话说。”

沈先生听了这话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妻，这还了得！”一径走到江都县，喊了一状。那知县看了呈子，说道：“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怎么肯把女儿与人做妾？盐商豪横，一至于此！”将呈词收了。宋家晓得这事，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个诉呈，打通了关节。

次日，呈子批出来，批道：

“沈大年既系将女琼枝许配宋为富为正室，何至自行私送上门，显系做妾可知。架词混渎，不准。”

那诉呈上批道：“已批示沈大年词内矣。”沈大年又补了一张呈子。知县大怒，说他是个刁健讼棍。一张批，两个差人，押解他回常州去了。

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，不见消息，想道：“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，再来和我歪缠。不如走离了他家，再作道理。”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、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，穿了七条裙子，扮做小老妈的模样，买通了那丫鬟，五更时分，从后门走了。

清晨，出了钞关门上船。那船是有家眷的。沈琼枝上了船，自心里想道：“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，恐惹故乡人家耻笑。”细想：“南京是个好地方，有多少名人在那里。我又会做两句诗，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？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，也不可。”立定主意，到仪征换了江船，一直往南京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卖诗女士，反为逋逃之流；科举儒生，且作风流之客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四十一回

####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

话说南京城里，每年四月半后，秦淮景致渐渐好了。那外江的船，都下掉了楼子，换上凉篷，撑了进来。船舱中间，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，桌上摆着宜兴沙壶，极细的成窑、宣窑的杯子，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。那游船的，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；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，在船上煨了吃，慢慢而行。到天色晚了，每船两盏明角灯，一来一往，映着河里，上下明亮。自文德桥至利涉桥、东水关，夜夜笙歌不绝。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，那水花直站在河里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。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。

国子监的武书是四月尽间生辰，他家中穷，请不起客。杜少卿备了一席果碟，沽几斤酒，叫了一只小凉篷船，和武书在河里游游。清早请了武书来，在河房里吃了饭，开了水门，同下了船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我和你先到淡冷处走走。”叫船家一路荡到进香河，又荡了回来，慢慢吃酒。吃到下午时候，两人都微微醉了。荡到利涉桥，上岸走走，见马头上贴着一个招牌，上写道：

“毗陵女士沈琼枝，精工顾绣，写扇作诗。寓王府塘手帕巷内。赐顾者幸认‘毗陵沈’招牌便是。”

武书看了，大笑道：“杜先生，你看南京城里，偏有许多

奇事！这些地方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。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，却挂起一个招牌来，岂不可笑！”杜少卿道：“这样的事，我们管他怎的？且到船上去煨茶吃。”便同下了船，不吃酒了，煨起上好的茶来，二人吃着闲谈。

过了一回，回头看见一轮明月升上来，照得满船雪亮。船就一直荡上去，到了月牙池，见许多游船在那里放花炮。内有一只大船，挂着四盏明角灯，铺着凉簟子，在船上中间摆了一席。上面坐着两个客；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白纱直裰，脚下凉鞋，黄瘦面庞，清清疏疏三绺白须；横头坐着一个少年，白净面皮，微微几根胡子，眼张失落在船上两边看女人。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，杜少卿同武书认得那两个客，一个是卢信侯，一个是庄绍光，却认不得那两个人。庄绍光看见二人，立起身来道：“少卿兄，你请过来坐！”杜少卿同武书上了大船。主人和二位见礼，便问：“尊姓？”庄绍光道：“此位是天长杜少卿兄。此位是武正字兄。”那主人道：“天长杜先生，当初有一位做赣州太守的，可是贵本家？”杜少卿惊道：“这便是先君。”那主人道：“我四十年前与尊大人终日相聚。叙祖亲，尊翁还是我的表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莫不是庄濯江表叔么？”那主人道：“岂敢！我便是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当年年幼，不曾会过，今幸会见表叔。失敬了！”从新同庄濯江叙了礼。武书问庄绍光道：“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贵族？”庄征君笑道：“这还是舍侄，却是先君受业的弟子。我也和他相别了四十年。近日才从淮扬来。”武书又问：“此位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便是小儿。”也过来见了礼，齐坐下。庄濯江叫从新拿上新鲜酒来，奉与诸位吃。庄濯江就问：“少卿兄几时来的？寓在那里？”庄绍光道：“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。尊居现在这河房里。”庄濯江惊道：“尊府大家，园亭

花木甲于江北，为甚么肯搬在这里？”庄绍光便把少卿豪举，而今黄金已随手而尽，略说了几句。庄濯江不胜叹息，说道：“还记得十七八年前，我在湖广，乌衣韦四先生寄了一封书子与我，说他酒量越发大了，二十年来，竟不得一回恹醉，只有在天长赐书楼，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，醉了一夜，心里快畅的紧，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诉我。我彼时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，今日说起来想必是少卿兄无疑了。”武书道，“除了他，谁人肯做这一个雅东？”杜少卿道：“韦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？”庄濯江道：“这是我髫年的相与了。尊大人少时，无人不敬仰，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。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，还如在目前。”卢信侯又同武书谈到泰伯祠大祭的事。庄濯江拍膝嗟叹道：“这样盛典，可惜来迟了，不得躬逢其盛。我将来也要怎的寻一件大事，屈诸位先生大家会一会，我就有趣了。”当下四五人谈心话旧，一直饮到半夜。在杜少卿河房前，见那河里灯火阑珊，笙歌渐歇，耳边忽听得玉箫一声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各自分手罢。”武书也上了岸去。庄濯江虽年老，事庄绍光极是有礼。当下，杜少卿在河房前过，上去回家。庄濯江在船上，一路送庄绍光到北门桥，还自己同上岸，家人打灯笼，同卢信侯送到庄绍光家，方才回去。庄绍光留卢信侯住了一夜，次日，依据日同往湖园去了。

庄濯江次日写了“庄洁率子非熊”的帖子，来拜杜少卿。杜少卿到莲花桥来回拜，留着谈了一日。

杜少卿又在后湖会着庄绍光。庄绍光道：“我这舍侄，亦非等闲之人。他四十年前，在泗州同人合本开典当。那合本的人穷了，他就把他自己经营的两万金和典当，拱手让了那人。自己一肩行李，跨一个疲驴，出了泗州城。这十数年来，往来楚越，转徙经营，又自致数万金，才置了产业，南京来往。平

日极是好友敦伦，替他尊人治丧，不曾要同胞兄弟出过一个钱，俱是他一人独任。多少老朋友死了无所归的，他就殡葬他。又极遵先君当年的教训，最是敬重文人，流连古迹。现今拿着三四千银子，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庙。等他修成了，少卿也约衡山兄来，替他做一个大祭。”杜少卿听了，心里欢喜。说罢，辞别去了。

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，清风戒寒，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。满城的人都叫了船，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，铺设经坛，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。十里之内，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漠蒙，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。到晚，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，浮在水面上。又有极大的法船，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，超度这些孤魂升天。把一个南京秦淮河，变做西域天竺国。到七月二十九日，清凉山地藏胜会。人都说，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，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，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，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，就欢喜这些人好善，就肯保佑人。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，都搭起两张桌子来，两枝通宵风烛，一座香斗，从大中桥到清凉山，一条街有七八里路，点得像一条银龙。一夜的亮，香烟不绝，大风也吹不熄。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。

沈琼枝住在王府塘房子里，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回来。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，挂了招牌，也有来求诗的，也有来买斗方的，也有来托刺绣的。那些好事的恶少，都一传两、两传三的来物色，非止一日。这一日烧香回来，人见他是下路打扮，跟了他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。庄非熊却也顺路跟在后面，看见他走到王府塘那边去了。庄非熊心里有些疑惑，次日来到杜少卿家，说：“这沈琼枝在王府塘，有恶少们去说混话，他就要怒骂起来。此人来路甚奇，少卿兄何不去看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



我也听见这话。此时多失意之人，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？我正要去问他。”当下，便留庄非熊在河房看新月。又请了两个客来，一个是迟衡山，一个是武书。庄非熊见了，说些闲话，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。杜少卿道：“无论他是怎样，果真能做诗文，这也就难得了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？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，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？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。他能做不能做，不必管他！”武书道：“这个却奇。一个少年妇女，独自在外，又无同伴，靠卖诗文过日子，恐怕世上断无此理，只恐其中有甚么情由。他既然会做诗，我们便邀了他来做做看。”说着，吃了晚饭，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，渐渐的照过桥来。杜少卿道：“正字兄，方才所说，今日已迟。明日在舍间早饭后同去走走。”武书应诺，同迟衡山、庄非熊都别去了。

次日，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。早饭后，同到王府塘来。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，门首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。杜少卿同武书上前一看，里边便是一个十八九岁妇人，梳着下路络髻，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，在里面支支喳喳的嚷。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听，才晓得是人来买绣香囊，地方上几个喇子，想来拿讹头，却无实迹，倒被他骂了一场。两人听得明白，方才进去。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，也就渐渐散了。

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，连忙接着，拜了万福。坐定，彼此谈了几句闲话。武书道：“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。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，所以来请教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我在南京半年多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，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。两样人皆不足与言。今见二位先生，既无狎玩我的意思，又无疑猜我的心肠。我平日听见家父说：‘南京名士甚多，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。’这句话不错了。但不

知先生是客居在此，还是和大人也同在南京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内。”沈琼枝道：“既加此，我就到府拜谒夫人，好将心事细说。”杜少卿应诺，同武书先别了出米。武书对杜少卿说道：“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。若说他是邪货，他却不带淫气；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，他却不带贱气。看他虽是个女流，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。他那般轻倩的装饰，虽则觉得柔媚，只一双手指，却像讲究勾、搬、冲的。论此时的风气，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。却怕是负气斗狠，逃了出来的。等他来时，盘问盘问他，看我的眼力如何。”说着，已回到杜少卿家门首，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。杜少卿道：“姚奶奶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，你就在这里看看。”让武正字到河房里坐着，同姚奶奶进去和娘子说了。

少刻，沈琼枝坐了轿子，到门首下了进来。杜少卿迎进内室，娘子接着，见过礼，坐下奉茶。沈琼枝上首，杜娘子主位，姚奶奶在下面陪着，杜少卿坐在窗隔前。彼此叙了寒暄。杜娘子问道：“沈姑娘，看你如此青年，独自一个在客边，可有个同伴的？家里可还有尊人在堂？可曾许字过人家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家父历年在外坐馆。先母已经去世。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黹，因来到这南京大邦去处借此糊口。适承杜先生相顾，相约到府，又承夫人一见如故，算是天涯知己了。”姚奶奶道：“沈姑娘出奇的针黹。昨日我在对门葛来官家，看见他相公娘买了一幅绣的‘观音送子’，说是买的姑娘的，真个画儿也没有那画的好！”沈琼枝道：“胡乱做做罢了，见笑的紧。”须臾，姚奶奶走出房门外去。沈琼枝在杜娘子面前双膝跪下。娘子大惊，扶了起来。沈琼枝便把盐商骗他做妻，他拐了东西逃走的话说了一遍，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，还要追踪而来。夫人可能救

我？”杜少卿道：“盐商富贵奢华，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。你一个弱女子，视如土芥，这就可敬的极了！但他必要追踪，你这祸事不远。却也无甚大害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进来请少卿：“武爷有话要说。”杜少卿走到河房里，只见两个人垂着手，站在隔子门口，像是两个差人。少卿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怎么直到这里边来？”武书接应道：“是我叫进来的。奇怪！如今县里据着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，说他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妻。我的眼色如何？”少卿道：“此刻却在我家。我家与他拿了去，就像是我家指使的，传到扬州去，又像我家藏留他。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，这个倒有些不妥帖。”武正字道：“小弟先叫差人进来，正为此事。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赏差人些微银子，叫他仍旧到王府塘去。等他自己回去，再做道理拿他。”少卿依着武书，赏了差人四钱银子，差人不敢违拗，去了。

少卿复身进去，将这一番话，向沈琼枝说了。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。沈琼枝起身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差人在那里？我便同他一路去。”少卿道：“差人我已叫他去了。你且用了便饭。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，等他写完。”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，自己走到河房里，检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，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，又称了四两银子，封做程仪，叫小厮交与娘子，送与沈琼枝收了。

沈琼枝告辞出门，上了轿，一直回到手帕巷。那两个差人已在门口，拦住说道：“还是原轿子抬了走？还是下来同我们走？进去是不必的了！”沈琼枝道：“你们是都堂衙门的？是巡按衙门的？我又不犯法，又不打钦案的官司，那里有个拦门不许进去的理！你们这般大惊小怪，只好吓那乡里人！”说着下了轿，慢慢的走了进去。两个差人倒有些让他。沈琼枝把诗

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里，出来叫：“轿夫，你抬我到县里去。”轿夫正要添钱。差人忙说道：“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们清早起，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，留你脸面，等你轿子回来。你就是女人，难道是茶也不吃的？”沈琼枝见差人想钱，也只不理，添了二十四个轿钱一直就抬到县里来。差人没奈何，走到宅门上回禀道：“拿的那个沈氏到了。”知县听说，便叫带到三堂回话。带了进来，知县看他不差，问道：“既是女流，为甚么不守闺范，私自逃出？窃了宋家的银两，潜踪在本县地方做甚么？”沈琼枝道：“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，我父亲和他涉了讼。他买嘱知将我父亲断输了。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！况且我虽然，也颇知文墨，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？故此逃了出来。这是真的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这些事，自有县问你，我也不管。你既会文墨，可能当面做诗一首。”沈琼枝道：“请随意命一个题，原可以求教的。”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，说道：“就以此为题。”沈琼枝不慌不忙，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，又快又好。知县看了赏鉴，随叫两差到他下处取了行李来，当堂查点。翻到他头面盒子一包碎散银子，一个封袋上写着“程仪”、一本书、一个诗卷。知县看了，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。签了一张批，一角关文，吩咐原差道：“你们押沈琼枝到江都县，一要小心，不许多事，领了回批来缴。”那知县与江都县相好，就密密的写了一封书装入关文内，托他开释此女，断还伊父，另行择婿。此是后事不题。

当下，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，雇轿子抬到汉西门外，上了仪征的船。差人的行李放在船头上，锁伏板下安歇。沈琼枝搭在中舱，正坐下，凉篷小船上又荡了两个堂客来搭船，一同进到官舱。沈琼枝看那两个妇人时，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，一个十七八岁，乔素打扮，做张做致的。跟着一个汉子，酒糟

的一副面孔，一顶破毡帽坎齐眉毛，挑过一担行李来，也送到中舱里。两妇人同沈琼枝一块坐下，问道：“姑娘是那里去的？”沈琼枝道：“我是扬州，和二位想也同路。”中年的妇人道：“我们不到扬州，仪征就上岸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船家来称船钱。两个差人啐了一口，拿出批来道：“你看！这是甚么东西？我们办公事的人，不问你要赃钱就足够了，还来问我们要钱！”船家不敢言语，向别人称完了，开船到了燕子矶。一夜西南风，清早到了黄泥滩。差人问沈琼枝要钱。沈琼枝道：“我昨日听得明白，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。”差人追：“沈姑娘，你也太拿老了！叫我们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都像你这一毛不拔，我们喝西北风？”沈琼枝听了，说道：“我便不给你钱，你敢怎么样！”走出船舱，跳上岸去，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。两个差人，慌忙搬了行李，赶着扯他，被他一个四门斗里，打了一个仰八叉。扒起来，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。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汉子做好做歹，雇了一乘轿子。两个差人跟着去了。

那汉子带着两个妇人过了头道闸，一直到丰家巷来，靛面迎着王义安，叫道：“细姑娘同顺姑娘来了，李老四也亲自送了来。南京水西门近来生意如何？”李老四道：“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的挤坏了，所以来投奔老爹。”王义安道：“这样甚好。我这里正少两个姑娘。”当下带着两个婊子，回到家里。一进门来，上面三间草房，都用芦席隔着，后面就是厨房。厨房里一个人在那里洗手，看见这两个婊子进来，欢喜的要不得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烟花窟里，惟凭行势夸官；笔墨丛中，偏去眠花醉柳，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

###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

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，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：“六老爷你请过来，看看这两位新姑娘。”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，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调直裰，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，一副大黑麻脸，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。洗起手来，自己把两个袖子，只管往上勒，又不像文，又不像武。

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两个婊子上前叫声：“六老爷！”歪着头，扭着屁股，一只手扯看衣服衿，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。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：“好！我的乖乖姐姐！你一到这里，就认得汤六老爷，就是你的造化了！”王义安道：“六老爷说的是。姑娘们到这里，全靠六老爷照顾。请六老爷坐。拿茶来敬六老爷。”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，把两个姑娘拉着，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，自己扯开裤脚子，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，搭在细姑娘腿上，把细姑娘雪白的手，拿过来摸他的黑腿。吃过了茶，拿出一袋子槟榔来，放在嘴里乱嚼。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，满胡子，满嘴唇，左边一擦，右边一偎，都偎擦在两个姑娘脸巴子上。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，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。王义安才接过茶杯，站着问道：“大老爷这些时，边上可有信来？”汤六老爷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前日还打发人来，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红缎子绣龙的旗，一首大黄缎子的坐纛。

说是这一个月就要进京。到九月霜降祭旗，万岁爷做大将军，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。两人并排在一个毡条上站着磕头。磕过了头，就做总督。”

正说着，捞毛的叫了王义安出去，悄悄说了一会话。王义安进来道：“六老爷在上，方才有个外京客，要来会会细姑娘。看见六老爷在这里不敢进来。”六老爷道：“这何妨！请他进来不是，我就同他吃酒。”当下王义安领了那人进来，一个少年生意人，那嫖客进来坐下，王义安就叫他称出几钱银子来，买了一盘子驴肉、一盘子煎鱼、十来筛酒。因汤六老爷是教门人，买了二三十个鸡蛋，煮了出来。点上一个灯挂。六老爷首席，那嫖客对坐。六老爷叫细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，细姑娘撒娇撒痴，定要同六老爷坐。四人坐定，斟上酒来，六老爷要猜拳，输家吃酒赢家唱。六老爷赢了一拳，自己哑着喉咙，唱了一个《寄生草》，便是细姑娘和那嫖客猜。细姑娘赢了。六老爷叫斟上酒，听细姑娘唱。细姑娘别转脸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拿筷子在桌上催着敲。细姑娘只是笑，不肯唱。六老爷道：“我这脸是帘子做的，要卷上去就卷上去，要放下来就放下来。我要细姑娘唱一个，偏要你唱！”王义安又走进来帮着催促，细姑娘只得唱了几句。唱完，王义安道：“王老爷来了。”那巡街的王把总进来，见是汤六老爷才不言语。婊子磕了头，一同入席吃酒，又添了五六筛。直到四更时分，大老爷府里小狗子拿着“都督府”的灯笼，说：“府里请六爷。”六老爷同王老爷方才去了。嫖客进了房，端水的来要水钱，捞毛的来要花钱。又闹了一会，婊子又通头、洗脸、刷屁股。比及上床，已鸡叫了。

次日，六老爷绝早来说，要在这里摆酒，替两位公子饯行，往南京恭喜去。王义安听见汤大老爷府里两位公子来，喜从天



降。忙问：“六老爷，是即刻就来，是晚上才来？”六老爷在腰里摸出一封低银子，称称五钱六分重，递与王义安，叫去备一个七簋两点的席，“若是办不来，再到我这里找。”王义安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只要六老爷别的事上，多挑他姐儿们几回就是了。这一席酒，我们效六老爷的劳。何况又是请府里大爷、二爷的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我的乖乖，这就是在行的话了。只要你这姐儿们有福，若和大爷、二爷相厚起来，他府里差甚么？黄的是金，白的是银，圆的是珍珠，放光的是宝！我们大爷、二爷，你只要找得着性情，就是捞毛的，烧火的，他也大把的银子掙出来赏你们。”李四在旁听了，也着实高兴。吩咐已毕，六老爷去了。这里七手八脚整治酒席。

到下午时分，六老爷同大爷、二爷来。头戴恩荫巾，一个穿大红洒线直裰，一个穿藕合洒线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带着四个小厮，大青天白日，提着两对灯笼，一对上写着“都督府”，一对写着“南京乡试”。大爷、二爷进来，上面坐下。两个娘子双双磕了头。六老爷站在旁边。大爷道：“六哥，现成板凳，你坐着不是！”六老爷道：“正是。要禀过大爷、二爷：两个姑娘要赏他一个坐？”二爷道：“怎么不坐？叫他坐了！”两个娘子轻轻试试，扭头折颈，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拿汗巾子掩着嘴笑。大爷问：“两个姑娘今年尊庚？”六老爷代答道：“一位十七岁，一位十九岁。”王义安捧上茶来，两个娘子亲手接了两杯茶，拿汗巾揩干了杯子上一转的水渍，走上去，奉与大爷、二爷。大爷、二爷接茶在手，吃着。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几时恭喜起身？”大爷道：“只在明日就要走。现今主考已是将到京了，我们怎还不去？”六老爷和大爷说着话，二爷趁空把细姑娘拉在一条板凳上坐着，同他捏手捏脚亲热了一回。

少刻就排上酒来，叫的教门厨子，备的教门席，都是些燕窝、鸭子、鸡、鱼。六老爷自己捧着酒奉大爷、二爷上坐，六老爷下陪，两个婊子打横。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来。六老爷逼手逼脚的坐在底下，吃了一会酒。六老爷问道：“大爷、二爷这一到京，就要进场了？初八日五更鼓，先点太平府，点到我们扬州府，怕不要晚？”大爷道：“那里就点太平府！贡院前先放三个炮，把栅栏子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大门开了；又放三个炮，把龙门开了。共放九个大炮。”二爷道：“他这个炮，还没有我们老人家辕门的炮大。”大爷道：“略小些，也差不多。放过了炮，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。应天府尹大人戴着幞头，穿着蟒袍，行过了礼，立起身来，把两把遮阳遮着脸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，请周将军进场来巡场。放开遮阳，大人又行过了礼。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，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。”六老爷吓的吐舌道：“原来要请这些神道菩萨进来！可见是件大事！”顺姑娘道：“他里头有这些菩萨坐着，亏大爷、二爷好大胆，还敢进去！若是我们，就杀了也不敢进去。”六老爷正色道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，也是天上的文曲星，怎比得你姑娘们！”大爷道：“请过了文昌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，书办就跪请各举子的功德父母。”六老爷道：“怎的叫做功德父母？”二爷道：“功德父母，是人家中过进士做过官的祖宗，方才请了进来。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，请他进来做甚么呢？”大爷道：“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，底下还有一首黑旗。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的人的恩鬼墩着，黑旗底下是给下场的人的怨鬼墩着。到这时候，大人上了公座坐了。书办点道：‘恩鬼进，怨鬼进。’两边齐烧纸钱。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，滚了进来，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、黑旗底下去了。”顺姑娘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可见人要做好人，到这时候就见出分晓来了。”六老爷道：“像我们大老爷，在边上积了多少功德，活了多少人命，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！一枝红旗那里墩得下？”大爷道：“幸亏六哥不进场。若是六哥要进场，生生的就要给怨鬼拉了去！”六老爷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大爷道：“像前科我宜兴严世兄，是个饱学秀才，在场里做完七篇文章、高声朗诵，忽然一阵微微的风，把蜡烛头吹的乱摇，掀开帘子伸进一个头来。严世兄定睛一看，就是他相与的一个婊子。严世兄道：‘你已经死了，怎么来在这里？’那婊子望着地嘻嘻的笑。严世兄急了，把号板一拍，那砚台就翻过来，连黑墨都倒在卷子上，把卷子黑了一大块。婊子就不见了。严世兄叹息道：‘也是我命该如此！’”可怜，下着大雨就交了卷。冒着雨出来，在下处害了三天病。我去看他，他告诉我如此。我说：‘你当初不知怎样作践了这人，他所以来寻你。’六哥，你生平作践了多少人？你说这大场进得进不得？”两个姑娘拍手笑道：“六老爷好作践的是我们。他若进场，我两个人就是他的怨鬼。”吃了一会，六老爷哑着喉咙唱了一个小曲，大爷、二爷拍着腿也唱了一个，婊子唱是不消说。闹到三更鼓，打着灯笼回去了。

次日、叫了一只大船上南京。六老爷也送上船，回去了。大爷、二爷在船上，闲谈着进场的热闹处。二爷道：“今年该是个甚么表题？”大爷道：“我猜没有别的，去年老人家在贵州，征服了一洞苗子，一定是这个表题。”二爷道：“这表题要在贵州出。”大爷道：“如此，只得求贤、免钱粮两个题，其余没有了。”一路说着，就到了南京。管家尤胡子接着，把行李搬到钓鱼巷住下。大爷、二爷走进了门，转过二层厅后，一个旁门进去，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，收拾的倒也清爽。两人坐定，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，也有朱红的栏杆，也有绿油的窗

隔，也有斑竹的帘子，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，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。

大爷、二爷才住下，便摧着尤胡子，去买两顶新方巾；考蓝、铜铤、号顶、门帘、火炉、烛台、烛剪、卷袋，每样两件；赶着到鹞峰寺写卷头、交卷；又料理场食：月饼、蜜橙糕、莲米、圆眼肉、人参、炒米、酱瓜、生姜、板鸭。大爷又和二爷说：“把贵州带来的阿魏带些进去，恐怕在里头写错了字着急。”足足料理了一天，才得停妥。大爷、二爷又自己细细一件件的查说道：“功名事大，不可草草。”

到初八早上，把这两顶旧头巾叫两个小子戴在头上，抱着篮子到贡院前伺候。一路打从淮清桥过，那赶抢摊的摆着红红绿绿的封面，都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、匡超人、马纯上、蘧马先夫选的时文。一直等到晚，仪征学的秀才点完了才点他们。进了头门，那两个小厮到底不得进去。大爷、二爷自己抱着篮子，背着行李，看见两边芦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。大爷、二爷坐在地下，解怀脱脚。听见里面高声喊道：“仔细搜检！”大爷、二爷跟了这些人进去，到二门口接卷，进龙门归号。初十日出来，累倒了，每人吃了一只鸭子，眠了一天。三场已毕。

到十六日，叫小厮拿了一个“都督府”的溜子，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。少刻看茶的到了。他是教门，自己有办席子的厨，不用外雇。戏班子发了箱来，跟着一个拿灯笼的拿着十几个灯笼，写着“三元班”。随后一个人，后面带着一个二汉，手里拿着一个拜匣。到了寓处门首向管家说传将进去。大爷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个手本，写着：“门下鲍廷玺谨具喜烛双辉，梨园一部，叩贺。”大爷知道他是个领班子的，叫了进来。鲍廷玺见过了大爷、二爷，说道：“门下在这里领了一个小班，专伺

候诸位老爷。昨日听见两位要戏，故此特来伺候。”大爷见他为人有趣，留他一同吃饭。过了一回戏子来了。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、关夫子的纸马，两人磕过头，祭献已毕。大爷、二爷、鲍廷玺共三人坐了一席。锣鼓响处，开场唱了四出尝汤戏。

天色已晚，点起十几副明角灯来照耀的满堂雪亮。足足唱到三更鼓，整本已完。鲍廷玺道：“门下这几个小孩子跑的马，倒也还看得，叫他跑一出马替两位老爷醒酒。”那小戏子一个个戴了貂裘，簪了雉羽，穿极新鲜的靠子，跑上场来串了一个五花八门。大爷、二爷看了，大喜。鲍廷玺道：“两位老爷若不见弃，这孩子里面拣两个留在这里伺候。”大爷道：“他们这样小孩子，晓得伺候甚么东西！有别的好顽的去处带我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这个容易。老爷，这对河就是葛来官家。他也是我挂名的徒弟。那年天长杜十七老爷在这里湖亭大会，都是考过，榜上有名的。老爷明日到水袜巷，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，对门一个黑抢篱里就是他家了。”二爷道：“他家可有内眷？我也一同去走走。”鲍廷玺道：“现放着偌大的十二楼，二老爷为甚么不去顽耍，倒要到他家去？少不得都是门下来奉陪。”说毕戏已完了。鲍廷玺辞别去了。

次日，大爷备了八把点铜壶、两瓶山羊血、四端苗锦、六簋贡茶，叫人挑着，一直来到葛来官家。敲开了门，一个大脚三带了进去。前面一进两破三的厅，上头左边一个门，一条小巷子进去，河房倒在贴后。那葛来官身穿着夹纱的玉色长衫子，手里拿着燕翎扇，一双十指尖尖的手，凭在栏杆上乘凉，看见大爷进来，说道：“请坐！老爷是那里来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昨日鲍师父说，来官你家最好看水。今日特来望望你。还有几色菲人事，你权且收下。”家人挑了进来。来官看了，喜逐颜开，

说道：“怎么领老爷这些东西？”忙叫大脚三收了进去，“你向相公娘说，摆酒出来。”大爷道：“我是教门，不用大荤。”来官道：“有新买的极大的扬州螃蟹，不知老爷用不用？”大爷道：“这是我们本地的东西，我是最喜欢。我家伯伯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，想的要不得，也不得一只吃吃。”来官道：“太老爷是朝里出仕的？”大爷道：“我家太老爷，做着贵州的都督府。我是回来下场的。”说着摆上酒来。对着那河里烟雾迷离，只管劝汤大爷吃酒。大爷道：“我酒是够了，倒用杯茶罢。”葛来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壳同果碟都收了去，揩了桌子，拿出一把紫砂壶，烹了一壶梅片茶。两人正吃到好处，忽听见门外嚷成一片。葛来官走出大门，只见那外科周先生，红着脸，腆着肚子，在那里嚷大脚三，说他倒了他家一门口的螃蟹壳子，葛来官才待上前和他讲说，被他劈面一顿臭骂道：“你家住的是‘海市蜃楼’，合该把螃蟹壳倒在你门口，为甚么送在我家来？难道你上头两只眼睛也撑大了？”彼此吵闹，还是汤家的管家劝了进去。

刚才坐下，那尤胡子慌忙跑了进来，道：“小的那里不找寻，大爷却在这里！”大爷道：“你为甚事这样慌张？”尤胡子道：“二爷同那个姓鲍的，走到东花园鹞峰寺旁边一个人家吃茶，被几个喇子讹着，把衣服都剥掉了。那姓鲍的吓的老早走了。二爷关在他家，不得出来，急得要死。那间壁一个卖花的姚奶奶，说是他家姑老太，把住了门，那里溜得脱！”大爷听了，慌叫在寓处取了灯笼来，照着走到鹞峰寺间壁。那里几个喇子说：“我们好些时没有大红日子过了，不打他的醮水，还打那个！”汤大爷雄赳赳的分开众人，推开姚奶奶，一拳打掉了门。那二爷看见他哥来，两步做一步，溜出来了。那些喇子还待要拦住他，看见大爷雄赳赳的，又打着“都督府”的灯

笼，也就不敢惹他，各自都散了。两人回到下处。

过了二十多天，贡院前蓝单取进墨浆去，知道就要揭晓。过了两日，放出榜来，弟兄两个都没中，坐在下处，足足气了七八天。领出落卷来，汤由三本，汤实三本，都三篇不曾看完。两个人伙着大骂帘官、主考不通。正骂的兴头，贵州衙门的家人到了，递上家信来。两人拆开来看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桂林杏苑，空成魂梦之游；虎斗龙争，又见战征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四十三回

### 野羊塘将军血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

话说汤大爷、汤二爷领得落卷来，正在寓处看了气恼，只见家人从贵州镇远府来，递上家信。两人拆开同看，上写道：

“生苗近日颇有蠢动之意，尔等于发榜后，无论中与否，且来镇署要紧！”

大爷看过，向二爷道：“老人家叫我们到衙门里去。我们且回仪征，叫拾收拾，再打算长行。”当下唤尤胡子叫了船，算还了房钱。大爷、二爷坐了轿，小厮们押着行李，出汉西门上船。葛来官听见，买了两只板鸭，几样茶食，到船上送行。大爷又悄悄送了他一个荷包装着四两银子，相别去了。当晚开船。

次日到家，大爷、二爷先上岸回家。才洗了脸坐下吃茶，门上人进来说：“六爷来了。”只见六老爷后面带着一个人，走了进来。一见面就说道：“听见我们老爷出兵征剿苗子，把苗子平定了，明年朝廷必定开科，大爷、二爷一齐中了，我们老爷封了侯，那一品的荫袭，料想大爷、二爷也不稀罕，就求大爷赏了我。等我戴了纱帽，给细姑娘看看，也好叫他怕我三分！”大爷道：“六哥，你挣一顶纱帽，单单去吓细姑娘，又不如去把纱帽赏与王义安了。”二爷道：“你们只管说话，这个人那里来的？”那人上来磕头请安，怀里拿出一封书子，

递上来。六老爷道：“他姓臧，名唤臧岐，天长县人。这书是杜少卿哥寄来的，说臧岐为人甚妥帖，荐来给大爷、二爷使唤。”二爷把信拆开，同大爷看，前头写着些请老伯安好的话，后面说到“臧岐一向在贵州做长随，贵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认得。其人颇可以供使令”等语。大爷看过，向二爷说道：“杜世兄我们也许久不会他了。既是他荐来的人，留下使唤便了。”臧四磕头谢了下去。

门上人进来禀：“王汉策老爷到了，在厅上要会。”大爷道：“老二，我同六哥吃饭。你去会会他罢。”二爷出去会客。大爷叫摆饭同六老爷吃。吃着，二爷送了客回来。大爷问道：“他来说甚么？”二爷道：“他说他东家万雪斋有两船盐，也就在这两日开江，托我们在路上照应照应。”二爷也一同吃饭。吃完了饭，六老爷道：“我今日且去着，明日再来送行。”又道：“二爷若是得空，还到细姑娘那里瞧瞧他去。我先去叫他那里等着。”大爷道：“六哥，你就是个讨债鬼，缠死了人！今日还那得工夫，去看那骚婊子！”六老爷笑着去了。

次日，行里写了一只大江船。尤胡子、臧四同几个小厮，搬行李上船，门枪旗牌，十分热闹。六老爷送到黄泥滩，说了几句分别的话，才叫一个小船荡了回去。这里放炮开船，一直往上江进发。这日将到大姑塘，风色大作。大爷吩咐急急收了口子、湾了船。那江里白头浪茫茫一片，就如煎盐叠雪的一般。只见两只大盐船被风横扫了，抵在岸边。便有两百只小拨船，岸上来了两百个凶神也似的人，齐声叫道：“盐船搁了浅了，我们快帮他去起拨！”那些人驾了小船跳在盐船上，不由分说，把他舱里的子儿盐，一包一包的尽兴搬到小船上。那两百只小船都装满了，一个人一把桨，如飞的掉起来，都穿入那小港中，无影无踪的去了。那船上管船的舵工、押船的朝奉，面面相觑，

束手无策。望见这边船上打着“贵州总镇都督府”的旗号，知道是汤大爷的船，都过来跪下哀求道：“小的们是万老爷家两号盐船，被这些强盗生生打劫了，是二位老爷眼见的。求老爷做主搭救！”大爷同二爷道：“我们同你家老爷虽是乡亲，但这失贼的事，该地方官管。你们须是到地方官衙门递呈纸去。”朝奉们无法，只得依言具了呈纸，到彭泽县去告。

那知县接了呈词，即刻升堂，将舵工、朝奉、水手一千人等都叫进二堂，问道：“你们盐船为何不开行？停泊在本县地方上是何缘故？那些抢盐的姓甚名谁？平日认得不认得？”舵工道：“小的们的船，被风扫到岸边，那港里有两百只小船，几百个凶神，硬把小的船上盐包都搬了去了。”知县听了大怒道：“本县法令严明，地方清肃，那里有这等事！分明是你这奴才，揽载了商人的盐斤，在路伙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赌花消，沿途偷卖了，借此为由，希图抵赖。你到了本县案下，还不实说么？”不由分说，撒下一把签来。两边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施翻，二十毛板，打的皮开肉绽。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：“你一定是知情伙赖，快快向我实说！”说着，那手又去摩着签筒。可怜这朝奉是花月丛中长大的，近年有了几茎胡子，主人才差他出来押船，娇皮嫩肉，何曾见过这样官刑！今番见了，屁滚尿流，凭着官叫地说甚么就是甚么，那里还敢顶一句！当下磕头如捣蒜，只求饶命。知县又把水手们嚷骂一番，要将一千人寄监，明日再审。朝奉慌了，急急叫一个水手，托他到汤大爷船上，求他说人情。汤大爷叫臧岐拿了帖子，上来拜上知县，说：“万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，失去的盐斤也还有限。老爷已经责处过管船的，叫他下次小心，宽恕他们罢。”知县听了这话，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爷，说：“晓得，遵命了。”又坐堂，叫齐一千人等在面前，说道：“本该将你们解回江都

县，照数追赔，这是本县开恩，恕你初犯。”扯个淡，一齐赶了出来。朝奉带着舵工到汤少爷船上磕头，谢了说情的恩，捻着鼻子回船去了。

次日，风定开船，又行了几程，大爷、一爷由水登陆。到了镇远府，打发尤胡子先往衙门通报。大爷、二爷随后进署。这日正陪着客，请的就是镇远府太守。这太守姓雷名骥，字康锡，进士出身，年纪六十多岁，是个老科目，大兴县人，由部郎升了出来，在镇远有五六年，苗情最为熟习。雷太守在汤镇台西厅上吃过了饭，拿上茶来吃着。谈到苗子的事，雷太守道：“我们这里生苗、熟苗两种。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，从来也不敢多事，只有生苗容易会闹起来。那大石崖、金狗洞一带的苗子，尤其可恶。前日长官司田德稟了上来说：‘生员冯君瑞，被金狗洞苗子别庄燕捉去，不肯放还。若是要他放还，须送他五百两银子，做身的身价。’大老爷，你议议，这件事该怎么一个办法？”汤镇台道：“冯君瑞是我内地生员，关系朝廷体统，他如何敢拿了去，要起赎身的价银来？目无王法已极！此事并没有第二议，惟有带兵马到他洞里，把逆苗尽行剿灭了，捉回冯君瑞，交与地方官，究出起衅情由，再行治罪。舍此还有别的甚么办法？”雷太守道：“大老爷此议，原是正办。但是何苦为了冯君瑞一个人，兴师动众？愚见，不如檄委田土司，到洞里宣谕苗酋，叫他好好送出冯君瑞，这事也就可以罢了。”汤镇台道：“太老爷，你这话就差了。譬如田土司到洞里去，那逆苗又把他留下，要一千两银子取赎。甚而太老爷亲自去宣谕，他又把太老爷留下，要一万银子取赎，这事将如何办法？况且，朝廷每年费百十万钱粮，养活这些兵丁、将备，所司何事？既然怕兴师动众，不如不养活这些闲人了！”几句就同雷太守说钱了。雷太守道：“也罢，我们将此事叙一个简明的稟

帖，禀明上台，看上台如何批下来，我们遵照办理就是了。”当下，雷太守道了多谢，辞别回署去了。这里放炮封门。汤镇台进来，两个乃郎请安叩见了。臧四也磕了头。问了些家乡的话，各自安息。

过了几日，总督把禀帖批下来：“仰该镇带领兵马，剿灭逆苗，以彰法纪。余如禀，速行缴。”这汤镇台接了批禀，即刻差人，把府里兵房书办叫了来，关在书房里。那书办吓了一跳，不知甚么缘故。到晚，将三更时分，汤镇台到书房里来会那书办，手下人都叫回避了。汤镇台拿出五十两一锭大银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请收下。我约你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买你一个字。”那书办吓的战抖抖的，说道：“大老爷有何吩咐处，只管叫书办怎么样办，书办死也不敢受大老爷的赏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我也不肯连累你。明日上头有行文到府里叫我出兵时，府里知会过来，你只将‘带领兵马’四个字，写作‘多带兵马’。我这元宝送为笔资，并无别件奉托。”书办应允了，收了银子。放了他回去。又过了几天，府里会过来，催汤镇台出兵，那文书上有“多带兵马”字样。那本标三营、分防二协，都受他调遣。各路粮饷俱已齐备。

看看已是除夕。清江、铜仁两协参将、守备禀道：“晦日用兵，兵法所忌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且不要管他。‘运用之妙，在于一心’。苗子们今日过年，正好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”传下号令：遣清江参将带领本协人马，从小石崖穿到鼓楼坡，以断其后路；遣铜仁守备带领本协人马，从石屏山直抵九曲冈，以遏其前锋。汤镇台自领本标人马，在野羊塘忙中军大队。调拨已定，往前进发。汤镇台道：“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，我们若从大路去惊动了，他踞了碉楼，以逸待劳，我们倒难以刻期取胜。”因问臧岐道：“你认得可还有小路穿到他后面？”

臧岐道：“小的认得。从香炉崖扒过山去，走铁溪里抄到后面，可近十八里。只是溪水寒冷，现在有冰，难走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个不妨。”号令中军马兵穿了油靴，步兵穿了鹞子鞋，一齐打从这条路上前进。

且说那苗酋，正在洞里聚集众苗子，男男女女饮酒作乐过年。冯君瑞本是一个奸棍，又得了苗女为妻。翁婿两个，罗列着许多苗婆，穿的花红柳绿，鸣锣击鼓，演唱苗戏。忽然一个小卒飞跑了来，报道：“不好了！大皇帝发兵来剿，已经到了九曲冈了。”那苗酋吓得魂不附体，忙调两百苗兵，带了标枪，前去抵敌。只见又是一个小卒，没命的奔来，报道：“鼓楼坡来了大众的兵马，不计其数。”苗酋同冯君瑞正慌张着急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后边山头上，火把齐明，喊杀连天，从空而下。那苗酋领着苗兵舍命混战，怎当得汤总镇的兵马，长枪大戟，直杀到野羊塘。苗兵死伤过半。苗酋同冯君瑞觅条小路，逃往别的苗洞里去了。那里前军铜仁守备、后军清江参将，绑会合在野羊塘。搜了巢穴，将败残的苗子尽行杀了，苗婆留在军中执炊爨之役。

汤总镇号令三军，就在野羊塘扎下营盘。参将、守备都到帐房里来贺捷。汤总镇道：“二位将军且不要放心。我看贼苗虽败，他已逃往别洞，必然求了救兵，今夜来劫我们的营盘。不可不预为防备。”因问臧岐道：“此处通那一洞最近？”臧岐道：“此处到竖眼洞本足三十里。”汤总镇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向参将、守备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你领了本部人马，伏于石柱桥左右，这是苗贼回去必由之总路。你等他回之时，听炮响为号，伏兵齐起，上前掩杀。”两将听令去了。汤总镇叫把收留的苗婆内中，拣会唱歌的，都梳好了椎髻，穿好了苗锦，赤着脚，到中军帐房里歌舞作乐。却把兵马将士，都埋伏在山坳里。

果然，五更天气，苗酋率领着竖眼洞的苗兵，带了苗刀，拿了标枪，悄悄渡过石柱桥。望见野羊塘中军帐里，灯烛辉煌，正在歌舞，一齐呐声喊，扑进帐房。不想扑了一个空，那些苗婆之外，并不见有一个人。知道是中了计，急急往外跑。那山坳里伏兵齐发，喊声连天。苗酋拼命的领着苗兵投石柱桥来，不防一声炮响，桥下伏兵齐出，几处凑拢，赶杀前来。还亏得苗子的脚底板厚，不怕 岩荆棘，就如惊猿脱兔，漫山越岭的逃散了。

汤总镇得了大胜，检点这三营、两协人马，无大损伤，唱着凯歌，回镇远府。雷太守接着，道了恭喜，问起苗酋别庄燕以及冯君瑞的下落。汤镇台道：“我们连赢了他几仗，他们穷蹙逃命，料想这两个已经自戕沟壑了。”雷太守道：“大势看来，自是如此。但是上头问下来，这一句话却难以登答，明明像个饰词了。”当下汤镇台不能言语。回到衙门，两个少爷接着，请了安。却为这件事，心里十分踌躇，一夜也不曾睡着。次日，将出兵得胜的情节报了上去。总督那里又批下来，同雷太守的所见竟是一样，专问别庄燕、冯君瑞两名要犯，“务须刻期拿获解院，以凭题奏”等语。汤镇台着了慌，一时无法。只见臧岐在旁跪下禀道：“生苗洞里路径小的都认得。求老爷差小的前去，打探得别庄燕现在何处，便好设法擒捉他了。”汤镇台大喜，赏了他五十两银子，叫他前去细细打探。

臧岐领了主命，去了八九日，回来禀道：“小的直去到竖眼洞，探得别庄燕因借兵劫营输了一仗，洞里苗头和他恼了。而今又投到白虫洞那里去。小的又守到那里打探，闻得冯君瑞也在那里，别庄燕只剩了家口十几个人，手下的兵马，全然没有了，又听见他们设了一计，说我们这镇远府里，正月十八日铁溪里的神道出现，满城人家，家家都要关门躲避。他们打算



到这一日，扮做鬼怪，到老爷府里来打劫报仇。老爷须是防范他为妙。”汤镇台听了，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又赏了臧岐羊、酒，叫他歇息去。

果然镇远有个风俗：说正月十八日，铁溪里龙神嫁妹子。那妹子生的丑陋，怕人看见，差了多少的虾兵蟹将，护卫着他嫁。人家都要关了门，不许出来张看。若是偷着张看，被他瞧见了，就有疾风暴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把人民要淹死无数。此风相传已久。

到了十七日，汤镇台将亲随兵丁叫到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们那一个认得冯君瑞？”内中有一个高挑子，出来跪禀道：“小的认得。”汤镇台道：“好。”便叫他穿上一件长白布直裰，戴上一顶纸糊的极高的黑帽子，搽上一脸的石灰，妆做地方鬼模样。又叫家丁妆了一班牛头马面、魔王夜叉，极狰狞的怪物。吩咐高挑子道：“你明日看见冯君瑞，即便捉住。重重有赏！”布置停当，传令管北门的，天未明就开了城门。那别庄燕同冯君瑞假扮做一班赛会的，各把短刀藏在身边，半夜来到北门。看见城门已开，即奔到总兵衙门马号的墙外。十几个人各将兵器拿在手里扒过墙来，望里边，月色微明，照着一个大空院子。正不知从那里进去，忽然见墙头上伏着一个怪物，手里拿着一个糖锣子，当当的敲了两下，那一堵墙就像地动一般，滑喇的凭空倒了下来。几十条火把齐明，跳出几十个恶鬼，手执钢叉、留客住一拥上前。这别庄燕同冯君瑞着了这一吓，两只脚好像被钉钉住了的。地方鬼走上前，一钩镰枪勾住冯君瑞，喊道：“拿住冯君瑞了！”众人一齐下手，把十几个人都拿了，一个也不曾溜脱。拿到二堂，汤镇台点了数，次日解到府里。

雷太守听见拿了贼头和冯君瑞，亦甚是欢喜，即请出王命、尚方剑，将别庄燕同冯君瑞枭首示众，其余苗子都杀了，具了

本，奏进京去。奉上谕：

“汤奏办理金狗洞匪苗一案，率意轻进，糜费钱粮，着降三级调用，以为好事贪功者戒。钦此。”

汤镇台接着抄报看过，叹了一口气。部文到了，新官到任。送了印，同两位公子商议，收拾打点回家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将军已去，怅大树之飘零；名士高谈，谋先人之窀穸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四回

###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

话说汤镇台同两位公子商议，收拾回家。雷太守送了代席四两银子，叫汤衙庖人备了酒席，请汤镇台到自己衙署饯行。起程之日，阖城官员都来送行。从水路过常德，渡洞庭湖，由长江一路回仪征。在路无事，问问两公子平日的学业，看看江上的风景。不到二十天，已到了纱帽洲，打发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。六老爷知道了，一直迎到黄泥滩，见面请了安。弟兄也相见了，说说家乡的事。汤镇台见他油嘴油舌，恼了，道：“我出门三十多年，你长成人了，怎么学出这般一个下流气质！”后来见他开口就说是“稟老爷”，汤镇台怒道：“你这下流！胡说！我是你叔父，你怎么叔父不叫，称呼‘老爷’？”讲到两个公子身上，他又叫“大爷”、“二爷”，汤镇台大怒道：“你这匪类！更该死了！你的两个兄弟，你不教训照顾他，怎么叫‘大爷’、‘二爷’！”把六老爷骂的垂头丧气。一路到了家里。汤镇台拜过了祖宗，安顿了行李。他那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，已是告老在家里。老弟兄相见，彼此欢喜，一连吃了几天的酒。汤镇台也不到城里去，也不会官府，只在临河上构了几间别墅，左琴右书，在里面读书教子。

过了三四个月，看见公子们做的会文，心里不大欢喜。说道：“这个文章，如何得中！如今趁我来家，须要请个先生来

教训他们才好。”每日踌躇这一件事。

那一日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扬州萧二相公来拜。”汤道：“这是我萧世兄。我会着还认他不得哩。”连忙教来。萧柏泉进来见礼。镇台见他美如冠玉，衣冠儒雅，和他行礼奉坐。萧柏泉道：“世叔恭喜回府，小侄就该来请安。因这些时，南京翰林侍讲高老先生告假回家，在扬州过，小侄陪了他几时，所以来迟。”汤镇台道：“世兄恭喜入过学了？”萧柏泉道：“蒙前任大宗师考补博士弟子员。这领青衿不为希罕，却喜小侄的文章，前三天满城都传遍了。果然蒙大宗师赏鉴，可见甄拔的不差。”汤镇台见他说话伶俐，便留他在书房里吃饭，叫两个公子陪他。

到下午，镇台自己出来说，要请一位先生，替两个公子讲举业。萧柏泉道：“小侄近来有个看会文的先生，是五河县人，姓余名特，字有达，是一位明经先生，举业其实好的。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，他不甚得意。世叔若要请先生，只有这个先生好。世叔写一聘书，着一位世兄同小侄去会过余先生，就可以同来。每年馆谷也不过五六十金。”汤镇台听罢大喜，留萧柏泉住了两夜。写了聘书，即命大公子叫了一个草上飞，同萧柏泉到扬州去，往河下卖盐的吴家拜余先生。古萧柏泉叫他写个晚生帖子，将来进馆，再换门生帖。大爷说：“半师半友，只好写个‘同学晚弟’。”萧柏泉拗不过，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里。门上传进帖去，请到书房里坐。只见那余先生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脚下朱履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近视眼，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，出来同二人作揖坐下。余有达道：“柏泉兄，前日往仪征去，几时回来的？”萧柏泉道：“便是到仪征去看敝世叔汤大人，留住了几天。这位就是汤世兄。”因在袖里拿出汤大爷的名帖递过来。余先生接着看了，放在桌上，

说道：“这个怎么敢当？”萧柏泉就把要请他做先生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特来奉拜。如蒙台允，即送书金过来。”余有达笑道：“老先生大位，公子高才，我老拙无能，岂堪为一日之长！容斟酌再来奉复罢。”两人辞别去了。

次日，余有达到萧家来回拜，说道：“柏泉兄，昨日的事不能遵命。”萧柏泉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余有达笑道：“他既然要拜我为师，怎么写‘晚弟’的帖于拜我？可见就非求教之诚。这也罢了。小弟因有一个故人，在无为州做刺史，前日有书来约我，我要到那里走走。他若帮衬我些须，强如坐一年馆。我也就在这数日内，要辞别了东家去。汤府这一席，柏泉兄竟转荐了别人罢。”萧柏泉不能相强，回复了汤大爷，另请别人去了。

不多几日，余有达果然辞了主人，收拾行李回五河。他家就在余家巷。进了家门，他同胞的兄弟出来接着。他这兄弟名持，字有重，也是五河县的饱学秀才。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，中了几个进士，选了两个翰林。五河县人眼界小，便阖县人同去奉承他。又有一家徽州人，姓方，在五河开典当行盐，就冒了籍，要同本地人作姻亲。初时，这余家巷的余家，还和一个老乡绅的虞家，是世世为婚姻的。这两家不肯同方家做亲。后来，这两家出了几个没廉耻的不才的人，贪图方家赔赠，娶了他家女儿，彼此做起亲来。后来做的多了，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，反说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，求着他做亲。所以，这两家不屈祖宗脸面的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呆子，那呆子有八个字的行为：非方不亲，非彭不友；一种是乖子，那乖也有八个字的行为：非方不心，非彭不口。这话是说那些呆而无耻的人，假使五河县没有一个冒籍姓方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亲；没有个中进士姓彭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友。这样的人，自己觉

得势利透了心，其实呆串了皮。那些奸滑的，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，方家又不同他做，他却不肯说出来，只是嘴里扯谎吓人，说：“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师。彭三先生把我邀在书房里，说了半天的知心话。”又说：“彭四先生在京里带书子来给我。”人听见他这些话，也就常时请他来吃杯酒，要他在席上说这些话，吓同席吃酒的人。其风俗恶赖如此。

这余有达、余有重弟兄两个，守着祖宗的家训，闭户读书，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。余大先生各府、州、县作游，相与的州、县官也不少，但到本县来，总不敢说。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，总说但凡是个举人、进士，就和知州、知县是一个人，不管甚么情，都可以进去说，知州、知县就不能不依。假使有人说县官，或者敬那个人的品行，或者说那人是个名士，要来相与他，就一县人嘴都笑歪了。就像不曾中过举的人，要想拿帖子去拜知县，知县就可以叉着脖子叉出来。总是这般见识。余家弟兄两个，品行、文章是从古没有的。因他家不见本县知县来拜，又同方家不是亲，又同彭家不是友，所以亲友们虽不敢轻他，却也不知道敬重他。

那日，余有重接着哥哥进来，拜见了，备酒替哥哥接风，细说一年有余的话。吃过了酒，余大先生也不往房里去，在书房里老弟兄两个一床睡了。夜里，大先生向二先生说，要到无为州看朋友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哥还在家里住些时。我要到府里科考，等我考了回来，哥哥再去罢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这扬州的馆金已是用完了，要赶着到无为州去。弄几两银子回来过长夏。你科考去不妨，家里有你嫂子和弟媳当着家。我弟兄两个原是关着门过日子，要我在家的？”二先生道：“哥这番去，若是多抽丰得几十两银子，回来把父亲、母亲葬了。灵柩在家里这十几年，我们在家都不安。”大先生道：

“我也是这般想，回来就要做这件事。”又过了几日，大先生往无为州去了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宗师牌到，按临凤阳。余二先生便束装往凤阳，租个下处住下。这时是四月初八日。初九宗师行香，初十日挂牌收词状，十一日挂牌，考凤阳八属儒学生员，十五日发出生员复试案来，每学取三名复试。余二先生取在里面。十六日进去复了试。十七日发出案来，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。在凤阳，一直住到二十四，送了起身，方才回五河去了。

大先生来到无为州。那州尊着实念旧，留着住了几日。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到任未久，不能多送你些银子。而今件事，你说一个情罢。我准了你的，这人家，可以出得两银子，有三个人分，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权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、老伯母的大事。我将来再为。”余大先生欢喜，谢了州尊，出去会了那人。那人姓风名影，是一件人命牵连的事。余大先生替他说过的，州尊准了。出来兑了银子，辞别知州，收拾行李回家。

因走南京过，想起：“天长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桥河，是我表弟，何不顺便去看看他？”便进城来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来接着，一见表兄，心里欢喜。行礼坐下，说几年阔别的话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些上好的，可惜弃了！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，而今卖文为活，怎么弄的惯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而今在这里有山川、朋友之乐，倒也住惯了。不瞒表兄说，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。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，布衣蔬食，心里淡然。那从前的事，也追悔了。”说罢，奉茶与表兄吃。吃过，杜少卿自己走进和娘子商量，要办酒替表兄接风。此时杜少卿穷了，办不起，思量方要拿东西去当。这日是五月初三，却好庄濯江了一担礼来，与少卿过节。小厮跟了礼，拿着拜匣，



一同走了进来。那礼是一尾鲥鱼、两只烧鸭、一百个粽子、二斤洋糖；拜匣里四两银子。杜少卿写回帖叫了多谢，收了。那小厮去了。杜少卿和娘子说：“这主人做得成了。”当下了又添了几样，娘子亲自整治酒看。迟衡山、武正字住的近，杜少卿写说帖，请这两人来陪表兄。二位来到，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话，在河房里一同吃酒。

吃酒中间，余大先生说起要寻地葬父母的话。迟衡山道：“先生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得安先人，足矣！那些发富发贵的话，都听不得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正是。敝邑最重这一件事。人家因寻地艰难，每每耽误着先人不能就葬。小弟却不曾究心于此道。请问二位先生：这郭璞之说，是怎么个源流？”迟衡山叹道：“自冢人墓地之官不设，族葬之法不行，士君子惑于龙穴、沙水之说，自心里要想发达，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。”余大先生惊道：“怎生便是大逆不道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有一首诗，念与先生听：‘气散风冲那可居，先生埋骨理何如？日中尚未逃兵解，世上人犹信《葬书》！’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诗。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璞之说，动辄便说：‘这地可发鼎甲，可出状元。’请教先生，状元官号始于唐朝，郭璞晋人，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，就先立一法，说是个甚么样的地，就出这一件东西？这可笑的紧！若说古人封拜，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，试问推阴葬母，行营高敞地，而淮阴王侯之贵，不免三族之诛，这地是凶是吉？更可笑这些俗人说，本朝孝陵，乃青田先生所择之地。青田命世大贤，敷布兵、农、礼、乐，日不暇给，何得有闲工夫做到这一件事？洪武即位之时，万年吉地，自有术士办理，与青田甚么相干？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先生，你这一番议论，真可谓之发蒙振聩。”

武正字道：“衡山先生之言一丝不错。前年我这城中有一

件奇事，说与诸位先生听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愿闻，愿闻。”武正字道：“便是我这里下浮桥地方，施家巷里施御史家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施御史家的事，我也略闻，不知其详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施御史昆玉二位。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，他不曾中，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，只发大房，不发二房，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，终日商议迁坟。施御史道：‘已葬久了，恐怕迁不得。’哭着下拜求他。他断然要那风水又拿话吓他，说：‘若是不迁，二房不但不做官，还要瞎眼。’他越发慌了，托这风水到处寻地。家里养着一个风水，外面又相与了多少风水。这风水寻着一个地，叫那些风水来复。那晓得风水的讲究，叫做父做子笑，子做父笑，再没有一个相同的。但寻着一块地，就被人复了说：‘用不得’。家里住的风水急了，又献了一块地。便在那新地左边买通了一个亲戚来说，夜里梦见老太太凤冠霞帔，指着这地与他看，要葬在这里。因这一块地是老太太自己寻的，所以别的风水才复不掉，便把母亲硬迁来葬。到迁坟的那日，施御史弟兄两位跪在那里。才掘开坟看见了棺木，坟里便是一股热气直冲出来，冲到二先生眼上，登时就把两只眼瞎了。二先生越发信这风水竟是个现在的活神仙，能知过去、未来之事，后来重谢了他好几百两银。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们那边也极喜讲究的迁葬。少卿，这事行得行不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还有一句直捷的话：这事朝廷该立一个法子。但凡人家要迁葬，叫他到有司衙门递纸，风水具了甘结：棺材上有几尺水、几斗几升蚁。等开了，说得不错就罢了；如说有水、有蚁，挖开了不是，即于挖的时候，带一个刽子手，一刀把这奴才的狗头斫下来。那要迁坟的，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，立刻凌迟处死。此风或可少息了。”余有达、迟衡山、武正字三人一齐拍手道：“说的畅快！说的畅快！拿

大杯来吃酒 ！”

又吃了一会，余大先生谈到汤家请他做馆的一段话，说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武夫可见不过如此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武夫中竟有雅不过的！”因把萧云仙的事细细说了。对杜少卿道：“少卿先生，你把那卷子，拿出来与余先生看。”杜取了出来。余大先生打开，看了图和虞博士几个人的诗。看毕乘着酒兴，依韵各和了一首，三人极口称赞，当下吃了半夜酒。

一连住了三日。那日有一个五河乡里卖鸭的人，拿了一封家信来，说是余二老爹带与余大老爹的。余大先生拆开一看，面如土色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弟兄相助，真耽式好之情；朋友交推，又见同声之谊。毕竟书子里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輿回家葬亲

话说余大先生把这家书拿来递与杜少卿看，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说：

“时下有一件事在这里办着，大哥千万不可来家。我听见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，最好放心住着。等我把这件事料理清楚了来接大哥，那时大哥再回来。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这毕竟是件甚么事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二表兄既不肯说，表兄此时也没处去问，且在我这里住着，自然知道。”余大先生写了一封回书说：“到底是件甚么事？兄弟可作速细细写来与我，我不着急就是了。若不肯给我知道，我倒反焦心。”那人拿着回书回五河，送书子与二爷。二爷正在那里和县里差人说话，接了回书，打发乡里人去了。向那差人道：“他那里来文说是要提要犯余持。我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我为甚么去？”差人道：“你到过不曾到过，那个看见？我们办公事，只晓得照票子寻人。我们衙门里拿到了强盗、贼，穿着檀木靴还不肯招哩！那个肯说真话！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到县里。在堂上见了知县，跪着禀道：“生员在家，并不曾到过无为州，太父师这所准的事，生员真个一毫不解。”知县

道：“你曾到过不曾到过，本县也不得知。现今无为州有关提在此，你说不曾到过，你且拿去自己看！”随在公案上，将一张朱印墨标的关文，叫值堂吏递下来看。余持接过一看，只见上写的是：“无为州承审被参知州赃案里，有贡生余持过赃一款，是五河县人。”

余持看了道：“生员的话，太父师可以明白了。这关文上，要的是贡生余持，生员离出贡，还少十多年哩。”说罢，递上关文来，回身便要走了去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不必大忙。你才所说，却也明白。”随又叫礼房问：“县里可另有个余持贡生？”礼房值日书办禀道：“他余家就有贡生，却没有个余持。”余持又禀道：“可见这关文是个捕风捉影的了。”起身又要走了去。知县道：“余生员，你且下去，把这些情由，具一张清白呈子来。我这里替你回复去。”余持应了下来。出衙门，同差人坐在一个茶馆里，吃了一壶茶，起身又要走。差人扯住道：“余二相，你往那里走？大清早上，水米不沾牙，从你家走到这里，就是办皇差，也不能这般寡刺！难道此时，又同了你去不成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你家老爷叫我出去写呈子。”差人道：“你才在堂上说，你是生员。做生员的，一年帮人写到头，倒是自己的要去寻别人？对门这茶馆后头，就是你们生员们写状子的行家，你要写就进去写。”余二先生没法，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馆后面去。差人望着里边一人道：“这余二相，要写个诉呈，你替他写完。他自己做稿子，你替他誊真，用个戳子。他不给你钱，少不得也是我当灾！昨日那件事，关在饭店里，我去一头来。”

余二先生和代书拱一拱手。只见桌旁板凳上，坐着一人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破直裰，脚底下一双打板唱曲子的鞋，认得是县里吃荤饭的朋友唐三痰。唐三痰看见余二先生进来，道：“

余二哥你来了，请坐！”余二先生坐下道：“唐三哥，你来之早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不算早了。我绝早同方六房里六老爷吃了面，送六老爷出了城去，才在这里来。你这个事我知道。”因扯在旁边去，悄悄说道：“二先生，你这件事，虽非软件，将来少不得打到软件里去。你令兄现在南京，谁人不知道？自古‘地头文书铁箍桶’，总以当事为主。当事是彭府上说了就点到奉行的。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爷去商议。他家一门都是龙睁虎眼的脚色，只有三老还是个盛德人。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，他也还未必计较你平日不曾在他分上周旋处。他是大福大量的人，你可以放心去。不然我就同你去。论起理来，这几位乡先生，你们平日原该联络，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处，及到弄出事来，却又没有个靠傍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极蒙关切。但方才县尊，已面许我回文，我且递上呈子去，等他替我回了文去，再为斟酌。”唐三痰道：“也罢，我看着你写呈子。”当下，写了呈子，拿进县里去。知县叫书办据他呈子，备文书回无为州。书办来要了许多纸笔钱去，是不消说。

过了半个月，文书回头来，上写的清白。写着：

“要犯余持，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，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。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，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人？事关案件，人命重情，烦贵县查照来文事理，星即差押该犯赴州，以凭审结。速望！望速！”

知县接了关文，又传余二先生来问。余二先生道：“这更

有的分辨了。生员再细细具呈上来，只求太父师做主。”说罢下来，到家做呈子。他妻舅赵麟书说道：“姐夫，这事不是这样说了。分明是大爷做的事。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书来，姐夫为甚么自己缠在身上？不如老老实实具个呈子，说大爷现在南京，叫他行文到南京去关。姐夫落得干净无事。我这里‘娃子不哭奶不胀’，为甚么把别人家的棺材，拉在自己门口哭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老舅，我弟兄们的事，我自有主意。你不要替我焦心。”赵麟书道：“不是我也不说。你家大爷平日性情不好，得罪的人多。就如仁昌典方三房里、仁大典方六房里，都是我们五门四关厢里铮铮响的乡绅，县里王公同他们是一个，你大爷偏要拿话得罪他。就是这两天，方二爷同彭乡绅家五房里做了亲家。五爷是新科进士。我听见说，就是王公做媒，择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允。他们席间一定讲到这事，彭老五也不要明说出你令兄不好，只消微露其意，王公就明白了。那时王公作恶起来，反说姐夫你藏匿着哥，就耽不住了！还是依着我的话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我且再递一线呈子。若那里催的紧，再说出来也不迟。”赵麟书道：“再不，你去托托彭老五罢。”余二先生笑道：“也且慢些。”赵麟书见说他不信，就回去了。

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县里。县里据他的呈子回文道：

“案据贵州移关：‘要犯余持，系五河贡生，身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年约五十多岁。的于四月初八日，在无为州城隍庙寓所会风影会话，私和人命。随于十一日进州衙关说。续于十六日州审录供之后，风影备有酒席，送至城隍庙。风影共出赃银四百两，三人均分，余持得赃一百三十三两有零。二十八日在州衙辞行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。赃证确据，何得讳称并无其



人？事关宪件，人命重情……'等因到县。

准此，本县随即拘传本生到案。据供：生员余持，身中，面麻，微须，年四十四岁，系廪膳生员，未曾出贡。本年四月初八日，学宪按临凤阳，初九月行香，初十日悬牌。十一日科试八学生员。该生余持进院赴考，十五日复试案发取录。余持次日进院复试，考居一等第二名。至二十四日送学宪起马，回籍肄业。安能一身在凤阳科试，又一身在无为州诈赃？本县取具口供，随取本学册结对验，该生委系在凤阳科试，未曾到无为诈赃，不便解送。恐系外乡光棍，顶名冒姓，理合据实回明，另缉审结云云。”

这文书回了去，那里再不来提了。余二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写信约哥回来。大先生回来，细细问了这些事，说：“全费了兄弟的心！”使问：“衙门使费，一总用了多少银子？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个话哥还问他怎的？哥带来的银子，料理下葬为是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弟兄二人商议，要去拜风水张云峰。恰好一个本家来请吃酒，两人拜了张云峰，便到那里赴席去。那里请的没有外人，就是请的他两个嫡堂兄弟，一个叫余敷，一个叫余殷。两人见大哥、二哥来，慌忙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了些外路的事。余敷道：“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。”主人坐在底下道：“还不曾来哩。阴阳生才拿过帖子去。”余殷道：“彭老四点了主考了。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，他一句话回的不好，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。”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他也没有甚么话说的不好。就是说的了好了，皇上离着他也远，怎能自己拍他一下？”余殷红着脸道：“然而不然。他而今官大了，是翰林院大学士，又带着左春坊，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阁子里议

事。他回的话不好，朝廷怎的不拍他，难道怕得罪他么？”主人坐在底下道：“大哥前日在南京来，听见说应天府尹进京了？”余大先生还不曾答应。余敷道：“这个事，也是彭老四奏的。朝廷那一天问：“应天府可该换人？”彭老四要荐他的同年汤奏，就说‘该换’。他又不肯得罪府尹，唧唧的写个书子带来，叫府尹自己请陛见，所以进京去了。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大僚更换的事，翰林院衙门是不管的。这话恐未必确。”余殷道：“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，席上亲口说的，怎的不确？”说罢，摆上酒来。九个盘子：一盘青菜花炒肉、一盘煎鲫鱼、一盘片粉拌鸡、一盘摊蛋、一盘葱炒虾、一盘瓜子、一盘人参果、一盘石榴米、一盘豆腐干。烫上滚热的封缸酒来。吃了一会，主人走进来，拿出一个红布口袋，盛着几块土，红头绳子拴着，向余敷、余殷道：“今日请两位贤弟来，就是要看看这山上土色，不知可用得？”余二先生道：“山上是几时破土的？”主人道：“是前日。”余敷正要打开拿出土来看，余殷夺过来道：“等我看。”劈手就夺过来，拿出一块土来，放在面前，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，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，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，送在嘴里，歪着嘴乱嚼。嚼了半天，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，说道：“四哥，你看这土好不好？”余敷把土接在手里，拿着在灯底下，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，翻过来又把反面看了一会，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，闭着嘴闭着眼，慢慢的嚼。嚼了半日睁开眼，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，尽着闻。又闻了半天说道：“这土果然不好。”主人慌了道：“这地可葬得！”余殷道：“这地葬不得！葬了你家就要穷了！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不在家这十几年，不想二位贤弟，就这般精于地理。”余敷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经过我愚弟兄两个看的地，一毫也没得辨驳的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方才这土，是那

山上的？”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：“便是贤弟家四叔的坟，商议要迁葬。”余大先生屈指道：“四叔葬过已经二十多年，家里也还平安，可以不必迁罢。”余殷道：“大哥，这是那里来的话！他那坟里一汪的水，一包的蚂蚁，做儿子的人，把个父亲放在水窝里、蚂蚁窝里，不迁起来，还成个人！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如今寻的新地在那里？”余殷道：“昨日这地，不是我们寻的。我们替寻的一块地，在三尖峰。我把这形势说给大哥看。”因把这桌子的盘子撤去两个，拿指头着封缸酒，在桌上画个圈子，指着道：“大哥你看，这是三尖峰。那边来路远哩！从浦口山上发脉，一个墩，一个炮；一个墩，一个炮；一个墩，一个炮。弯弯曲曲，骨里骨碌，一路接着滚了来。滚到县里周家冈，龙身跌落过峡，又是一个墩，一个炮，骨骨碌碌几十个炮赶了来，结成一个穴情。这穴情叫做‘荷花出水’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捧上五碗面。主人请诸位用了醋，把这青菜炒肉，夹了许多堆在面碗头上，众人举起箸来吃。余殷吃的差不多，拣了两根面条，在桌上弯弯曲曲做了一个来龙，睁着眼道：“我这地要出个状元。葬下去，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，就把我的两只眼睛剜掉了！”主人道：“那地葬下去，自然要发。”余殷道：“怎的不发？就要发！并不等三年五年！”余殷道：“偎着就要发！你葬下去，才知道好哩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前日我在南京，听见几位朋友说，葬地只要父母安，那子孙发达的话也是渺茫。”余殷道：“然而不然。父母果然安，子孙怎的不发？”余殷道：“然而不然。彭府上那一座坟，一个龙爪子，恰好落在他太爷左膀子上，所以前日彭老四，就有这一拍。难道不是一个龙爪子？大哥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同你到他坟上去看，你才知道。”又吃了几杯，一齐起身道了扰。小厮

打着灯笼送进余家巷去，各自归家歇息。

次日，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议道：“昨日那两个兄弟说的话，怎样一个道理？”二先生道：“他们也只说的好听，究竟是无师之学。我们还是请张云峰商议为是。”大先生道：“这最有理。”次日，弟兄两个备了饭，请张云峰来。张云峰道：“我往常时，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，二位先生因太老爷的大事托了我，怎不尽心？”大先生道：“我弟兄是寒士，蒙云峰先生厚爱，凡事不恭，但望恕罪。”二先生道：“我们只要把父母大事，做了归着，而今拜托云翁，并不必讲发富发贵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我们愚弟兄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张云峰一一领命。

过了几日，寻了一块地，就在祖坟旁边。余大先生、余二先生同张云峰到山里去，亲自复了这地，托祖坟上山主，用二十两银子买了。托张云峰择日子。日子还不曾择来，那日闲着无事，大先生买了二斤酒，办了六七个盘子，打算老弟兄两个自己谈谈。到了下晚时候，大街上虞四公子写个说帖来，写道：

“今晚薄治园蔬，请二位表兄到荒斋一叙，勿却

是荷。虞梁顿首。”

余大先生看了，向那小厮道：“我知道了。拜上你家老爷，我们就来。”打发出门。随即一个苏州人，在这里开糟坊的，打发人来请他弟兄两个到糟坊里去洗澡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这凌朋友家请我们，又想是有酒吃。我们而今扰了凌风家，再到虞表弟家去。”

弟兄两个相携着来到凌家，一进了门，听得里面一片声吵嚷。却是凌家因在客边雇了两个乡里大脚婆娘，主子都同他偷上了。五河的风俗是：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。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，大家说起这件事，都要笑的眼睛没缝，

欣欣得意，不以为羞耻的。凌家这两个婆娘，彼此疑惑。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钱，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钱，争风吃醋打吵起来。又大家搬榷头，说偷着店里的店官，店官也跟在里头打吵。把厨房里的碗儿、盏儿、碟儿打的粉碎，又伸开了大脚，把洗澡的盆、桶都翻了。余家两位先生酒也吃不成，澡也洗不成，倒反扯劝了半日。辞了主人出来。主人不好意思，千告罪，万告罪，说改日再请。

两位先生走出凌家门，便到虞家。虞家酒席已散，大门关了。余大先生笑道：“二弟，我们仍旧回家吃自己的酒。”二先生笑着，同哥到了家里，叫拿出酒来吃。不想那二斤酒和六个盘子，已是娘娘们吃了，只剩了个空壶、空盘子在那里。大先生道：“今日有三处酒吃，一处也吃不成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弟兄两个，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饭，吃了几杯茶，彼此进房歇息。

睡到四更时分，门外一片声大喊，两弟兄一齐惊觉。看见窗外通红，知道是对门失火。慌忙披了衣裳出来，叫齐了邻居，把父母灵柩搬到街上。那火烧了两间房子，到天亮就救息了。灵柩在街上。五河风俗，说灵柩抬出门再要抬进来，就要穷人家。所以众亲友来看，都说乘此抬到山里，择个日子葬罢。大先生向二先生道：“我两人葬父母，自然该正正经经的告了庙，备祭辞灵，遍请亲友会葬，岂可如此草率。依我的意思，仍旧将灵柩请进中堂择日出殡。”二先生道：“这何消说，如果要穷死，尽是我弟兄两个当灾。”当下众人劝着总不听。唤齐了人，将灵柩请进中堂。候张云峰择了日子，出殡归葬，甚是尽礼。

那日，阖县送殡有许多的人，天长杜家也来了几个人。自此，传遍了五门四关厢一个大新闻，说：“余家兄弟两个越发

呆串了皮了，做出这样倒运的事！”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尘恶俗之中，亦藏俊彦；数米量柴之外，别有经纶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

###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

话说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后，和二先生商议，要到南京去谢谢杜少卿，又因银子用完了，顺便就可以寻馆。收拾行李，别了二先生，过江到杜少卿河房里。杜少卿问了这场官事，余大先生细细说了。杜少卿不胜叹息。

正在河房里闲话，外面传进来：“有仪征汤大老爷来拜！”余大先生问是那一位，杜少卿道：“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。不妨就会他一会。”正说着，汤镇台进来，叙礼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少卿先生，前在虞老先生斋中得接光仪，不觉鄙吝顿消。随即登堂，不得相值，又悬我一日之思。此位老先生尊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便是家表兄余有达，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。”镇台大喜道：“今日无意中，又晤一位高贤，真为幸事！”从新作揖坐下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先生功在社稷，今日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功，真古名将风度！”汤镇台道：“这是事势相逼，不得不尔。至今想来，究竟还是意气用事，并不曾报效得朝廷，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，却也悔之不及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这个，朝野自有定论。老先生也不必过谦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老伯此番来京贵干？现寓何处？”汤镇台道：“家居无事，偶尔来京，借此会会诸位高贤。敝寓在承恩寺。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庄征君贤竹林。”吃过茶辞别出来，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



上轿。余大先生暂寓杜少卿河房。

这汤镇台到国子监拜虞博士，那里留下帖，回了不在署。随往北门桥拜庄濯江，里面见了帖子，忙叫请会。这汤镇台下轿进到厅事，主人出来，叙礼坐下，道了几句彼此仰慕的话。汤镇台提起要任后湖拜庄征君。庄濯江道：“家叔此刻恰好在舍，何不竟请一会？”汤镇台道：“这便好的极了！”庄濯江吩咐家人请出庄征君来，同汤镇台拜见过，叙坐。又吃了一遍茶，庄征君道：“老先生此来，恰好虞老先生尚未荣行，又重九相近，我们何不相约，作一个登高会？就此便奉饯虞老先生，又可畅聚一日。”庄濯江道：“甚好。订期便在舍间相聚便了。”汤镇台坐了一会，起身去了，说道：“数日内登高会再接教，可以为尽日之谈。”说罢，二位送了出来。汤镇台又去拜了迟衡山、武正字。庄家随即着家人送了五两银子到汤镇台寓所代席。

过了三日，管家持帖邀客，请各位早到。庄濯江在家等候，庄征君已先在那里。少刻，迟衡山、武正字、杜少卿都到了。庄濯江收拾了一个大敞榭，四面都插了菊花。此时正是九月初五，天气亢爽。各人都穿着衿衣，啜茗闲谈。又谈了一会，汤镇台、萧守府、虞博士都到了。众人迎请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我们俱系天涯海角之人，今幸得贤主人相邀一聚，也是三生之缘。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！此聚之后，不知快晤又在何时？”庄濯江道：“各位老先生当今山斗，今日惠顾茅斋，想五百里内贤人聚矣！”

坐定，家人捧上茶来。揭开来，似白水一般，香气芬馥，银针都浮在水面，吃过，又换了一巡真“天都”，虽是隔年陈的，那香气尤烈。虞博士吃着茶，笑说道：“二位老先生当年在军中，想不见此物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岂但军中，小弟在青枫

城六年，得饮白水，已为厚幸，只觉强于马溺多矣！”汤镇台道：“果然青枫水草可支数年。”庄征君道：“萧老先生博雅，真不数北魏崔浩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前代后代，亦时有变迁的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，将帅亦须用读书人。若非萧老先生有识，安能立此大功？”武正字道：“我最可笑的，边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，部里书办核算时偏生知道。这不知是司官的学问，还是书办的学问？若说是司官的学问，怪不的朝廷重文轻武。若说是书办的考核，可见这大部的则例，是移动不得的了。”说罢，一齐大笑起来。

戏子吹打已毕，奉席让坐。戏子上来参堂。庄非熊起身道：“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，晚生把梨园榜上有名的十九名，都传了来，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赏他一出戏。”虞博士问：“怎么叫做‘梨园榜’？”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这件风流事迹了一遍，众人又大笑。汤镇台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铨选部郎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慎卿先生此一番评鹭，可云至公至明。只怕立朝之后，做主考房官，又要目迷五色，奈何？”众人又笑了。当日，吃了一天酒。做完了戏，到黄昏时分，众人散了。庄濯江寻妙手丹青，画了一幅《登高送别图》。在会诸人，都做了诗。又各家移樽到博士斋中饯别。

南京饯别虞博士的，也不下千余家。虞博士应酬烦了，凡要到船中送别的，都辞了不劳。那日，叫了一只小船在水西门起行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。杜少卿拜别道：“老叔已去，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！”虞博士也不胜凄然，邀到船里坐下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我不瞒你说，我本赤贫之士，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，每年积几两俸金，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。我此番去，或是部郎，或是州县，我多则做三年，少则做两年，再积些俸银，添得二十担米，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，不得饿死就罢

了。子孙们的事，我也不去管他。现今小儿读书之余，我教他学个医，可以糊口。我要做这官怎的？你在南京，我时常寄书子来问候你。”说罢和杜少卿洒泪分手。杜少卿上了岸，看着虞博士的船开了去，望不见了方才回来。余大先生在河房里，杜少卿把方才这些话告诉他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难进易退，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。我们他日出身，皆当以此公为法。”彼此叹赏了一回。当晚，余二先生有家书来约大先生回去，说：“表弟虞华轩家请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请大哥到家教儿子。目今就要进馆，请作速回去！”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说了，辞别要去。次日束装渡江，杜少卿送过，自回家去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着，拿帖子与乃兄看，上写：

“愚表弟虞梁，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。

每年修金四十两，节礼在外。此订。”

大先生看了。次日去回拜。虞华轩迎了出来，心里欢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厮拿上茶来吃着。虞华轩道：“小儿蠢夯，自幼失学。前数年，愚弟就想请表兄教他，因表兄出游在外。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儿有幸了。举人、进士，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，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。将来小儿在表兄门下，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，这就受益的多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愚兄老拙株守，两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气味还投合的来。老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一般，我怎不尽心教导！若说中举人、进士，我这不曾中过的人，或者不在行。至于品行、文章，令郎自有家传，愚兄也只是行所无事。”说罢，彼此笑了。择了个吉日，请先生到馆。余大先生绝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来拜见，甚是聪俊。拜过，虞华轩送至馆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师位。

虞华轩辞别，到那边书房里去坐。才坐下，门上人同了一个客进来。这客是唐三痰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，是前科中的文

举人，却与虞华轩是同案进的学。这日，因他家先生开馆，就踱了来要陪先生。虞华轩留他坐下吃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“今日恭喜令郎开馆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这些杂学，荒了正务。论余大先生的举业，虽不是时下的恶习，他要学国初帖括的排场，却也不是中和之业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小儿也还早哩。如今请余大表兄，不过叫学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。”

又坐了一会，唐二棒椎道：“老华，我正有一件事，要来请教你这通古学的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通甚么古学！你拿这话来笑我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不是笑话，真要请教你。就是我前科侥幸。我有一个嫡侄，他在凤阳府里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，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门。他自从中了，不曾到县里来，而今来祭祖。他昨日来拜我，是‘门年愚侄’的帖子。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该用个‘门年愚叔’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难道不曾听见？我舍侄同我同榜同门，是出在一个房师房里中的了。他写‘门年愚侄’的帖拜我，我可该照样还他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难道不晓得同着一个房师叫做同门！但你方才说的‘门年愚侄’四个字，是鬼话是梦话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怎的是梦话？”虞华轩仰天大笑道：“从古至今，也没有这样奇事。”唐二棒椎变着脸道：“老华，你莫怪我说。你虽世家大族，你家发过的老先生们，离的远了，你又不曾中过。这些官场上来往的仪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。我舍侄他在京里，不知见过多少大老。他这帖子的样式，必有个来历，难道是混写的？”虞华轩道：“你长兄既说是该这样写，就这样写罢了，何必问我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不晓得，等余大先生出来吃饭，我问他。”

正说着，小厮来说：“姚五爷进来了。”两个人同站起来。

姚五爷进来，作揖坐下。虞华轩道：“五表兄，你昨日吃过饭，怎便去了？晚里还有个便酒等着，你也不来。”唐二棒推道：“姚老五，昨日在这里吃中饭的么？我昨日午后遇着你，你现说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饭出来。怎的这样扯谎？”

小厮摆了饭，请余大先生来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对面，姚五爷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吃过饭，虞华轩笑把方才写帖子话说与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气得两脸紫涨，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，说道：“这话是那个说的？请问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紧，是科名要紧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自然是祖父要紧了，这也何消说得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既知是祖父要紧，如何才中了个举人，便丢了天属之亲，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？这样得罪名教的话，我一世也不愿听！二哥，你这位令侄，还亏他中个举，竟是一字不通的人！若是我的侄儿，我先拿他在祠堂里祖宗神位前，先打几十板子才好！”唐二棒椎同姚五爷看见余大先生恼得像红虫，知道他的迂性呆气发了，讲些混话，支开了去。须臾吃完了茶，余大先生进馆去了。姚五爷起身道：“我去走走再来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今日出去，该说在彭老二家吃了饭出来的了！”姚五爷笑道：“今日我在这里陪先生，人都知道的，不好说在别处。”笑着去了。

姚五爷去了一时，又走回来，说道：“老华，厅上有个客来拜你。说是在府里太尊衙门里出来的，在厅上坐着哩。你快出去会他！”虞华轩道：“我并没有这个相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正疑惑间，门上传进帖子来：“年家眷同学教弟季萑顿首拜”。虞华轩出到厅上迎接。季萑萧进来，作揖坐下，拿出一封书子递过来，说道：“小弟在京师，因同敝东家来贵郡，令表兄杜慎卿先生托寄一书，专候先生。今日得见雅范，实为深幸。”虞华轩接过书子，拆开从头看了，说道：“先生与我敝府厉公

祖是旧交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厉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门生，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先生因甚公事下县来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此处无外人，可以奉告。厉太尊因贵县当辅戡子太重，剥削小民，所以托弟下来查一查。如其果真，此弊要除。”虞华轩将椅子挪近季苇萧跟前，低言道：“这是太公祖极大的仁政。敝县别的当铺原也不敢如此，只有仁昌、仁大方家这两个典铺。他又是乡绅，又是盐典，又同府、县官相与的极好，所以无所不为。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要除这个弊，只要除这两家。况太公祖堂堂太守，何必要同这样人相与？此说只可放在先生心里，却不可漏泄说是小弟说的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这都领教了。”虞华轩又道：“蒙先生赐顾，本该备个小酌，奉屈一谈，一来恐怕褻尊，二来小地方耳目众多。明日备个菲酌，送到尊寓，万勿见却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这也不敢当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虞华轩走进书房来，姚五爷迎着问题：“可是太尊那里来的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怎么不是！”姚五爷摇着头笑道：“我不信！”唐二棒椎沉吟道：“老华，这倒也不错。果然是太尊里面的人？太尊同你不密迹。同太尊密迹的是彭老三、方老六他们二位。我听见这人来，正在这里疑惑。他果然在太尊衙门里的人，他下县来，不先到他们家去，倒有个先来拜你老哥的？这个话有些不像。恐怕是外方的甚么光棍，打着太尊的旗号，到处来骗人的钱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！”虞华轩道：“也不见得这人不曾去拜他们。”姚五爷笑道：“一定没有拜。若拜了他们，怎肯还来拜你？”虞华轩道：“难道是太尊叫他来拜我的？是天长杜慎卿表兄，在京里写书子给他来的。这人是著名的季苇萧。”唐二棒椎摇手道：“这话更不然！季苇萧是定梨园榜的名士。他既名士，京里一定在翰林院衙门里走动。况且，天

长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个人，岂有个他出京来，带了杜慎老的书子来给你，不带彭老四的书子来给他家的？这人一定不是季苇萧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是不是罢了，只管讲他怎的！”便骂小厮：“酒席为甚么到此时还不停当！”一个小厮进来禀道：“酒席已经停当了。”

一个小厮掮了被囊行李进来，说：“乡里成老爹到了。”只见一人，方巾，蓝布直裰，薄底布鞋，花白胡须，酒糟脸，进来作揖坐下，道：“好呀！今日恰好府上请先生，我撞着来吃喜酒。”虞华轩叫小厮拿水来，给成老爹洗脸，抖掉了身上、腿上那些黄泥，一同邀到厅上。

摆上酒来，余大先生首席，众位陪坐。天色已黑，虞府厅上，点起一对料丝灯来，还是虞华轩曾租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，今已六十余年，犹然簇新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自古说，‘故家乔木’，果然不差。就如尊府这灯，我县里没有第二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‘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’，就像三十年前，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！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而今彭府上、方府上，都一年盛似一年。不说别的，府里太尊、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，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，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。百姓怎的不怕他。像这内里幕宾相公，再不肯到别人家去！唐二棒椎道：“这些时，可有幕宾相公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现有一个姓‘吉’的吉相公下来访事，住在宝林寺僧官家。今日清早，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，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请了家去陪看。三个人进了书房门，讲了一天。不知太爷是作恶那一个，叫这吉相公下来访的？”唐二棒椎望着姚五爷冷笑道：“何如？”

余大先生看见他说的这些话可厌，因问他道：“老爹去年准给衣巾了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亏学台是彭老四的同年，求了他一封书子，所以准的。”余大先生笑道：“像老爹这一



副酒糟脸，学台看见，着实精神。怎的肯准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我说我这脸是浮肿着的。”众人一齐笑了。又吃了一会酒，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我和你是老了，没中用的了。英雄出于少年，怎得我这华轩世兄下科高中了，同我们这唐二老爷一齐会上进士，虽不能像彭老四做这样大位，或者像老三、老二候选个县官，也与祖宗争气，我们脸上，也有光辉。”余大先生看见这些话更可厌，因说道：“我们不讲这些话，行令吃酒罢。”当下行了一个“快乐饮酒”的令。行了半夜，大家都吃醉了。成老爹扶到房里去睡。打灯笼送余大先生、唐二棒椎、姚五爷回去。

成老爹睡了一夜，半夜里又吐，吐了又屙屎。不等天亮，就叫书房里的一个小小厮来扫屎。就悄悄向那小小厮说，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两个进来。又鬼头鬼脑，不知说了些甚么，便叫请出大爷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乡僻地面，偏多慕势之风；学校宫前，竟行非礼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

###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

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。他自小七八岁上就是个神童。后来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之书，无一样不曾熟读，无一样不讲究，无一样不通彻。到了二十多岁，学问成了，一切兵、农、礼、乐、工、虞、水、火之事，他提了头就知到尾；文章也是枚、马；诗赋也是李、杜。况且，他曾祖是尚书，祖是翰林，父是太守，真正是个大家。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，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。

五河的风俗：说起那人有品行，他就歪着嘴笑。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，他就鼻子里笑。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，他就眉毛都会笑。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？是有个彭乡绅。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？是有个彭乡绅。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？是奉承彭乡绅。问那个有德行？是奉承彭乡绅。问那个有才情？是专会奉承彭乡绅。却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还怕，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。还有一件事，人也还亲热，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。

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，又守着几亩田园，跑不到别处去，因此就激而为怒。他父亲太守公，是个清官，当初在任上时，过些清苦日子。虞华轩在家省吃俭用，积起几两银子。此时太守公告老在家，不管家务。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，便叫

兴贩田地的人家来，说要买田、买房子，讲的差不多，又臭骂那些人一顿，不买，以此开心。一县的人，都说他有些痰气，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，所以来亲热他。

这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。那日，叫管家请出大爷来，书房里坐下，说道：“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，水旱无忧，每年收的六百石稻。他要二千两银子。前日方六房里要买他的，他已经打算卖给他，那些庄户不肯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庄户为甚么不肯？”成老爹道：“庄户因方府上田主子下乡，要庄户备香案迎接，欠了租又要打板子，所以不肯卖与他。”虞华轩道：“不卖给他，要卖与我？我下乡是摆臭案的？我除了不打他，他还要打我？”成老爹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说你大爷，宽宏大量，不像他们刻薄，而今所以来总成的。不知你的银子可现成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的银子怎的不现成？叫小厮搬出来给老爹瞧！”当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，望桌上一掀。那元宝在桌上乱滚，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。虞华轩叫把银子收了去，向成老爹道：“我这些银子不扯谎么？你就下乡去说，说了来，我买他的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我在这里还耽搁几天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老爹有甚么公事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明日要到王父母那里，领先婶母举节孝的牌坊银子，顺便交钱粮。后日是彭老二的小令爱整十岁，要到那里去拜寿。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，要扰过他才得下去。”虞华轩鼻子里“嘻”的笑了一声：“罢了”。留成老爹吃了中饭，领牌坊银子、交钱粮去了。

虞华轩叫小厮把唐三痰请了来。这唐三痰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，只请他哥举人，不请他，他就专会打听，方家那一日请人，请的是那几个。他都打听在肚里，甚的是确。虞华轩晓得他这个毛病，那一日把他寻了来，向他说道：“费你的心

去打听打听，仁昌典方六房里，外后日可请的有成老爹。打听的确了来，外后日我就备饭请你。”唐三痰应诺，去打听了半天，回来说道：“并无此说。外后日方六房里并不请人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妙！妙！你外后日清早就到我这里来吃一天。”送唐三痰去了，叫小厮悄悄在香蜡店托小官写了一个红单帖，上写着“十八日午间小饭候光”，下写“方杓顿首”。拿封袋装起来，贴了签，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觉的房里书案上。成老爹交了钱粮，晚上回来看见帖子，自心里欢喜道：“我老头子老运亨通了！偶然扯个谎，就扯着了，又恰好是这一日！”欢喜着睡下。

到十八那日，唐三痰清早来了。虞华轩把成老爹请到厅上坐着。看见小厮一个个从门外进来，一个拎着酒，一个拿着鸡、鸭，一个拿着脚鱼和蹄子，一个拿着四包果子，一个捧着一大盘肉心烧卖，都往厨房里去。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备酒，也不问他。虞华轩问唐三痰道：“修元武阁的事，你可曾向木匠、瓦匠说？”唐三痰道：“说过了。工料费着哩！他那外面的围墙倒了，要从新砌，又要修一路台基，瓦工需两三个月。里头换梁柱、钉椽子，木工还不知要多少。但凡修理房子，瓦、木匠只打半工。他们只说三百，怕不也要五百多银子，才修得起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元武阁是令先祖盖的、却是一县发科甲的风水。而今科甲发在彭府上，该是他家拿银子修了。你家是不相干了，还只管累你出银子？”虞华轩拱手道：“也好。费老爹的心，向他家说说，帮我几两银子。我少不得也见老爹的情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这事我说去。他家虽然官员多、气魄大，但是我老头子说话，他也还信我一两句。”虞家小厮，又悄悄的从后门口叫了一个卖草的，把他四个钱，叫他从大门口转了进来。说道：“成老爹，我是方六老爷家来的。请老爹就过去，候着哩。”

成老爹道：“拜上你老爷，我就来。”那卖草的去了。

成老爹辞了主人，一直来到仁昌典，门上人传了进去。主人方老六出来会着，作揖坐下。方老六问：“老爹几时上来的？”成老爹心里惊了一下，答应道：“前日才来的。”方老六又问：“寓在那里？”成老爹更慌了，答应道：“在虞华老家。”小厮拿上茶来吃过。成老爹道：“今日好天气。”方老六道：“正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这些时，常会王父母？”方老六道：“前日还会着的。”彼此又坐了一会，没有话说。又吃了一会茶，成老爹道：“太尊这些时，总不见下县来过。若还到县里来，少不得先到六老爷家。太尊同六老爷相与的好，比不得别人。其实说，太爷阖县也就敬的是六老爷一位，那有第二个乡绅抵的过六老爷？”方老六道：“新按察司到任，太尊只怕也就在这些时，要下县来。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”又坐了一会，又吃了一泡茶，也不见一个客来，也不见摆席。成老爹疑惑，肚里又饿了，只得告辞一声，看他怎说。因起身道：“我别过六老爷罢。”方老六也站起来道：“还坐坐。”成老爹道：“不坐了。”即便辞别，送了出来。

成老爹走出大门，摸头不着，心里想道：“莫不是我太来早了？”又想道：“莫不他有甚事怪我？”又想道：“莫不是我错看了帖子？”猜疑不定。又心里想道：“虞华轩家有现成酒饭，且到他家去吃再处。”一直走向虞家。

虞华轩在书房里摆着桌子，同唐三痰、姚老五和自己两个本家，摆着五六碗滚热的肴馔，正吃在快活处，见成老爹进来，都站起身。虞华轩道：“成老爹偏背了我们，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，好快活！”便叫：“快拿一张椅子，与成老爹那边坐，泡上好消食的陈茶来，与成老爹吃。”小厮远远放一张椅子在上面，请成老爹坐了。那盖碗陈茶，左一碗，右一碗，送来与

成老爹。成老爹越吃越饿，肚里说不出的苦。看见他们大肥肉块、鸭子脚鱼，夹着往嘴里送，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。他们一直吃到晚，成老爹一直饿到晚。等他送了客，客都散了，悄悄走到管家房里，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。进房去睡下，在床上气了一夜。次日辞了虞华轩，要下乡回家去。虞华轩问：“老爹几时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若是田的事妥，我就上来；若是田的事不妥，我只等家婶母入节孝词的日子，我再上来。”说罢辞别去了。

一日，虞华轩在家无事，唐二棒椎走来说道：“老华，前日那姓季的，果然是太尊府里出来的，住宝林寺僧官方老六、彭老二都会着。竟是真的！”虞华轩道：“前日说‘不是’，也是你，今日说‘真的’，也是你。是不是罢了，这是甚么奇处！”唐二棒椎笑道：“老华，我从不曾会过太尊。你少不得在府里回拜这位季兄去，携带我去见见太尊，可行得么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

过了几日，雇了两乘轿子，一同来凤阳。到了衙里，投了帖子。虞华轩又带了一个帖子拜季苇萧。衙里接了帖子，回出来道：“季相公扬州去了。太爷有请！”二位同进去，在书房里会。会过太尊出来，两位都寓在东头。太尊随发帖请饭。唐二棒椎向虞华轩道：“太尊明日请我们，我们没有个坐在下处等他的人老远来邀的。明日我和你，到府门口龙兴寺坐着，好让他一邀我们就进去。”虞华轩笑道：“也罢。”

次日中饭后，同到龙兴寺一个和尚家坐着，只听得隔壁一个和尚家，细吹细唱的有趣。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吹唱的好听，我走过去看看。”看了一会回来，垂头丧气，向虞华轩抱怨道：“我上了你的当！你这吹打的是谁？就是我县里仁昌典方老六同厉太尊的公子，备了极齐整的席，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，在

那里顽耍。他们这样相厚，我前日只该同了方老六来。若同了他来，此时已同公子坐在一处。如今同了你，虽见得太尊一面，到底是个皮里膜外的帐，有甚么意思！”虞华轩道：“都是你说的，我又不曾强扯了你来！他如今现在这里，你跟了去不是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同行不疏伴，我还同你到衙里去吃酒。”说着，衙里有人出来邀，两人进衙去。太尊会着，说了许多仰慕的话。又问：“县里节孝几时入祠？我好委官下来致祭。”两人答道：“回去定了日子，少不得具请后来请太公祖。”吃完了饭，辞别出来。次日，又拿帖子辞了行，回县去了。

虞华轩到家第二日，余大先生来说：“节孝入祠，的于出月初三。我们两家，有好几位叔祖母、伯母、叔母入祠。我们两家都该公备祭酌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里去。我两人出去传一传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何消说。寒舍是一位，尊府是两位。两家绅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我们会齐了一同到祠门口，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，也是大家的气象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传我家的去，你传你家的去。”

虞华轩到本家去了一交，惹了一肚子的气回来，气的一夜也没有睡着。清晨，余大先生走来，气的两只眼白瞪着，问道：“表弟，你传的本家怎样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。表兄传的怎样？为何气的这样光景？”余大先生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！我去向寒家这些人说，他不来也罢了。都回我说，方家老太太入祠，他们都要去陪祭候送，还要扯了我也去。我说了他们，他们还要笑我说背时的话。你说可要气死了人！”虞华轩笑道：“寒家亦是如此，我气了一夜。明日我备了一个祭桌，自送我家叔祖母，不约他们了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也只好如此。”相约定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虞华轩换了新衣帽，叫小厮挑了祭桌，到他



本家八房里。进了门，只见冷冷清清，一个客也没有。八房里堂弟，是个穷秀才，头戴破头巾，身穿旧 {e 0 2 d 2} 衫，出来作揖。虞华轩进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，奉主升车。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，两条扁担，四个乡里人歪抬着，也没有执事。亭子前四个吹手，滴滴打打的吹着，抬上街来。虞华轩同他堂弟跟着，一直送到祠门口歇下。远远望见，也是两个破亭子，并无吹手，余大先生、二先生弟兄两个跟着，抬来祠门口歇下。

四个人会着，彼此作了揖。看见祠门前尊经阁上，挂着灯，悬着彩子。摆着酒席。那阁盖的极高大，又在街中间，四面都望见。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。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老爷的戏子来了！”又站了一舍，听得西门三声铙响，抬亭子的人道：“方府老太太起身了！”须臾，街上锣响，一片鼓乐之声，两把黄伞，八把旗，四队踹街马，牌上的金字打着“礼部尚书”、“翰林学士”、“提督学院”、“状元及第”，都是余、虞两家送的。执事过了，腰锣、马上吹、提炉，簇拥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，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。方六老爷纱帽圆领，跟在亭子后。后边的客做两班：一班是乡绅，一秀才。乡绅是彭二老爷、彭三老爷、彭五老爷、彭七老爷，其余就是余、虞两家的举人、进士、贡生、监生，共有六位，都穿着纱帽圆领，恭恭敬敬跟着走。一班是余、虞的秀才，也有六七十位，穿着 {e 0 2 d} 衫、头巾，慌慌张张在赶着走。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，手里拿一个簿子，在那里边记帐。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，手里拿一个簿子，在里边记帐。那余、虞两家，到底是诗礼人家，也还厚道，走到祠前，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，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。便是知县、学师、典史、把总，摆了执事来。吹打安位，知县祭、学师祭、典史祭、把总祭、乡绅祭、秀才祭、主人家自祭。祭

完了，绅衿一哄而出，都到尊经阁上赴席去了。这里等人挤散了，才把亭子抬了进去，也安了位。虞家还有华轩备的一个祭桌，余家只有大先生备的一副三牲，也祭奠了。抬了祭桌出来，没处散福，算计借一个门斗家坐坐。

余大先生抬头看尊经阁上，绣衣朱履，觥筹交错。方六老爷行了一回礼，拘束狠了，宽去了纱帽圆领，换了方巾便服，在阁上廊沿间徘徊徘徊。便有一个卖花牙婆，姓权，大着一双脚，走上阁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来看老太太入祠！”方六老爷笑容可掬，同他站在一处，伏在栏杆上看执事。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，说与他听。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，捉着，一个一个往嘴里送。余大先生看见这般光景，看不上眼，说道：“表弟，我们也不在这里坐着吃酒了。把祭桌抬到你家，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罢。还不看见这些惹气的事。”便叫挑了祭桌前走。他四五个人一路走着。在街上，余大先生道：“表弟，我们县里，礼义廉耻，一总都灭绝了。也因学宫里，没有个好官。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里，这样事如何行的去！”余二先生道：“看虞博士那般举动，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，只是被了他的德化，那非礼之事，人自然不能行出来。”虞家弟兄几个同叹了一口气，一同到家，吃了酒，各自散了。

此时元武阁已经动工，虞华轩每日去监工修理。那日晚上回来，成老爹坐在书房里。虞华轩同他作了揖，拿茶吃了，问道：“前日节孝入祠，老爹为甚么不到？”成老爹道：“那日我要到的，身上有些病，不曾来的成。舍弟下乡去，说是热闹的很。方府的执事摆了半街，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里送。尊经阁摆席唱戏，四乡八镇，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，说：“若不是方府，怎做的这样大事！”你自然也在阁上偏我吃酒。”

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你就不晓得，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？”成老爹冷笑道：“你八房里本家，穷的有腿没裤子。你本家的人，那个肯到他那里去？连你这话也是哄我顽，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大的。”华轩道：“这事已过，不必细讲了。”

吃了晚饭，成老爹说：“那分田的卖主和中人都上县来了，住在宝林寺里。你若要他这田，明日就可以成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我要就是了。”成老爹道：“还有一个说法：这分田全然是我说的，我要在中间打五十两银子的‘背公’，要在你这里除给我。我还要到那边要中用钱去。”虞华轩道：“这个何消说，老爹是一个元宝。”当下把租头、价银、戥银、银色、鸡、草、小租、酒水、画字、上业主，都讲清了。

成老爹把卖主、中人都约了来，大清早坐在虞家厅上。成老爹进来，请大爷出来成契。走到书房里，只见有许多木匠、瓦匠在那里领银子。虞华轩捧着多少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子散人，一个时辰就散掉了几百两。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，叫他出去成田契。虞华轩睁着眼道：“那田贵了，我不要！”成老爹吓了一个痴。虞华轩道：“老爹，我真不要了。”便吩咐小厮：“到厅上把那乡里的几个泥腿，替我赶掉了！”成老爹气的愁眉苦脸，只得自己走出去，回那几个乡里人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身离恶俗，门墙又见儒修；客到名邦，晋接不逢贤哲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

###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

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，早去晚归，习以为常。那日早上起来，洗了脸，吃了茶，要进馆去。才走出大门，只见三骑马进来，下了马向余大先生道喜。大先生问：“是何喜事？”报录人拿出条子来看，知道是选了徽州府学训导。余大先生欢喜，待了报录人酒饭，打发了钱去。随即虞华轩来贺喜，亲友们都来贺。余大先生出去拜客，忙了几天，料理到安庆领凭，领凭回来，带家小到任。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寒毡一席，初到任的时候，只怕日用还不足。我在家里罢。”大先生道：“我们老弟兄，相聚得一日是一日。从前我两个人，各处坐馆，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。而今老了，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，那有饭吃没饭吃，也且再商量。料想做官，自然好似坐馆。二弟，你同我去。”二先生应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来徽州到任。

大先生本来极有文名，徽州人都知道。如今来做官，徽州人听见，个个欢喜。到任之后，会见大先生胸怀坦白，言语爽利，这些秀才们，本不来会的，也要来会会。人人自以为得明师。又会着二先生谈谈，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，众人越发钦敬。每日也有几个秀才来往。

那日，余大先生正坐在厅上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秀才来，

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面皮深黑，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光景。那秀才自己手里拿着帖子，递与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写着：“门生王蕴。”那秀才递上帖子，拜了下去。余大先生回礼，说道：“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辉的么？”王玉辉道：“门生正是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玉兄，二十年闻声相思，而今才得一见。我和你只论好弟兄，不必拘这些俗套。”遂请到书房里去坐，叫人请二老爷出来。二先生出来，同王玉辉会着，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，三人坐下。王玉辉道：“门生在学里，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，是个迂拙的人。往年就是本学老师，门生也不过是公堂一见而已。而今因大老师和世叔来，是两位大名下，所以，要时常来聆老师和世叔的教训。要求老师不认做大概学里门生，竟要把我做个受业弟子才好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，你我老友，何出此言！”

二先生道：“一向知道吾兄清贫，如今在家可做馆？长年何以为生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不瞒世叔说，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：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是那三部？”王玉辉道：“一部《礼书》，一部《字书》，一部《乡约书》。”二先生道：“《礼书》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礼书是将《三礼》分起类来，如事亲之礼、敬长之礼等类。将经文大书，下面采诸经、子、史的话印证，教子弟们自幼习学。”大先生道：“这一部书，该颁于学宫，通行天下。请问《字书》是怎么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《字书》是七年识字法。其书已成，就送来与老师细阅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字学不讲久矣！有此一书，为功不浅。请问《乡约书》怎样？”王玉辉道：“《乡约书》不过是添些仪制，劝醒愚民的意思。门生因这三部书，终日手不停披，所以没的工夫做馆。”大先生道：“几位公郎？”王玉辉道：“只得一个小儿，倒有四个小女。大小女守节在家里；那几个小

女，都出阁不上一年多。”说着，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饭，将门生帖子退了不受，说道：“我们老弟兄，要时常屈你来谈谈，料不嫌我苜蓿风味怠慢你。”弟兄两个一同送出大门来。王先生慢慢回家。他家离城有十五里。王玉辉回到家里，向老妻和儿子说余老师这些相爱之意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坐轿子下乡，亲自来拜。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会，去了。又次日，二先生自己走来，领着一个门斗，挑着一石米走进来，会着王玉辉，作揖坐下。二先生道：“这是家兄的禄米一石。”又手里拿出一封银子来道：“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，送与长兄先生，权为数日薪水之资。”王玉辉接了这银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小侄没有孝敬老师和世叔，怎反受起老师的惠来？”余二先生笑道：“这个何足为奇！只是贵处这学署清苦，兼之家兄初到。虞博士在南京，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，家兄也想学他。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是长者赐，不敢辞，只得拜受了。”备饭留二先生坐，拿出这三样书的稿子来，递与二先生看。二先生细细看了，不胜叹息。坐到下午时分，只见一个人走进来说道：“王老爹，我家相公病的狠。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。请老爹就要去。”王玉辉向二先生道：“这是第三个小女家的人。因女婿有病，约我去看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如此，我别过罢。尊作的稿子，带去与家兄看，看毕再送过来。”说罢起身。那门斗也吃了饭，挑着一担空箩，将书稿子丢在箩里挑着，跟进城去了。

王先生走了二十里，到了女婿家。看见女婿果然病重，医生在那里看，用着药总不见效。一连过了几天，女婿竟不在了。王玉辉恸哭了一场。见女儿哭的天愁地惨，候着丈夫入过殓，出来拜公婆，和父亲道：“父亲在上，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，在家累着父亲养活。而今我又死了丈夫，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

成？父亲是寒士，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如今要怎样？”三姑娘道：“我而今辞别公婆、父亲，也便寻一条死路，跟着丈夫一处去了！”公婆两个听见这句话，惊得泪如雨下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气疯了！自古蝼蚁尚且贪生，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？你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。我做公婆的，怎的不养活你，要你父亲养活？快不要如此！”三姑娘道：“爹妈也老了，我做媳妇的，不能孝顺爹妈，反累爹妈，我心里不安。只是由着我到这条路上去罢。只是我死，还有几天工夫，要求父亲到家替母亲说了，请母亲到这里来，我当面别一别。这是要紧的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亲家，我仔细想来，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，倒也由着他行罢。自古‘心去意难留’。”因向女儿道：“我儿，你既如此，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，我难道反拦阻你？你竟是这样做罢。我今日就回家去，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。”

亲家再三不肯。王玉辉执意，一径来到家里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。老孺人道：“你怎的越老越呆了！一个女儿要死，你该劝他，怎么倒叫他死？这是甚么话说！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。”老孺人听见，痛哭流涕，连忙叫了轿子，去劝女儿，到亲家家去了。王玉辉在家，依旧看书写字，候女儿的信息。老孺人劝女儿，那里劝的转。一般每日梳洗，陪着母亲坐，只是茶饭全然不吃。母亲和婆婆，着实劝着，千方百计，总不肯吃。饿到六天上，不能起床。母亲看着，伤心惨目，痛入心脾，也就病倒了。抬了回来在家睡着。又过了三日，二更天气，几把火把，几个人来打门，报道：“三姑娘饿了八日，在今日午时去世了！”老孺人听见，哭死了过去，灌醒回来，大哭不止。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：“你这老人家，真正是个呆子！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，你哭他怎的？他



这死的好，只怕我将来，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！”因仰天大笑道：“死的好！死的好！”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知道，大惊，不胜惨然。即备了香、楮、三牲，到灵前去拜奠。拜奠过，回衙门，立刻传书办备文书，请旌烈妇。二先生帮着赴造文书，连夜详了出去。二先生又备了礼来祭奠。三学的人听见老师如此隆重，也就纷纷来祭奠的，不计其数。过了两个月，上司批准下来，制主入祠，门首建坊。到了入祠那日，余大先生邀请知县，摆齐了执事，送烈女入祠。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，步行了送。当日入祠安了位，知县祭，本学祭，余大先生祭，阖县乡绅祭，通学朋友祭，两家亲戚祭，两家本族祭，祭了一天，在明伦堂摆席。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，说他生这样好女儿，为伦纪生色。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，辞了不肯来。众人在明伦堂吃了酒，散了。

次日，王玉辉到学署来谢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、二先生都会着，留着吃饭。王玉辉说起：“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，意思要到外面去作游几时。又想，要作游，除非到南京去。那里有极大的书坊，还可以逗着他们，刻这三部书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哥要往南京，可惜虞博士去了。若是虞博士在南京，见了此书赞扬一番，就有书坊抢的刻去了。”二先生道：“先生要往南京，哥如今写一封书子去，与少卿表弟和绍光先生。这人言语是值钱的。”大先生欣然写了几封字，庄征君、杜少卿、迟衡山、武正字都有。

王玉辉老人家，不能走旱路，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。一路看着水色山光，悲悼女儿，凄凄惶惶。一路来到苏州，正要换船，心里想起：“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住在邓尉山里，他最爱我的书。我何不去看看他？”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个饭店里住下，搭船往邓尉山。那还是上昼时分，这船到晚才开。王玉

辉问饭店的人道：“这里有甚么好顽的所在？”饭店里人道：“这一上去，只得六七里路，便是虎丘，怎么不好顽！”王玉辉锁了房门，自己走出去。初时街道还窄，走到三二里路，渐渐阔了。路旁一个茶馆，王玉辉走进去坐下，吃了一碗茶。看见那些游船，有极大的，里边雕梁画柱，焚着香，摆着酒席，一路游到虎丘去。游船过了多少。又有几只堂客船，不挂帘子，都穿着极鲜艳的衣服，在船里坐着吃酒。王玉辉心里说道：“这苏州风俗不好。一个妇人家不出闺门，岂有个叫了船在这河内游荡之理！又看了一会，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，他又想起女儿，心里哽咽，那热泪直滚出来。王玉辉忍着泪，出茶馆门，一直并虎丘那条路上去。只见一路卖的腐乳、席子、耍货，还有那四时的花卉，极其热闹；也有卖酒饭的，也有卖点心的。王玉辉老人家，足力不济，慢慢的走了许多时才到虎丘寺门口。循着阶级上去，转湾便是千人石，那里也摆着有茶桌子。王玉辉坐着吃了一碗茶，四面看看，其实华丽。那天色阴阴的像个要下雨的一般。王玉辉不能久坐，便起身来，走出寺门。走到半路，王玉辉饿了，坐在点心店里。那猪肉包子六个钱一个，王玉辉吃了，交钱出店门。

慢慢走回饭店，天已昏黑，船上人催着上船。王玉辉将行李拿到船上。幸亏雨不曾下的大，那船连夜的走。一直来到邓尉山，找着那朋友家里，只见一带矮矮的房子，门前垂柳掩映，两扇门关着，门上贴了白。王玉辉就吓了一跳，忙去敲门，只见那朋友的儿子，挂着一身的孝出来开门。见了王玉辉，说道：“老伯如何今日才来？我父亲那日不想你？直到临回首的时候，还念着老伯不曾得见一面，又恨不曾得见老伯的全书。”王玉辉听了，知道这个老朋友已死，那眼睛里，热泪纷纷滚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你父亲几时去世的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不曾尽七。”

王玉辉道：“灵柩还在家哩？”那孝子道：“还在家里。”王玉辉道：“你引我到灵柩前去。”那孝子道：“老伯，且请洗了脸，吃了茶，再请老伯进来。”当下，就请王玉辉坐在堂屋里，拿水来洗了脸。王玉辉不肯等吃了茶，叫那孝子领到灵柩前。孝子引进中堂。只见中间奉着灵柩，面前香炉、烛台、遗像、魂幡。王玉辉恸哭了一场，倒身拜了四拜。那孝子谢了。王玉辉吃了茶，又将自己盘费，买了一副香纸牲礼，把自己的书一同摆在灵柩前祭奠，又恸哭了一场。住了一夜，次日要行。那孝子留他不住。又在老朋友灵柩前辞行，又大哭了一场，含泪上船。那孝子直送到船上，方才回去。

王玉辉到了苏州，又换了船，一路来到南京水西门上岸，进城寻了个下处，在牛公庵住下。次日，拿着书子，去寻了一日回来。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，杜少卿寻他去了，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，迟衡山、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，一个也遇不着。王玉辉也不懊悔，听其自然，每日在牛公庵看书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盘费用尽了，上街来闲走走，才走到巷口，遇着一个人作揖，叫声：“老伯怎的在这里？”王玉辉看那人，原来是同乡人，姓邓名义，字质夫。这邓质夫的父亲，是王玉辉同案进学，邓质夫进学，又是王玉辉做保结，故此称是老伯。王玉辉道：“老侄，几年不见，一向在那里？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寓在那里？”王玉辉道：“我就在前面这牛公庵里，不远。”邓质夫道：“且同到老伯下处去。”

到了下处，邓质夫拜见了，说道：“小侄自别老伯，在扬州这四五年。近日，是东家托我来卖上江食盐，寓在朝天宫。一向记念老伯，近况好么？为甚么也到南京来？”王玉辉请他坐下，说道：“贤侄，当初令堂老夫人守节，邻家失火，令堂对天祝告，反风灭火，天下皆闻。那知我第三个小女，也有这

一番节烈。”因悉把女儿殉女婿的事说了一遍。”我因老妻在家哭泣，心里不忍。府学余老师写了几封书子与我，来会这里几位朋友，不想一个也会不着。”邓质夫道：“是那几位？”王玉辉一一说了。邓质夫叹道：“小侄也恨的来迟了！当年，南京有虞博士在这里，名坛鼎盛，那泰伯祠大祭的事，天下皆闻。自从虞博士去了，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。小侄去年来，曾会着杜少卿先生，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过庄征君，而今都不在家了。老伯这寓处不便，且搬到朝天宫小侄那里寓些时。”王玉辉应了，别过和尚，付了房钱，叫人挑行李，同邓质夫到朝天宫寓处住下。邓质夫晚间备了酒肴，请王玉辉吃着，又说起泰伯祠的话来。王玉辉道：“泰伯祠在那里？我明日要去看看。”那质夫道：“我明日同老伯去。”

次日，两人出南门。邓质夫带了几分银子，把与看门的。开了门，进到正殿，两人瞻拜了。走进后一层楼底下，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，还在壁上。两人将袖子拂去尘埃看了。又走到楼上，见八张大柜，关锁着乐器、祭器，王玉辉也要看。看词的人回：“钥匙在迟府上。”只得罢了。下来两廊走走，两边书房都看了。一直走到省牲所，依旧出了大门，别过看祠的。两人又到报恩寺顽顽，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壶茶。出来，寺门口酒楼上吃饭。

王玉辉向邓质夫说：“久在客边，烦了，要回家去，只是没有盘缠。”邓质夫道：“老伯怎的这样说！我这里料理盘缠，送老伯回家去。”便备了饯行的酒，拿出十几两银子来，又雇了轿夫，送王先生回徽州去。又说道：“老伯，你虽去了，把这余先生的书，交与小侄。等各位先生回来，小侄送与他们，也见得老伯来走了一回。”王玉辉道：“这最好。”便把书子交与邓质夫，起身回去了。

王玉辉去了好些时，邓质夫打听得知武正字已到家，把书子自己送去。正值武正字出门拜客，不曾会着，丢了书子去了，向他家人说：“这书是我朝天宫姓邓的送来的。其中缘由，还要当面会再说。”武正字回来看了书，正要朝朝天宫去回拜，恰好高翰林家着人来请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宾朋高宴，又来奇异之人；患难相扶，更出武勇之辈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

###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

话说武正字那日回家，正要回拜邓质夫，外面传进一副请帖，说翰林院高老爷家，请即日去陪客。武正字对来人说道：“我去回拜了一个客，即刻就来。你先回复老爷去罢。”家人道：“家老爷多拜上老爷，请的是浙江一位万老爷，是家老爷从前拜盟的弟兄，就是请老爷同迟老爷会会。此外就是家老爷亲家秦老爷。”武正字听见有迟衡山，也就勉强应允了。回拜了邓质夫，彼此不相值。午后，高府来邀了两次，武正字才去。高翰林接着，会过了。书房里走出施御史、秦中书来，也会过了。才吃着茶，迟衡山也到了。

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万老爷，因对施御史道：“这万敝友，是浙江一个最有用的人，一笔的好字。二十年前，学生做秀才的时候，在扬州会着他。他那时也是个秀才，他的举动就有些本同。那时，盐务的诸公都不敢轻慢他。他比学生在那边更觉的得意些。自从学生进京后，彼此就疏失了。前日他从京师回来，说已由序班授了中书。将来就是秦亲家的同衙门了。”秦中书笑道：“我的同事，为甚要亲翁做东道？明日乞到我家去。”说着，万中书已经到门，传了帖。高翰林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，叫管家请轿，开了门。

万中书从门外下了轿，急趋上前，拜揖叙坐，说道：“蒙

老先生见召，实不敢当。小弟二十年别怀，也要借尊酒一叙。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还另有外客？”高翰林道：“今日并无外客，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亲家秦中翰，还有此处两位学中朋友，一位姓武，一位姓迟。现有时厅上坐着哩。”万中书便道：“请会。”管家去请，四位客都过正厅来，会过。施御史道：“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小弟二十年前，在扬州得见高老先生。那时，高老先生还未曾高发，那一段非凡气魄，小弟便知道，后来必是朝廷的柱石。自高老先生发解之后，小弟奔走四方，却不曾到京师一晤。去年小弟到京，不料高老先生却又养望在家了。所以昨在扬州几个敝相知处有事，只得绕道来聚会一番。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诸位先生的教。”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班甚时补得着？出京来却是为何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的班次，进士是一途，监生是一途。学生是就的办事职衔，将来，终身都脱不得这两个字。要想加到翰林学士，料想是不能了。近来所以得缺甚难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就了不做官，这就不如不就了。”万中书丢了这边，便向武正字、迟衡山道：“二位先生高才久屈，将来定是大器晚成的。就是小弟这就职的事，原算不得，始终还要从科甲出身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弟辈碌碌，怎比老先生大才。”武正字道：“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，将来自是难兄难弟可知。”

说着，小厮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西厅用饭。”高翰林道：“先用了便饭，好慢慢的谈谈。”众人到西厅饭毕，高翰林叫管家开了花园门，请诸位老爷看看。众人从西厅石首一个月门内进去，另有一道长粉墙。墙角一个小门进去，便是一带走廊。从走廊转东首，下石子阶，便是一方兰圃。这时天气温和，兰花正放。前面石山、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。山上有小亭，可以容三四人。屏旁置磁墩两个，屏后有竹子百十竿。竹子后面，



映着些矮矮的朱红栏干，里边围着些未开的芍药。高翰林同万中书携着手，悄悄的讲话，直到亭子上去了。施御史同着秦中书，就随便在石屏下闲坐。迟衡山同武正字，信步从竹子里面走到芍药栏边。迟衡山对武书道：“园子倒也还洁净，只是少些树木。”武正字道：“这是前人说过的：亭沼譬如爵位，时来则有之；树木譬如名节，非素修弗能成。”说着，只见高翰林同万中书从亭子里走下来，说道：“去年在庄濯江家，看见武先生的《红芍药》诗，如今又是开芍药的时候了。”

当下主客六人，闲步了一回，从新到西厅上坐下。管家叫茶上点上一巡攒茶。迟衡山问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贵省有个敝友，他是处州人，不知老先生可曾会过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处州最有名的，不过是马纯上先生。其余在学的朋友，也还认得几个。但不知令友是谁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正是这马纯上先生。”万中书道：“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，怎么不认得？他如今进京去了。他进了京，一定是就得手的。”武书忙问道：“他至今不曾中举，他为甚么进京？”万中书道：“学道三年任满，保题了他的优行。这一进京，倒是个功名的捷径，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。”

施御史在旁道：“这些异路功名，弄来弄去，始终有限。有操守的，到底要从科甲出身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上年他来敝地，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，不想这些年，还是个秀才出身。可见这‘举业’二字，原是个无凭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迟先生，你这话就差了。我朝二百年来，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，摩元得元，摩魁得魁。那马纯上讲的举业，只算得些门面话，其实，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。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，考二百个案首，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。”武正字道：“难道大场里同学道是两样看法不成？”高翰林道：“怎么不是两样！凡学道

考得起的，是大场里再也不会中的。所以小弟未曾侥幸之先，只一心去揣摩大场，学道那里时常考个三等也罢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元作，敝省的人个个都揣摩烂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，‘揣摩’二字，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。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，没有一句话是杜撰，字字都是有来历的，所以才得侥幸。若是不知道揣摩，就是圣人，也是不中的。那马先生讲了半生，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。他要晓得‘揣摩’二字，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！”万中书道：“老先生的话，真是后辈的津梁。但这马二哥，却要算一位老学。小弟在扬州敝友家，见他著的《春秋》，倒也甚有条理。”

高翰林道：“再也莫提起这话。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，他是朝廷征召过的，而今在家闭门注《易》。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，听见他说：‘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，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。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，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，拿来解圣人的经，这也就可笑之极了！”武正字道：“老先生，此话也不过是他偶然取笑。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，当初，文王、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、箕子？后来，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？那时，这些人也都是活的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足见先生博学。小弟专经是《毛诗》，不是《周易》，所以未曾考核得清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提起《毛诗》两字，越发可笑了！近来这些做举业的，泥定了朱注，越讲越不明白。四五年前，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《诗说》，引了些汉儒的说话，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。可见‘学问’两个字，如今是不必讲的了！”迟衡山道：“这都是一偏的话。依小弟看来：讲学问的只讲学问，不必问功名；讲功名的只讲功名，不必问学问。若是两样都要讲，弄到后来，一样也做不成。”

说着，管家来禀：“请上席。”高翰林奉了万中书的首座，

施侍御的二座，迟先生三座，武先生四座，秦亲家五座，自己坐了主位。三席酒就摆在西厅上面，酒肴十分齐整，却不曾有戏。席中，又谈了些京师里的朝政。说了一会，迟衡山向武正字道：“自从虞老先生离了此地，我们的聚会，也渐渐的就少了。”少顷，转了席，又点起灯烛来。

吃了一巡，万中书起身辞去。秦中书拉着道：“老先生一来是敝亲家的同盟，就是小弟的亲翁一般；二来又忝在同班，将来补选了，大概总在一处。明日千万到舍间一叙。小弟此刻回家就具过柬来。”又回头对众人道：“明日一个客不添，一个客不减，还是我们照旧六个人。”迟衡山、武正字不曾则一声。施御史道：“极好！但是小弟明日打点屈万老先生坐坐的，这个竟是后日罢。”万中书道：“学生昨日才到这里，不料今日就扰高老先生。诸位老先生尊府，还不曾过来奉谒，那里有个就来叨扰的？”高翰林道：“这个何妨。敝亲家是贵同衙门，这个比别人不同。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。万中书含糊应允了。诸人都辞了主人，散了回去。

当下秦中书回家，写了五副请帖，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、施老爷、迟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爷。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，叫一班戏，次日清晨伺候。又发了一谕帖，谕门下总管，叫茶厨伺候，酒席要体面些。

次日，万中书起来，想道：“我若先去拜秦家，恐怕拉住了，那时不得去拜众人。他们必定就要怪，只说我捡有酒吃的人家跑。不如先拜了众人再去到秦家。”随即写了四副帖子，先拜施御史，御史出来会了，晓得就要到秦中书家吃酒，也不曾款留。随即去拜迟相公，迟衡山家回：“昨晚因修理学宫的事，连夜出城往句容去了。”只得又拜武相公，武正字家回：“相公昨日不曾回家。来家的时节，再回来拜罢。”

是日早饭时候，万中书到了秦中书家，只见门口有一箭阔的青墙，中间缩着三号，却是起花的大门楼。轿子冲着大门立定，只见大门里粉屏上，贴着红纸朱标的“内阁中书”的封条，两旁站着两行雁翅的管家，管家脊背后，便是执事上的帽架子，上首还贴着两张“为禁约事”的告示。

帖子传了进去，秦中书迎出来，开了中间屏门。万中书下了轿，拉着手，到厅上行礼、叙坐、拜茶。万中书道：“学生叨在班末，将来凡事还要求提携。今日有个贱名在此，只算先来拜谒。叨扰的事，容学生再来另谢。”秦中书道：“敝亲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，将来小弟设若竟补了，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。”

万中书道：“令亲台此刻可曾来哩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他早间差人来说，今日一定到这里来。此刻也差不多了。”说着，高翰林、施御史两乘轿已经到门，下了轿，走进来了，叙了坐，吃了茶。高翰林道：“秦亲家，那迟年兄同武年兄，这时也该来了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已差人去邀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武先生或者还来，那迟先生是不来的了。”高翰林道：“老先生何以见得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早间在他两家奉拜，武先生家回：‘昨晚不曾回家。’迟先生因修学宫的事，往句容去了，所以晓得迟先生不来。”施御史道：“这两个人却也作怪。但凡我们请他，十回倒有九回不到。若说他当真有事，做秀才的，那里有这许多事？若说他做身分，一个秀才的身分到那里去？”秦中书道：“老先生同敝亲家在此，那二位来也好，不来也罢。”万中书道：“那二位先生的学问，想必也还是好的！”高翰林道：“那里有甚么学问！有了学问，倒不做老秀才了。只因上年，国子监里有一位虞博士，着实作兴这几个人，因而大家联属。而今也渐渐淡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见左边房子里面高声说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众人都觉诧异。秦中书叫管家去书房后面，去看是甚么人在。管家来禁道：“是二老爷的相与凤四老爹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原来凤老四在后面，何不请他来谈谈？”管家从书房里去请了出来。只见一个四十岁的大汉，两眼圆睁，双眉直竖，一部极长的乌须，垂过了胸膛，头戴一顶力士巾，身穿一领元色缎紧袖袍，脚蹬一双尖头靴，腰束一条丝鸾绦，肘上挂着小刀子，走到厅中间，作了一个总揖，便说道：“诸位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在后面却不知道，失陪的紧。”秦中书拉着坐了，便指着凤四老爹对万中书道：“这位凤长兄，是敝处这边一个极有义气的人。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，而且一部《易筋经》记的烂熟的。他若是趫一个劲，那怕几千斤的石块，打落在他头上、身上，他会丝毫不觉得。这些时，舍弟留他在舍间，早晚请教，学他的技艺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这个品貌，原是个奇人，不是那手无缚鸡之力的。”秦中书又向凤四老爹问道：“你方才在里边，连叫‘妙！妙！’却是为何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不是我，是你令弟。令弟才说人的力气到底是生来的，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气，着人拿椎棒打，越打越不疼。他一时喜欢起来，在那里说‘妙’。”万中书向秦中书道：“令弟老先生在府，何不也请出来会会？”秦中书叫管家去请。那秦二侉子，已从后门里骑了马，进小营看试箭法了。

小厮们来请到内厅用饭。饭毕，小厮们又从内厅左首开了门，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。万中书同着众客进来。原来是两个对厅，比正厅略小些，却收拾得也还精致。众人随便坐了。茶上捧进十二样的攒茶来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又向炉内添上些香。万中书暗想道：“他们家的排场，毕竟不同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来？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，现任的官府不能叫他来上门，

也没有他这些手下人伺候。”

正想着，一个穿花衣的末脚，拿着一本戏目走上来，打了抢跪，说道：“请老爷先赏两出！”万中书让过了高翰林、施御史，就点了一出《请宴》，一出《饯别》，施御史又点了一出《五台》；高翰林又点了一出《追信》。末脚拿笏板在旁边写了，拿到戏房里去扮。当下秦中书又叫点了一巡清茶。管家来禀道：“请诸位老爷外边坐。”众人陪着万中书，从对厅上过来。到了二厅，看见做戏的场口已经铺设的齐楚，两边放了五把圈椅，上面都是大红盘金椅搭，依次坐下。长班带着全班的戏子，都穿了脚色的衣裳，上来禀参了全场。打鼓板才立到沿口，轻轻的打了一下鼓板。只见那贴旦装了一个红娘，一扭一捏走上场来。长班又上来打了一个抢跪，禀了一声“赏坐”，那吹手们才坐下去。

这红娘才唱了一声，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，又有红黑帽子吆喝了进来。众人都疑惑：《请宴》里面从没有这个做法的。只见管家跑进来，说不出话来。早有一个官员，头戴纱帽，身穿玉色缎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走上厅来。后面跟着二十多个快手，当先两个走到上面，把万中书一手揪住，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，就采了出去。那官员一言不发，也就出去了。众人吓的面面相觑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梨园子弟，从今笑煞乡绅；萍水英雄，一力担承患难。不知后面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

###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

话说那万中书在秦中书家厅上看戏，突被一个官员，带领捕役进来，将他锁了出去。吓得施御史、高翰林、秦中书面面相觑，摸头不着。那戏也就剪住了。众人定了一会，施御史向高翰林道：“贵相知此事，老先生自然晓得个影子？”高翰林道：“这件事情，小弟丝毫不知。但是刚才方县尊，也太可笑，何必妆这个模样？”秦中书又埋怨道：“姻弟席上，被官府锁了客去，这人脸面却也不甚好看！”高翰林道：“老亲家，你这话差了。我坐在家，怎晓得他有甚事？况且，拿去的是他不是我，怕人怎的？”说着，管家又上来禀道：“戏子们请老爷的示：还是伺候，还是回去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客犯了事，我家人没有犯事，为甚的不唱？”大家又坐着看戏。

只见凤四老爹一个人坐在远远的，望着他们冷笑。秦中书瞥见，问道：“凤四哥，难道这件事，你有些晓得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如何得晓得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你不晓得，为甚么笑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笑诸位老先生好笑。人已拿去，急他则甚？依我的愚见，倒该差一个能干人，到县里去打探打探，到底为的甚事。一来也晓得下落，二来也晓得可与诸位老爷有碍。”施御史忙应道：“这话是的狠！”秦中书也连忙道：“是的狠！是的狠！”当下差了一个人，叫他到县里打探。那管家去了。



这里四人坐下，戏子从新上来做了《请宴》，又做《饯别》。施御史指着对高翰林道：“他才这两出戏，点的就不利市。才请宴就饯别，弄得宴还不算请，别倒饯过了！”说着，又唱了一出《五台》。

才要做《追信》，那打探的管家回来了，走到秦中书面前说：“连县里也找不清。小的会着了刑房萧二老爹，才托人抄了他一张牌票来。”说着，递与秦中书看。众人起身都来看，是一张竹纸，抄得潦潦草草的。上写着：

“台州府正堂祁，为海防重地等事。奉巡抚浙江都察院邹宪行，参革台州总兵苗而秀案内要犯一名万里（即万青云），系本府已革生员，身中，面黄，微须，年四十九岁，潜逃在外，现奉亲提。为此，除批差缉获外，合亟通行。凡在缉获地方，仰县即时添差拿获，解府详审。慎毋迟误！须至牌者。”

又一行下写：

“右牌仰该县官吏准此。”

原来是差人拿了通缉的文凭，投到县里，这县尊是浙江人，见是本省巡抚亲提的人犯，所以带人亲自拿去的。其实，犯事的始末，连县尊也不明白。高翰林看了，说道：“不但人拿的糊涂，连这牌票上的文法，也有些糊涂。此人说是个中书，怎么是个已革生员？就是已革生员，怎么拖到总兵的参案里去？”秦中书望着凤四老爹道：“你方才笑我们的，你如今可能知道么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们这种人，会打听甚么，等我替你去。

“立起身来就走。秦中书道：‘你当真的去？’凤四老爹道：‘这个扯谎做甚么！’说着，就去了。凤四老爹一直到县门口，寻着两个马快头。那马快头见了凤四老爹，跟着他，叫东就东，叫西就西。凤四老爹叫两个马快头，引带他去会浙江的差人。那马快头领着凤四老爹，一直到三官堂，会着浙江的人。凤四老爹问差人道：‘你们是台州府的差？’差人答道：‘我是府差。’凤四老爹道：‘这万相公到底为的甚事？’差人道：‘我们也不知。只是敝上人吩咐，说是个要紧的人犯，所以差了各省来缉。老爹有甚吩咐，我照顾就是了。’凤四老爹道：‘他如今现在那里？’差人道：‘方老爷才问了他一堂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。如今寄在外监里，明日领了文书，只怕就要起身。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？’凤四老爹道：‘他在外监里，我自己去看他。你们明日领了文书，千万等我到这里，你们再起身。’差人应允了。”

凤四老爹同马快头走到监里，会着万中书。万中书向凤四老爹道：‘小弟此番，大概是奇冤极枉了。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，不知此后，可能再会了？’凤四老爹又细细问了他一番，只不得明白。因忖道：‘这场官司，须是我同到浙江去，才得明白。’也不对万中书说，竟别了出监，说：“明日再来奉看。”

一气回到秦中书家，只见那戏子都已散了，施御史也回去了。只有高翰林还在这里等信，看见凤四老爹回来，忙问道：‘到底为甚事？’凤四老爹道：‘真正奇得紧！不但官府不晓得，连浙江的差人也不晓得。不但差人不晓得，连他自己也不晓得。这样糊涂事，须我同他到浙江去，才得明白。’秦中书道：‘这也就罢了。那个还管他这些闲事！’凤四老爹道：‘我的意思，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。如果他这官司利害，我就帮他去审’

审，也是会过这一场。”高翰林也怕日后拖累，便撺掇凤四老爹同去。晚上送了十两银子到凤家来，说：“送凤四老爹路上做盘缠。”凤四老爹收了。

次日起来，直到三官堂会着差人。差人道：“老爹好早！”凤四老爹同差人转出湾，到县门口，来到刑房里，会着萧二老爹，催着他清稿，并送签了一张解批，又拨了四名长解皂差，听本官签点，批文用了印。官府坐在三堂上，叫值日的皂头，把万中书提了进来。台州府差，也跟到宅门口伺候。只见万中书头上还戴着纱帽，身上还穿着七品补服，方县尊猛想到：“他拿的是个已革的生员，怎么却是这样服色？”又对明了人名、年貌，丝毫不诬。因问道：“你到底是生员，是官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我本是台州府学的生员。今岁在京，由书法端楷，保举中书职衔的。生员不曾革过。”方知县道：“授职的知照，想未下来。因有了官司，抚台将你生员咨革了，也未可知。但你是个浙江人，本县也是浙江人，本县也不难为你。你的事，你自己好好去审就是了。”因又想道：“他回去了，地方官说他是已革生员，就可以动刑了。我是个同省的人，难道这点照应没有？”随在签批上朱笔添了一行：

“本犯万里，年貌与来文相符，现今头戴纱帽，身穿七品补服，供称本年在京保举中书职衔，相应原身锁解。该差毋许需索，亦毋得疏纵。”

写完了，随签了一个长差赵升，又叫台州府差进去，吩咐道：“这人比不得盗贼，有你们两个，本县这里添一个也够了。你们路上，须要小心些。”三个差人接了批文，押着万中书出来。

凤四老爹接着，问府差道：“你是解差们？过清了？”指着县差问道：“你是解差？”府差道：“过清了。他是解差。”

县门口看见锁了一个戴纱帽、穿补服的人出来，就围了有两百人看，越让越不开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赵头，你住在那里？”赵升道：“我就在转湾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先到你家去。”一齐走到赵升家，小堂屋里坐下。凤四老爹叫赵升把万中书的锁开了。凤四老爹脱下外面一件长衣来，叫万中书脱下公服换了。又叫府差到万老爷寓处，叫了管家来。府差去了回来说：“管家都未回寓处，想是逃走了。只有行李还在寓处，和尚却不肯发。”凤四老爹听了，又除了头上的帽子，叫万中书戴了。自己只包着网巾，穿着短衣。说道：“这里地方小，都到我家去。”

万中书同三个差人跟着凤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。进了大门，二层厅上立定，万中书纳头便拜。凤四老爹拉住道：“此时不必行礼，先生且坐着。”便对差人道：“你们三位，都是眼亮的，不必多话了。你们都在我这里住着。万老爹是我的相与，这场官司我是要同了去的。我却也不难为你。”赵升对来差道：“二位可有的说？”来差道：“凤四老爹吩咐，这有甚么说？只求老爹作速些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当下，把三个差人送到厅对面一间空房里，说道：“此地权住两日。三位不妨就搬行李来。”三个差人把万中书交与凤四老爹，竟都放心，各自搬行李去了。

凤四老爹把万中书拉到左边一个书房里坐着，问道：“万先生，你的这件事不妨实实的对我说，就有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帮衬你。说含糊话，那就罢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我看老爹这个举动，自是个豪杰。真人面前，我也不说假话了。我这场官司，倒不输在台州府，反要输在江宁县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江宁县方老爷待你甚好，这是为何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不瞒老爹说，我实在是个秀才，不是个中书。只因家下日计艰难，没奈何出

来走走。要说是个秀才，只好喝风扇烟。说是个中书，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，才肯有些照应。不想今日，被县尊把我这服色同官职写在批上。将来解回去，钦案都也不妨，倒是这假官的官司，吃不起了。”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道：“万先生，你假如是个真官回去，这官司不知可得赢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我同苗总兵，系一面之交，又不曾有甚过赃犯法的事，量情不得大输。只要那里不晓得假官一节，也就罢了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且住着，我自的道理。”万中书住在书房里，三个差人也搬来往在厅对过空房里。凤四老爹一面叫家里人料理酒饭，一面自己走到秦中书家去。

秦中书听见凤四老爹来了，大衣也没有穿，就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凤四哥，事体怎么样了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还问哩！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你还不晓得哩！”秦中书吓的慌慌张张的，忙问道：“怎的？怎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怎的不怎的，官司够你打半生！”秦中书越发吓得面如土色，要问都问不出来了。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说他到底是个甚官？”秦中书道：“他说是个中书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的中书，还在判官那里造册哩！”秦中书道：“难道他是个假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假的何消说！只是一场钦案官司，把一个假官从尊府拿去，那浙江巡抚本上，也不要特参，只消带上一笔，莫怪我说，老先生的事，只怕也就是‘滚水泼老鼠’了。”

秦中书听了这些话，瞪着两只白眼，望着凤四老爹道：“凤四哥，你是极会办事的人。如今这件事，到底怎样好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没有怎样好的法。他的官司不输，你的身家不破。”秦中书道：“怎能叫他官司不输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假官就输，真官就不输。”秦中书道：“他已是假的，如何又得真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难道你也是假的？”秦中书道：“我是遵例保

举来的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保举得，他就保举不得？”秦中书道：“就是保举，也不得及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怎的不得及？有了钱，就是官！现放着一位施老爷，还怕商量不来？”秦中书道：“这就快些叫他办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到如今办，他又不做假的了！”秦中书道：“依你怎么样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若要依我么，不怕拖官司，竟自随他去。若要图干净，替他办一个。等他官司赢了来，得了缺，叫他一五一十算了来还你。就是九折三分钱也不妨。”秦中书听了这个话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都是好亲家拖累这一场，如今却也没法了！凤四哥，银子我竟出，只是事要你办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这就是水中捞月了。这件事，要高老先生去办！”秦中书道：“为甚的偏要他去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如今施御史老爷是高老爷的相好，要恳着他，作速照例写揭帖，揭到内阁，存了案，才有用哩。”秦中书道：“凤四哥，果真你是见事的人。”

随即写了一个帖子，请高亲家老爷来商议要话。少刻，高翰林到了。秦中书会着，就把凤四老爹的话说了一遍。高翰林连忙道：“这个我就去。”凤四老爹在旁道：“这是紧急事，秦老爷快把‘所以然’交与高老爷去罢。”秦中书忙进去。一刻，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银子，每封足纹一百两，交与高翰林道：“而今一半人情，一半礼物，这原是我垫出来的。我也晓得，阁里还有些使费，一总费亲家的心，奉托施老先生包办了罢。”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，只得应允。拿了银子到施御史家，托施御史连夜打发人进京办去了。

凤四老爹回到家里，一气走进书房，只见万中书在椅子上坐着望哩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恭喜，如今是真的了！”随将此事说了备细。万中书不觉倒身下去，就磕了凤四老爹二三十个头。凤四老爹拉了又拉，方才起来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明日仍旧穿了

公服，到这两家谢谢去。”万中书道：“这是极该的。但只不好意思。”说着，差人走进来，请问凤四老爹几时起身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明日走不成，竟是后日罢。”次日起来，凤四老爹催着万中书去谢高、秦两家。两家收了帖，都回“不在家”，却就回来了。凤四老爹又叫万中书，亲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来，凤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，同着三个差人，竟送万中书回浙江台州，去审官司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儒生落魄，变成衣锦还乡；御史回心，惟恐一人负屈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

话说凤四老爹替万中书办了一个真中书，才自己带了行李，同三个差人，送万中书到台州审官司去。这时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气温和。五个人都穿着单衣，出了汉西门来叫船，打点一直到浙江去。叫遍了，总没有一只杭州船，只得叫船先到苏州。到了苏州，凤四老爹打发清了船钱，才换了杭州船。这只船，比南京叫的却大着一半。凤四老爹道：“我们也用不着这大船，只包他两个舱罢。”随即付埠头一两八钱银子，包了他一个中舱、一个前舱。五个人上了苏州船，守候了一日，船家才揽了一个收丝的客人搭在前舱。这客人约有二十多岁，生的也还清秀，却只得一担行李，倒着实沉重。到晚，船家解了缆放离了马头，用篙子撑了五里多路，一个小小的村落旁住了。那梢公对伙计说：“你带好缆，放下二锚，照顾好了客人。我家去一头。”那台州差人笑着说道：“你是讨顺风去了。”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。

万中书同凤四老爹上岸，闲步了几步，望见那晚烟渐散，水光里月色渐明。徘徊了一会，复身上船来安歇，只见下水头，支支查查又摇了一只小船来帮着泊。这时船上水手倒也开铺去睡了，三个差人点起灯来打骨牌。只有万中书，凤四老爹同那个丝客人，在船里推了窗子凭船玩月。那小船靠拢了来，前头

撑篙的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汉。后面火舱里，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在里边拿舵，一眼看见船这边三个男人看月，就掩身下舱里去了。隔了一会凤四老爹同万中书也都睡了，只有这丝客人略睡得迟些。

次日，日头未出的时候，梢公背了一个箬袋上了船，急急的开了。走了三十里，方才吃早饭。早饭吃过了，将下午，凤四老爹闲坐在舱里，对万中书说道：“我看先生此番，虽然未必大伤筋骨，但是都院的官司，也够拖缠哩。依我的意思，审你的时节，不管问你甚情节，你只说家中住的一个游客凤鸣歧做的。等他来拿了我去，就有道理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那丝客人眼儿红红的，在前舱里哭。凤四老爹同众人忙问道：“客人，怎的了？”那客人只不则声。凤四老爹猛然大悟，指着丝客人道：“是了！你这客人，想是少年不老成，如今上了当了！”那客人不觉又羞的哭了起来。凤四老爹细细问了一遍，才晓得昨晚都睡静了，这客人还倚着船窗，顾盼那船上妇人。这妇人见那两个客人去了，才立出舱来望着丝客人笑。船本靠得紧，虽是隔船，离身甚近。丝客人轻轻捏了他一下，那妇人便笑嘻嘻从窗子爬了过来，就做了巫山一夕。这丝客人睡着了，他就把行李内四封银子二百两，尽行携了去了。早上开船，这客人情思还昏昏的。到了此刻，看见被囊开了，才晓得被人偷去。真是哑子梦见妈，说不出来的苦。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叫过船家来，问道：“昨日那只小船，你们可还认得？”水手道：“认却认得。这话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，有甚方法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认得就好了。他昨日得了钱，我们走这头，他必定去那头。你们替我把桅眠了，架上橹赶着摇回去，望见他的船远远的就泊了。弄得回来再酬你们的劳。”船家依言摇了回去。摇到黄昏时候，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，却不见那只小船。凤四老

爹道：“还摇了回去。”约略又摇了二里多路，只见一株老柳树下，系着那只小船，远望着却不见人。凤四老爹叫还泊近些，也泊在一株枯柳树下。

凤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，不许则声，自己上岸闲步。步到这只小船面前，果然是昨日那船。那妇人同着瘦汉子，在中舱里说话哩。凤四老爹徘徊了一会，慢慢回船，只见这小船不多时，也移到这边来泊。泊了一会，那瘦汉不见了。这夜月色，比昨日更明，照见那妇人在船里边掠了鬓发，穿了一件白布长衫在外面，下身换了一条黑绸裙子，独自一个，在船窗里坐着赏月。凤四老爹低低问道：“夜静了，你这小妮子，船上没有人，你也不怕么？”那妇人答应道：“你管我怎的？我们一个人在船上，是过惯了的，怕甚的！”说着，就把眼睛斜觑了两觑。凤四老爹一脚跨过船来，便抱那妇人。那妇人假意推来推去，却不则声。凤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来，放在右腿膝上，那妇人也就不动，倒在凤四老爹怀里了。凤四老爹道：“你船上没有人，今夜陪我宿一宵，也是前世有缘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们在船上住家，是从来不混帐的。今晚没有人，遇着你这个冤家，叫我也没有法了。只在这边，我不到你船上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行李内有东西，我不放心在你这边。”说着便将那妇人轻轻一提，提了过来。这时船上人都睡了，只是中舱里，点着一盏灯，铺着一副行李。凤四老爹把妇人放在被上，那妇人就连忙脱了衣裳钻在被里。那妇人不见凤四老爹解衣，耳朵里却听得轧轧的橹声。那妇人要抬起头来看，却被凤四老爹一腿压住，死也不得动，只得细细的听，是船在水里走哩。那妇人急了，忙问道：“这船怎么走动了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他行他的船，你睡你的觉，倒不快活？”那妇人越发急了，道：“你放我回去罢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呆妮子！你是骗钱，我是骗

人。一样的骗，怎的就慌？”那妇人才晓得是上了当了。只得哀告道：“你放了我，任凭甚东西，我都还你就是了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放你去却不能！拿了东西来才能放你去。我却不难为你。”说着，那妇人起来，连裤子也没有了。万中书同丝客人，从舱里钻出来看了，忍不住的好笑。凤四老爹问明他家住址，同他汉子的姓名，叫船家在没人烟的地方住了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叫丝客人拿一个包袱，包了那妇人通身上下的衣裳，走回十多里路，找着他汉子。原来他汉子，见船也不见，老婆也不见，正在树底下着急哩。那丝客人有些认得，上前说了几句，拍着他肩头道：“你如今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还是造化哩！”他汉子不敢答应。客人把包袱打开，拿出他老婆的衣裳、裤子、褶裤、鞋来。他汉子才慌了，跪下去，只是磕头。客人道：“我不拿你。快把昨日四封银子拿了来，还你老婆。”那汉子慌忙上了船，在梢上一个夹剪舱底下，拿出一个大口袋来，说道：“银子一厘也没有动，只求开恩，还我女人罢！”客人背着银子。那汉子拿着他老婆的衣裳，一直跟了走来，又不敢上船，听见他老婆在船上叫，才硬着胆子走上去。只见他老婆在中舱里，围在被里哩。他汉子走上前，把衣裳递与他。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，起来又磕了两个头，同乌龟满面羞愧，下船去了。丝客人拿了一封银子五十两，来谢凤四老爹。凤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竟收了。随分做三分，拿着对三个差人道：“你们这件事，原是个苦差，如今与你们算差钱罢。”差人谢了。

闲话休提。不日到了杭州，又换船直到台州，五个人一齐进了城。府差道：“凤四老爹，家门口恐怕有风声。官府知道了，小人吃不起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有道理。”从城外叫了四乘小轿，放下帘子，叫三个差人同万中书坐着，自己倒在后

面走，一齐到了万家来。进大门，是两号门面房子，二进是两改三造的小厅。万中书才入内去，就听见里面有哭声，一刻，又不哭了。顷刻，内里备了饭出来。吃了饭，凤四老爹道：“你们此刻不要去。点灯后把承行的叫了来。我自有道理。”差人依着，点灯的时候，悄悄的去会台州府承行的赵勤。赵勤听见南京凤四老爹同了来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那是个仗义的豪杰，万相公怎的相与他的？这个就造化了！”当下即同差人到万家来，会着，彼此竟像老相与一般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赵师父，只一桩托你：先着太爷录过供，供出来的人，你便拖了解。”赵书办应允了。

次日，万中书乘小轿子到了府前城隍庙里面，照旧穿了七品公服，戴了纱帽，着了靴，只是颈子里却系了链子。府差缴了牌票，祁太爷即时坐堂。解差赵升执着批，将万中书解上堂去。祁太爷看见纱帽圆领，先吃一惊；又看了批文，有“遵例保举中书”字样，又吃了一惊。抬头看那万里，却直立着，未曾跪下。因问道：“你的中书，是甚时得的？”万中书道：“是本年正月内。”太爷道：“何以不见知照？”万中书道：“由阁咨部，由部咨本省巡抚，也须时日。想目下也该到了。”祁太爷道：“你这中书，早晚也是要革的了。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自去年进京，今年回到南京，并无犯法的事。请问太公祖：隔省差拿，其中端的是何缘故？”祁太爷道：“那苗镇台疏失了海防，被抚台参拿了。衙门内搜出你的诗笺，上面一派阿谀的话头，是你被他买嘱了做的。现有赃款，你还不知么？”万中书道：“这就是冤枉之极了！中书在家的时节，并未会过苗镇台一面，如何有诗送他？”祁太爷道：“本府亲自看过，长篇累牍，后面还有你的名姓图书。现今抚院大人巡海，整驻本府，等着要题结这一案，你还能赖么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中书虽

然忝列官墙，诗却是不会做的。至于名号的图书，中书从来也没有，只有家中住的一个客，上年刻了大小几方送中书。中书就放在书房里，未曾收进去。就是做诗，也是他会做，恐其是他假名的，也未可知。还求太公祖详察。”祁太爷道：“这人叫甚么？如今在那里？”万中书道：“他姓凤，叫做凤鸣岐。现住在中书家里哩。”

祁太爷立即拈了一枝火签，差原差立拿凤鸣岐，当堂回话。差人去了一会，把凤四老爹拿来。祁太爷坐在二堂原差上去回了说：“凤鸣岐已经拿到。”太爷叫他上堂，问道：“你便是凤鸣岐么？一向与苗总兵有相与么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并不认不得他。”祁太爷道：“那万里做了送他的诗。今万里到案，招出是你做的，连姓名图书，也是你刻你为甚么做这些犯法的事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不但我生会做诗，就是做诗送人，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。”太爷道：“这厮强辩！”叫取过大刑来。那堂上堂下的皂隶，大家吆喝一声，把夹棍向堂口一掼。两个人扳翻了凤四老爹把他两只腿套在夹棍里。祁太爷道：“替我用力的夹！”那扯绳的皂隶，用力把绳一收，只听格喳的一声，那夹棍迸为六段。祁太爷道：“这厮莫不是有邪术？”随叫换了新夹棍，朱标一条封条，用了印，贴在夹棍上，从新再夹。那知道绳子尚未及扯，又是一声响，那夹棍又断了。一连换了三副夹棍，足足的迸做十八截，散了一地。凤四老爹只是笑，并无一句一供。祁太爷毛了，只得退了堂，将犯人寄监。亲自坐轿上公馆辕门，面禀了抚军。那抚军听了备细，知道凤鸣岐是有名的壮士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况且，苗总兵已死于狱中，抑且万里保举中书的知照已到院，此事也不关紧要。因而吩咐祁知府从宽办结。竟将万里、凤鸣岐都释放。抚院也就回杭州去了。这一场焰腾腾的官事，却被凤四老爹一瓢冷水泼息。

万中书开发了原差人等，官司完了，同凤四老爹回到家中，念不绝口的说道：“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、再长爹娘，我将何以报你！”凤四老爹大笑道：“我与先生既非旧交，向日又不曾受过你的恩惠，这不过是我一时偶然高兴。你若认真感激起我来，那倒是个鄙夫之见了。我今要往杭州去寻一个朋友，就在明日便行。”万中书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得凭着凤四老爹要走就走。

次日，凤四老爹果然别了万中书，不曾受他杯水之谢，取路往杭州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拔山扛鼎之义士，再显神通；深谋诡计之奸徒，急偿夙债。不知凤四老爹来寻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

话说凤四老爹别过万中书，竟自取路到杭州。他有一个朋友叫做陈正公，向日曾欠他几十两银子。心里想道：“我何不找着他，向他要了做盘缠回去？”陈正公住在钱唐门外。他到钱唐门外来寻他，走了不多路，看见苏堤上柳阴树下，一从人围着两个人在那里盘马。那马上的人远远望见凤四老爹，高声叫道：“凤四哥！你从那里来的？”凤四老爹近前一看，那人跳下马来，拉着手。凤四老爹道：“原来是秦二老爷。你是几时来的？在这里做甚么？”秦二侬子道：“你就去了这些时。那老万的事，与你甚相干？呛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饭，管别人的闲事，这不是发了呆？你而今来的好的狠！我正在这里同胡八哥想你。”凤四老爹便问：“此位尊姓？”秦二侬子代答道：“这是此地胡尚书第八个公子胡八哥，为人极有趣，同我最相好。”胡老八知道是凤四老爹，说了些彼此久慕的话。秦二侬子道：“而今凤四哥来了，我们不盘马了，回到下处去吃一杯罢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还要去寻一个朋友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贵友明日寻罢。今日难得相会，且到秦二哥寓处顽顽。”不由分说，把凤四老爹拉着，叫家人匀出一匹马，请凤四老爹骑着，到伍相国祠门口，下了马，一同进来。

秦二侬子就寓在后面楼下。凤四老爹进来施礼坐下。秦二

俦子吩咐家人，快些办酒来，同饭一齐吃。因向胡八乱子道：“难得我们凤四哥来，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艺。我改日少不得同凤四哥来奉拜，是要重重的叨扰哩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凤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，指着向二位道：“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与。他初时也爱学几桩武艺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好弄玄虚，勾人烧丹炼汞。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？”胡八乱子道：“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，三家兄几乎上了此人一个当。那年勾着处州的马纯上，怂恿家兄炼丹。银子都已经封好，还亏家兄的运气高。他忽然生起病来，病到几日上，就死了。不然，白白被他骗了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三令兄可是讳缜的么？”胡八乱子道：“正是。家兄为人，与小弟的性格不同，惯喜相与一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做谄诗，自称为‘名士’。其实好酒好肉，也不曾吃过一斤，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骗了去，眼也不眨一眨。小弟生性喜欢养几匹马，他就嫌好道恶，说作踢了他的院子。我而今受不得，把老房子并与他，自己搬出来往，和他离门离户了。”秦二俦子道：“胡八哥的新居，干净的狠哩。凤四哥，我同你扰他去时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家人摆上酒来。三个人传杯换盏，吃到半酣，秦二俦子道：“凤四哥，你刚才说，要去寻朋友，是寻那一个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有个朋友陈正公，是这里人，他该我几两银子，我要向他取讨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，而今搬到钱塘门外的？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正是。”胡八乱子道：“他而今不在家，同了一个毛胡子，到南京卖丝去了。毛二胡子也是三家兄的旧门客。凤四哥，你不消去寻他。我叫家里人替你送一个信去，叫他回来时，来会你就是了。”当下吃过了饭，各自散了。胡老人告辞先去。秦二俦子就留凤四老爹在寓

同住。

次日，拉了凤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。胡老八也回候了，又打发家人来说道：“明日请秦二老爷同凤四老爹，早些过去便饭。老爷说，相好间不具帖子。”

到第二日吃了早点心，秦二侬子便叫家人备了两匹马，同凤四老爹骑着，家人跟随，来到胡家。主人接着，在厅上坐下。秦二侬子道：“我们何不到书房里坐？”主人道：“且请用了茶。”吃过了茶，主人邀一位从走巷一直往后边去，只见满地的马粪。到了书房，二位进去，看见有几位客，都是胡老人平日相与的些骑马试剑的朋友，今日特来请教凤四老爹的武艺。彼此作揖坐下。胡老八道：“这几位朋友，都是我的相好，今日听见凤四哥到，特为要求教的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又吃了一杯茶，大家起身，闲步一步。看那楼房三间，也不甚大。旁边游廊，廊上摆着许多的鞍架子，壁间靠着箭壶。一个月洞门过去，却是一个大院子，一个马棚。胡老人向秦二侬子道：“秦二哥，我前日新买了一匹马，身材倒也还好。你估一估，值个甚么价？”随叫马夫，将那枣骝马牵过来。这些客一拥上前来。那马十分跳跃，不堤防，一个蹶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。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，挫了身子，墩下去。胡八乱子看了大怒，走上前，一脚就把那只马腿踢断了。众人吃了一惊。秦二侬子道：“好本事！”便道：“好些时不见你，你的武艺越发学的精强了！”当下，先送了那位客回去。

这里摆酒上席，依次坐了。宾主七八个人，猜拳行令，大盘大碗吃了个尽兴。席完起身，秦二侬子道：“凤四哥，你随便使一两件武艺，给众位老哥们看看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我等求教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原要献丑。只是顽那一件？”因指着天井内花台子道：“把这方砖，搬几块到这边来。”秦二侬子

叫家人搬了八块，放在阶沿上。众人看凤四老爹，把右手袖子卷一卷。那八块方砖，齐齐整整叠作一垛在阶沿上，有四尺来高。那凤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，只见那八块方砖，碎成十几块，一直到底。众人在旁，一齐赞叹。

秦二侏子道：“我们凤四哥，练就了这一个手段！他那‘经’上说：‘握拳能碎虎脑，侧掌能断牛首。’这个还不算出奇哩。胡八哥，你过来，你方才踢马的腿劲，也算是头等了。你敢在凤四哥的肾囊上踢一下，我就服你是真名公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”凤四老爹道：“八先生，你果然要试一试，这倒不妨。若是踢伤了，只怪秦二老官，与你不相干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凤四老爹既说不妨，他必然有道理。”一个个都怂恿胡八乱子踢。那胡八乱子想了一想，看看凤四老爹又不是个金刚、巨无霸，怕他怎的？便说道：“凤四哥，果然如此，我就得罪了！”凤四老爹把前襟提起，露出裤子来。他便使尽平生力气，飞起右脚，向他裆里一脚踢去。那知这一脚，并不象踢到肉上，好象踢到一块生铁上，把五个脚指头几乎碰断，那一痛直痛到心里去。顷刻之间，那一只腿，提也提不起了。凤四老爹上前道：“得罪！得罪！”众人看了，又好惊，又好笑。闹了一会，道谢告辞。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来。那一只靴再也脱不下来，足足肿疼了七八日。

凤四老爹在秦二侏子的下处，逐日打拳、跑马，倒也不寂寞。一日正在那里试拳法，外边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瘦小身材，来问：“南京凤四老爹可在这里？”凤四老爹出来会着，认得是陈正公的侄儿陈虾子。问其来意，陈虾子道：“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，说四老爹你来了。家叔却在南京卖丝去了，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。你老人家有甚话，我替你带信去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我要会令叔，也无甚话说。他向日挪我的五十两银

子，得便叫他算还给我。我在此，还有些时耽搁，竟等他回来罢了。费心拜上令叔，我也不写信了。”

陈虾子应诺。回到家取了行李，搭船便到南京，找到江宁县前傅家丝行里，寻着了陈正公。那陈正公正同毛二胡子在一桌子上吃饭，见了侄子，叫他一同吃饭，问了些家务。陈虾子把凤四老爹要银子的话都说了，安顿行李在楼上住。

且说这毛二胡子，先年在杭城开了个绒线铺，原有两千银子的本钱。后来钻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，又赚了他两千银子，搬到嘉兴府，开了个小当铺。此人有个毛病：吝啬非常，一文如命。近来又同陈正公合伙贩丝。陈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，因此志同道合。南京丝行里，供给丝客人饮食最为丰盛。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这行主人供给我们顿顿有肉。这不是行主人的肉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，左右他要算了钱去。我们不如只吃他的素饭，荤菜我们自己买了吃，岂不便宜！”陈正公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到吃饭的时候，叫陈虾子到熟切担子上，买十四个钱的熏肠子，三个人同吃。那陈虾子到口不到肚，熬的清水滴滴。

一日，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我昨日听得一个朋友说，这里胭脂巷有一位中书秦老爹，要上北京补官，攒凑盘程，一时不得应手，情愿七扣的短票，借一千两银子。我想这是极稳的主子，又三个月内必还。老哥买丝余下的那一项，凑起来还有二百多两，何不秤出二百一十两借给他？三个月就拿回三百两，这不比做丝的利钱还大些？老哥如不见信，我另外写一张包管给你。他那中间人我都熟识，丝毫不得走作的。”陈正公依言借了出去。到三个月上，毛二胡子替他把这一笔银子讨回，银子又足，平子又好，陈正公满心欢喜。

又一日，毛二胡子向陈正公道：“我昨日会见一个朋友，

是个卖人参的客人。他说，国公府里徐九老爷有个表兄陈四老爷，拿了他斤把人参。而今他要回苏州去，陈四老爷一时银子不凑手，就托他情愿对扣借一百银子还他，限两个月拿二百银子取回纸笔。也是一宗极稳的道路。”陈正公又拿出一百银子，交与毛二胡子借出去。两个月讨回足足二百两，兑一兑还余了三钱，把个陈正公欢喜的要不得。

那陈虾子被毛二胡子一味朝死里算，弄的他酒也没得吃，肉也没得吃，恨如头醋。趁空向陈正公说道：“阿叔在这里卖丝，爽利该把银子交与行主人做丝。拣头水好丝买了，就当在典铺里。当出银子，又赶着买丝，买了又当着。当铺的利钱微薄，象这样套了去，一千两本钱，可以做得二千两的生意，难道倒不好？为甚么信毛二老爹的话放起债来？放债到底是个不稳妥的事。象这样挂起来，几时才得回去？”陈正公道：“不妨。再过几日，收拾收拾，也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
那一日，毛二胡子接到家信，看完了，咂嘴弄唇，只管独自坐着踌躇。陈正公问道：“府上有何事？为甚出神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不相干，这事不好向你说的。”陈正公再三问，毛二胡子道：“小儿寄信来说，我东头街上谈家当铺折了本，要倒与人。现在有半楼货，值得一千六百两，他而今事急了，只要一千两就出脱了。我想，我的小典里若把这货倒过来，倒是宗好生意。可惜而今运不动，掣不出本钱来。”陈正公道：“你何不同人合伙，倒了过来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我也想来。若是同人合伙，领了人的本钱，他只要一分八厘行息，我还有几厘的利钱。他若是要二分分开外，我就是羊肉不曾吃，空惹一身膻，倒不如不干这把刀儿了。”陈正公道：“呆子！你为甚不和我商量？我家里还有几两银子，借给你跳起来就是了。还怕你骗了我的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罢！罢！老哥，生意事拿不稳，

设或将来亏折了不够还你，那时叫我拿甚么脸来见你？”

陈正公见他如此至诚，一心一意要把银子借与他。说道：“老哥，我和你从长商议。我这银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货来，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钱，你只每月给我一个二分行息，多的利钱都是你的。将来陆续还我。纵然有些长短，我和你相好，难道还怪你不成？”毛二胡子道：“既承老哥美意，只是这里边，也要有一个人做个中见，写一张切切实实的借券交与你执着，才有个凭据，你才放心。那有我两个人私相接受的呢？”陈正公道：“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样人，并无甚不放心处。不但中人不必，连纸笔也不要，总以信行为主罢了。”当下陈正公瞒着陈虾子，把行笥中余剩下以及讨回来的银子凑了一千两，封的好好的，交与毛二胡子，道：“我已经带来的丝，等行主人代卖。这银子本打算回湖州再买一回丝，而今且交与老哥，先回去做那件事。我在此再等数日，也就回去了。”毛二胡子谢了，收起银子，次日上船，回嘉兴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陈正公把卖丝的银收齐全了，辞了行主人，带着陈虾子搭船回家，顺便到嘉兴上岸，看看毛胡子。那毛胡子的小当铺开在西街上。一路问了去，只见小小门面三间，一层看墙。进了看墙门，院子上面三间厅房安着柜台，几个朝奉在里面做生意。陈正公问道：“这可是毛二爷的当铺？”柜里朝奉道：“尊驾贵姓？”陈正公道：“我叫做陈正公，从南京来。要会会毛二爷。”朝奉道：“且请里面坐。”后一层便是堆货的楼。陈正公进来，坐在楼底下，小朝奉送上一杯茶来。吃着，问道：“毛二哥在家么？”朝奉道：“这铺子，原是毛二爷起头开的，而今已经倒与汪敝东了。”陈正公吃了一惊道：“他前日可曾来？”朝奉道：“这也不是他的店了，他还来做甚么！”陈正公道：“他而今那里去了？”朝奉道：“他的脚



步散散的，知他是到南京去？北京去了？”陈正公听了这些话，驴头不对马嘴，急了一身的臭汗。同陈虾子回到船上，赶到了家。

次日清早，有人来敲门。开门一看，是凤四老爹，邀进客座，说了些久违想念的话，因说道：“承假一项，久应奉还。无奈近日又被一个人负骗，竟无法可施。”凤四老爹问其缘故，陈正公细细说了一遍。凤四老爹道：“这个不妨，我有道理。明日我同秦二老爷回南京，你先在嘉兴等着我。我包你讨回，一文也不少。何如？”陈正公道：“若果如此，重重奉谢老爹。”凤四老爹道：“要谢的话，不必再提。”别过，回到下处，把这些话告诉秦二侉子。二侉子道：“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门了。这是你最喜做的事。”一面叫家人打发房钱，收拾行李，到断河头上船。

将到嘉兴，秦二侉子道：“我也跟你去瞧热闹。”同凤四老爹上岸，一直找到毛家当铺，只见陈正公正在他店里吵哩。凤四老爹两步做一步，闯进他看墙门，高声嚷道：“姓毛的在家不在家？陈家的银子到底还不还？”那柜台里朝奉，正待出来答话，只见他两手扳着看墙门，把身子往后一挣，那垛看墙，就拉拉杂杂卸下半堵。秦二侉子正要进来看，几乎把头打了。那些朝奉和取当的看了，都目瞪口呆。凤四老爹转身走上厅来，背靠着柜台外柱子，大叫道：“你们要命的，快些走出去！”说着，把两手背剪着，把身子一扭，那条柱子就离地歪在半边，那一架厅檐就塌了半个，砖头瓦片纷纷的打下来，灰土飞在半天里。还亏朝奉们跑的快，不曾伤了性命。

那时，街上人听见里面倒的房子响，门口看的人都挤满了。毛二胡子见不是事，只得从里面走出来。凤四老爹一头的灰，越发精神抖抖，走进楼底下靠着他的庭柱。众人一齐上前软求。

毛二胡子自认不是，情愿把这一笔帐，本利清还，只求凤四老爹不要动手。凤四老爹大笑道：“谅你有多大的个巢窝，不够我一顿饭时都拆成平地！”这时秦二侉子同陈正公都到楼下坐着。秦二侉子说道：“这件事，原是毛兄的不是！你以为没有中人、借券，打不起官司、告不起状，就可以白骗他的。可知道，不怕该债的精穷，只怕讨债的英雄！你而今遇着凤四哥，还怕赖到那里去？那毛二胡子无计可施，只得将本和利一并兑还，才完了这件横事。

陈正公得了银子，送秦二侉子、凤四老爹二位上船。彼此洗了脸。拿出两封一百两银子，谢凤四老爹。凤四老爹笑道：“这不过是我一时高兴，那里要你谢我！留下五十两，以清前帐。这五十两你还拿回去。”陈正公谢了又谢，拿着银子辞别二位，另上小船去了。

凤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说说笑笑，不日到了南京，各自回家。过了两天，凤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书。他门上人回道：“老爷近来同一位太平府的陈四老爷，镇日在来宾楼张家闹，总也不回家。”后来凤四老爹会着，劝他不要做这些事。又恰好京里有人寄信来，说他补缺将近，秦中书也就收拾行装进京。那来宾楼只剩得一个陈四老爷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国公府内，向飞玩雪之觞；来宾楼中，忽讶深宵之梦。毕竟怎样一个来宾楼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三回

###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

话说南京这十二楼，前门在武定桥，后门在东花园，钞库街的南首就是长板桥。自从太祖皇帝定天下，把那元朝功臣之后，都没入乐籍，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，也有衙役执事，一般也坐堂打人。只是那王孙公子们来，他却不敢和他起坐，只许垂手相见。每到春三二月天气，那些姊妹们，都匀脂抹粉，站在前门花柳之下，彼此邀伴顽耍。又有一个盒子会，邀集多人，治备极精巧的时样饮馔，都要一家赛过一家。那有几分颜色的，也不肯胡乱接人。又有那一宗老帮闲，专到这些人家里来，替他烧香，擦炉，安排花盆，揩抹桌椅，教琴棋书画。那些妓女们相与的孤老多了，却也要几个名士来住，觉得破破俗。

那来宾楼有个雏儿叫做聘娘。他公公在临春班做正旦，小时也是极有名头的。后来长了胡子，做不得生意，却娶了一个老婆，只望替他接接气。那晓的又胖又黑，自从娶了他，鬼也不上门来。后来没奈何，立了一个儿子，替他讨了一个童养媳妇。长到十六岁，却出落得十分人才。自此，孤老就走破了门槛。

那聘娘虽是个门户人家，心里最喜欢相与官。他母舅金修义就是金次福的儿子，常时带两个大老官，到他家来走走。那日来对他说：“明日有一个贵人，要到你这里来玩玩。他是国

公府内徐九公子的表兄。这人姓陈，排行第四，人都叫他是陈四老爷。我昨日在国公府里做戏，那陈四老爷向我说，他着实闻你的名，要来看你。你将来相与了他，就可结交徐九公子。可不是好！”聘娘听了也着实欢喜。金修义吃完茶去了。

次日，金修义回复陈四老爷去。那陈四老爷是太平府人，寓在东水关董家河房。金修义到了寓处门口，两个长随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传了进去。陈四老爷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缎直裰，里边衬着狐狸皮袄，脚下粉底皂靴，白净面皮，约有二十八九岁。见了金修义问道：“你昨日可曾替我说信去？我几时好去走走？”修义道：“小的昨日去说了，他那里专候老爷降临。”陈四老爷道：“我就和你一路去罢。”说着，又进去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出来叫那两个长随，叫轿夫问候。只见一个小小厮进来，拿着一封书。陈四老爷认得，他是徐九公子家的书童。接过书子拆开来看。上写着：

“积雪初霁，瞻园红梅次第将放。望表兄文驾过我，围炉作竟日谈。万勿推却。全嘱！全嘱！上木南表兄先生。徐咏顿首。”

陈木南看了，向金修义道：“我此时要到国公府里去，你明日再来罢。”金修义去了。

陈木南随即上了轿，两个长随跟着，来到大功坊。轿子落在国公府门口，长随传了进去。半日，里边道：“有请！”陈木南下了轿，走进大门，过了银銮殿，从旁边进去。徐九公子立在瞻园门口，迎着叫声：“四哥，怎么穿这些衣服？”陈木南看徐九公子时，乌帽珥貂，身穿织金云缎夹衣，腰系丝绦，脚下朱履。两人拉着手。只见那园里，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珑山子，山子上的雪，还不曾融尽。徐九公子让陈木南沿着栏杆，曲曲折折来到亭子上。那亭子是园中最高处。望着那

园中几百树梅花都微微含着红萼，徐九公子道：“近来，南京的天气暖的这样早，不消到十月尽，这梅花都已大放可观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表弟府里不比外边。这亭子虽然如此轩敞，却不见一点寒气袭人。唐诗说的好，‘无人知道外边寒’，不到此地，那知古人措语之妙！”

说着，摆上酒来。都是银打的盆子，用架子架着，底下一层贮了烧酒，用火点着，焰腾腾的暖着那里边的肴馔，却无一点烟火气。两人吃着，徐九公子道：“近来的器皿，都要翻出新样，却不知古人是怎样的制度，想来倒不如而今精巧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可惜我来迟了一步。那一年，虞博士在国子监时，迟衡山请他到泰伯祠主祭，用的都是古礼古乐。那些祭品的器皿，都是访古购求的。我若那时在南京，一定也去与祭，也就可以见古人的制度了。”徐九公子道：“十几年来，我常在京，却不知道家乡有这几位贤人君子，竟不曾会他们一面，也是一件缺陷事。”

吃了一会，陈木南身上暖烘烘，十分烦躁，起来脱去了一件衣服，管家忙接了，折好放在衣架上。徐九公子道：“闻的向日，有一位天长杜先生在这莫愁湖大会梨园子弟，那时却也还有几个有名的脚色。而今怎么这些做生、旦的，却要一个看得也没有？难道此时，天也不生那等样的脚色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论起这件事，却也是杜先生作俑。自古妇人无贵贱，任凭他是青楼婢妾，到得收他做了侧室，后来生出儿子做了官，就可算的母以子贵。那些做戏的，凭他怎么样到底算是个贱役。自从杜先生一番品题之后，这些缙绅士大夫家筵席间，定要几个梨园中人杂坐衣冠队中，说长道短。这个成何体统？看起来，那杜先生也不得辞其过。”徐九公子道：“也是那些暴发户人家。若是我家，他怎敢大胆？”

说了一会，陈木南又觉的身上烦热，忙脱去一件衣服，管家接了去。陈木南道：“尊府虽比外面不同，怎么如此太暖？”徐九公子道：“四哥，你不见亭子外面一丈之内雪所不到。这亭子，却是先国公在时造的，全是白铜铸成，内中烧了煤火，所以这般温暖。外边怎么有这样所在！”陈木南听了，才知道这个原故。两人又饮一会，天气昏暗了，那几百树梅花上，都悬了羊角灯，磊磊落落点将起来，就如千点明珠高下照耀，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干横斜可爱。酒罢，捧上茶来吃了，陈木南告辞回寓。

过了一日，陈木南写了一个札子，叫长随拿到国公府，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两银子。买了许多缎匹做了几套衣服，长随跟着，到聘娘家来做进见礼。到了来宾楼门口，一只小獠狮狗叫了两声，里边那个黑胖虔婆出来迎接。看见陈木南人物体面，慌忙说道：“请姐夫到里边坐！”陈木南走了进去，两间卧房，上面小小一个妆楼，安排着花、瓶、炉、几，十分清雅。聘娘先和一个人在那里下围棋，见了陈木南来，慌忙乱了局来陪，说道：“不知老爷到来，多有得罪。”虔婆道：“这就是太平陈四老爷，你常时念着他的诗，要会他的。四老爷才从国公府里来的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两套不堪的衣裳，妈妈休嫌轻慢！”虔婆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姐夫请也请不至。”陈木南因问：“这一位尊姓？”聘娘接过来道：“这是北门桥邹泰来太爷，是我们南京的国手，就是我的师父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久仰！”邹泰来道：“这就是陈四老爷？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爷姑表弟兄，是一位贵人。今日也肯到这里来，真个是聘娘的福气了。”

聘娘道：“老爷一定也是高手，何不同我师父下一盘？我自从跟着邹师父学了两年，还不曾得着他一着两着的窍哩！”虔婆道：“姐夫且同邹师父下一盘，我下去备酒来。”陈木南

道：“怎好就请教的？”聘娘道：“这个何妨。我们邹师父是极喜欢下的。”就把棋枰上棋子拣做两处，请他两人坐下。邹泰来道：“我和四老爷自然是对下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先生是国手，我如何下的过？只好让几子请教罢！”聘娘坐在旁边，不由分说替他排了七个黑子。邹泰来道：“如何摆得这些！真个是要我出丑了！”陈木南道：“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，而今下个彩罢。”取出一锭银子，交聘娘拿着。聘娘又在旁边，逼着邹泰来动着。邹泰来勉强下了几子。陈木南起首还不觉的，到了半盘四处受敌，待要吃他几子，又被他占了外势；待要不吃他的，自己又不得活。及至后来，虽然赢了他两子，确费尽了气力。邹泰来道：“四老爷下的高，和聘娘真是对手。”聘娘道：“邹师父是从来不给人赢的，今日一般也输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邹先生方才分明是让，我那里下的过！还要添两子，再请教一盘。”邹泰来因是有彩，又晓的他是屎棋，也不怕他恼，摆起九个子，足足赢了三十多着。陈木南肚里气得生疼，拉着他只管下了去。一直让到十三，共总还是下不过。因说道：“先生的棋实是高，还要让几个才好。”邹泰来道：“盘上再没有个摆法了，却是怎么样好？”聘娘道：“我们而今另有个顽法：邹师父，头一着不许你动，随便拈着丢在那里就算，这叫做‘凭天降福’。”邹泰来笑道：“这成个甚么款？有这个道理？”陈木南又逼着他下。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，混丢在盘上，接着下了去。这一盘，邹泰来却杀死四五块。陈木南正在暗欢喜，又被他生出一个劫来，打个不滑。陈木南又要输了。聘娘手里抱了乌云覆雪的猫，望上一扑，那棋就乱了。两人大笑，站起身来，恰好虔婆来说：“酒席齐备。”

摆上酒来，聘娘高擎翠袖，将头一杯奉了陈四老爷，第二杯就要奉师父。师父不敢当，自己接了酒，彼此放在桌上。虔



婆也走来，坐在横头。候四老爷干了头一杯，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四老爷是在国公府里吃过好酒好看的，到我们门户人家，那里吃得惯！”聘娘道：“你看依妈也韶刀了！难道四老爷家没有好的吃，定要到国公府里才吃着好的？”虔婆笑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又是我的不是了，且罚我一杯。”当下自己斟着、吃了一大杯。陈木南笑道：“酒菜也是一样。”虔婆道：“四老爷，想我老身，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岁，每日听见人说国公府里，我却不曾进去过。不知怎样像天宫一般哩！我听见说，国公府里不点蜡烛。”邹泰来道：“这妈妈讲呆话！国公府不点蜡烛，倒点油灯。”虔婆伸过一只手来道：“邹太爷，框子儿你嗒嗒！他府里‘不点蜡烛，倒点油灯’！他家那些姑娘们房里，一个人一个斗大的夜明珠挂在梁上，照的一屋都亮，所以不点蜡烛！四老爷，这话可是有的么？”陈木南道：“珠子虽然有，也未必拿了做蜡烛。我那表嫂是个和气不过的人。这事也容易，将来我带了聘娘，进去看看我那表嫂，你老人家就装一个跟随的人拿了衣服包，也就进去看看他的房子了。”虔婆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眼见希奇物，胜作一世人。我成日里烧香念佛，保佑得这一尊天贵星到我家来，带我到天宫里走走，老身来世也得人身，不变驴马。”邹泰来道：“当初，太祖皇帝带了王妈妈、季巴巴到皇宫里去，他们认做古庙。你明日到国公府里去，只怕也要认做古庙哩！”一齐大笑。

虔婆又吃了两杯酒，醉了。涎着醉眼说道：“他府里那些姑娘，不知怎样像画儿上画的美人！老爷若是把聘娘带了去，就比下来了。”聘娘瞅他一眼道：“人生在上，只要生的好，那在乎贵贱！难道做官的、有钱的女人，都是好看的？我旧年在石观音用烧香，遇着国公府里十几乘轿子下来，一个个团头团脸的，也没有甚么出奇！”虔婆道：“又是我说的不是，姑

娘说的是。再罚我一大杯！”当下，虔婆前后共吃了几大杯，吃的乜乜斜斜、东倒西歪。收了家伙，叫捞毛的打灯笼，送邹泰来家去。请四老爷进房歇息。

陈木南下楼来，进了房里，闻见喷鼻香。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镜台，墙上悬着一幅陈眉公的画，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观音，两边放着八张水磨楠木椅子。中间一张罗甸床，挂着大红绸帐子，床上被褥，足有三尺多高，枕头边放着熏笼，床面前一架几十个香橼结成一个流苏。房中间放着一个大铜火盆，烧着通红的炭，顿着铜铫，煨着雨水。聘娘用纤手在锡瓶内撮出银针茶来，安放在宜兴壶里，冲了水递与四老爷，和他并肩而坐。叫丫头出去取水来。聘娘拿大红汗巾，搭在四老爷膝盖上，问道：“四老爷，你既同国公府里是亲戚，你几时才做官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这话我不告诉别人，怎肯瞒你？我大表兄在京里，已是把我荐了。再过一年，我就可以得个知府的前程。你若有心于我，我将来和你妈说了，拿几百两银子赎了你，同到任上去。”聘娘听了他这话，拉着手，倒在他怀里，说道：“这话是你今晚说的，灯光菩萨听着。你若是丢了我，再娶了别的妖精，我这观音菩萨最灵验。我只把他背过脸来朝了墙，叫你同别人睡，偎着枕头就头疼，爬起来就不头疼。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也不是贪图你做官，就是爱你的人物。你不要辜负了我这一点心！”丫头推开门，拿汤桶送水进来。聘娘慌忙站开，开了抽屉，拿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脚盆里，倒上水，请四老爷坐洗脚。

正洗着，只见又是一个丫头，打了灯笼，一班四五个少年姊妹，都戴着貉鼠暖耳，穿着银鼠、灰鼠衣服进来，嘻嘻笑笑，两边椅子坐下。说道：“聘娘今日接了贵人，盒子会明日在你家做。分子是你一个人出！”聘娘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姊妹们笑顽了一会，去了。

聘娘披衣上床。陈木南见他丰若有肌，柔若无骨，十分欢洽。朦胧睡去，忽又惊醒，见灯花炸了一下。回头看四老爷时，已经睡熟。听那更鼓时，三更半了。聘娘将手理一理被头，替四老爷盖好，也便合着睡去。

睡了一时，只听得门外锣响，聘娘心里疑惑：“这三更半夜，那里有锣到我门上来？”看看锣声更近，房门外一个人道：“请太太上任。”聘娘只得披绣袄，倒革及弓鞋，走出房门外。只见四个管家婆娘齐双双跪下，说道：“陈四老爷已经升授杭州府正堂了，特着奴婢们来请太太到任，同享荣华。”聘娘听了，忙走到房里梳了头，穿了衣服。那婢子又送了凤冠霞帔，穿茁起来。出到厅前，一乘大轿。聘娘上了轿，抬出大门。只见前面锣、旗、伞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队队摆着。又听的说：“先要抬到国公府里去。”正走得兴头，路旁边走过一个黄脸秃头师姑来，一把从轿子里揪着聘娘，骂那些人道：“这是我的徒弟。你们抬他到那里去？”聘娘说道：“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。你这秃师姑，怎敢来揪我！”正要叫夜役锁他，举眼一看，那些人都不见了。急得大叫一声，一交撞在四老爷怀里，醒了。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公子，忽为闽山乔之游；窈窕佳人，竟作禅关之客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

###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

话说聘娘同四老爷睡着，梦见到杭州府的任，惊醒转来，窗子外已是天亮了。起来梳洗，陈木南也就起来。虔婆进房来问了姐夫的好。吃过点心，恰好金修义来，闹着要吃陈四老爷的喜酒。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就要到国公府里去，明日再来为你的情罢。”金修义走到房里，看见聘娘手挽着头发还不曾梳完，那乌云我髻，半截垂在地下，说道：“恭喜聘娘！接了这样一位贵人。你看看，恁般时候，尚不曾停当，可不是越发娇懒了！”因问陈四老爷：“明日甚么时候才来？等我吹笛子，叫聘娘唱一只曲子与老爷听。他的李太白《清平三调》，是十六楼没有赛得过他的。”说着，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爷拂了头巾，嘱咐道：“你今晚务必来，不要哄我老等着。”

陈木南应诺了。出了门，带着两个长随回到下处。思量没有钱用，又写一个札子，叫长随拿到国公府里，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两银子凑着好用。长随去了半天回来，说道：“九老爷拜上爷：府里的三老爷方从京里到，选了福建漳州府正堂，就在这两日内，要起身上任去。九老爷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务。说银子等明日辞行自带来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既是三老爷到了，我去候他。”随坐了轿子，带着长随来到府里。传进去，管家出来回道：“三老爷、九老爷，都到沐府里赴席去了。四

爷有话说，留下罢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也无甚话，是来特候三老爷的。”陈木南回到寓处。

一日，三公子同九公子来河房里辞行，门口下了轿子。陈木南迎进河厅坐下。三公子道：“老弟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一发倜傥。姑母去世，愚表兄远在都门，不曾亲自吊唁。几年来，学问更加渊博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先母辞世三载。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，所以来到南京朝夕请今表兄荣任闽中，贤昆玉同去，愚表弟倒觉失所了。”子道：“表兄若不见弃，何不同到漳州？长途之中，倒颇不寂寞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原也要和表兄同行。因在此有一两件小事，俟两三月之后，再到表兄任上来罢。”九公子随叫家人取一个拜匣，盛着二百两银子，送与陈木南收下。三公子道：“专等老弟到敝署走走，我那里还有事要相烦帮衬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一定来效劳的。”说着，吃完了茶，两人告辞起身。陈木南送到门外，又随坐轿子到府里行。一直送他两人到了船上，才辞别回来。

那金修义已经坐在下处，扯他来到来宾楼。进了大门，走到卧房，只见聘娘脸儿黄黄的。金修义道：“几日不见四老爷来，心口疼的病又发了。”虔婆在旁道：“自小儿惯了，是有这一个心口疼的病，但凡着了气恼就要发。他因四老爷两日不曾来，只道是那些憎嫌他，就发了。”聘娘看见陈木南，含着一双泪眼，总不则声。陈木南道：“你到底是那里疼痛？要怎样才得好？往日发了这病，却是甚么样医？”虔婆道：“往日发了这病，茶水也不能咽一口。医生来撮了药，他又怕苦，不肯吃。只好顿了人参汤，慢慢给他吃着，才保全不得伤大事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这里有银子，且拿五十两放在你这里，换了人参来用着。再拣好的换了，我自己带来给你。”那聘娘听了这话，挨着身子，靠着那绣枕，一团儿坐在被窝里，胸前围着一

个红抹胸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病一发了，不晓得怎的，就这样心慌。那些先生们说是单吃人参又会助了虚火，往常总是合着黄连煨些汤吃，夜里面睡着才得合眼。要是不吃，就只好是眼睁睁的一夜醒到天亮。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也容易。我明日换些黄连来给你就是了。”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在国公府里，人参、黄连论秤称也不值甚么，聘娘那里用的了！”聘娘道：“我不知怎的，心里慌慌的，合着眼就做出许多胡枝扯叶的梦。清天白日的，还有些害怕。”金修义道：“总是你身子生的虚弱，经不得劳碌，着不得气恼。”虔婆道：“莫不是你伤着什么神道？替你请个尼僧来禳解禳解罢。”

正说着，门外敲的手磬子响。虔婆出来看，原来是延寿庵的师姑本慧来收月米。虔婆道：“阿呀！是本老爷，两个月不见你来了。这些时，庵里做佛事忙？”本师姑道：“不瞒你老人家说，今年运气低。把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，连观音会都没有做的成。你家的相公娘好？”虔婆道：“也常时三好两歹的，亏的太平府陈四老爷照顾他。他是国公府里徐九老爷的表兄，常时到我家来。偏生的聘娘没造化，心口疼的病发了。你而今进去看看。”本师姑一同走进房里。虔婆道：“这便是国公府里陈四老爷。”本师姑上前打了一个问讯。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，这是我们这里的本师父，极有道行的。”

本师姑见过四老爷，走到床面前来看相公娘。金修义道：“方才说要禳解，何不就请本师父禳解禳解。”本师姑道：“我不会禳解，我来看看相公娘的气色罢。”便走了来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。聘娘本来是认得他的，今日抬头一看，却见他黄着脸、秃着头，就和前日梦里揪他的师姑一模一样，不觉就懊恼起来。只叫得一声“多劳”，便把被蒙着头睡下。本师姑道：“相公娘心里不耐烦，我且去罢。”向众人打个问讯，出了房门。

虔婆将月米递给他。他左手拿着盘子，右手拿着口袋去了。

陈木南也随即回到寓所，拿银子叫长随赶着去换人参、换黄连。只见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出来，说道：“四相公，你身子又结结实实的，只管换这些人参、黄连做什么？我听见这些时，在外头熬煎。我是你的房主人，又这样年老，四相公，我不好说的。自古道：船载的金银，填不满烟花债。他们这样人家，是其么有良心的！把银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。我今年七十多岁，看经念佛，观音菩萨听着，我怎肯眼睁睁的看着你上当不说！”陈木南道：“老太说的是，我都知道了。这人参、黄连，是国公府里托我换的。”因怕董老太韶刀，便说道：“恐怕他们换的不好，还是我自己去。”走了出来，到人参店里寻着了长随，换了半斤人参、半斤黄连，和银子就像捧宝的一般，捧到来宾楼来。

才进了来宾楼门，听见里面弹的三弦子响，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，来替姑娘算命。陈木南把人参、黄连递与虔婆，坐下听算命。那瞎子道：“姑娘今年十七岁，大运交庚寅，寅与亥合，合着时上的贵人，该有个贵人星坐命。就是四正有些不利，吊动了一个计都星，在里面作扰，有些啾唧不安，却不碍大事。莫怪我直谈，姑娘命里，犯一个华盖星，却要记一个佛名，应破了才好。将来从一个贵人，还要戴凤冠霞帔，有太太之分哩。”说完，横着三弦弹着，又唱一回，起身要去。虔婆留吃茶，捧出一盘云片糕、一盘黑枣子来，放在桌上，与他坐着。丫头斟茶，递与他吃着。

陈木南问道：“南京城里，你们这生意也还好么？”瞎子道：“说不得，比不得上年了。上年，都是我们没眼的算命。这些年，睁眼的人都来算命，把我们挤坏了！就是这南京城，二十年前有个陈和甫，他是外路人，自从一进了这城，这些大



老官家的命，都是他霸拦着算了去，而今死了。积作的个儿子，在我家那间壁招亲，日日同丈人吵窝子，吵的邻家都不得安身。眼见得我今日回家，又要听他吵。”说罢起身道过多谢，去了。

一直走了回来，到东花园一个小巷子里，果然又听见陈和甫的儿子和丈人吵。丈人道：“你每日在外测字，也还寻的几十文钱，只买了猪头肉、飘汤烧饼，自己捣嗓子，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。难道你的老婆，要我替你养着？这个还说是我的女儿，也罢了。你除了猪头肉的钱不还，也来问我要。终日吵闹这事，那里来的晦气？”陈和甫的儿子道：“老爹，假使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，你也要还钱。”丈人道：“胡说！我若吃了，我自然还。这都是你吃的。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，老爹用了，而今也要还人。”丈人道：“放屁！你是该人的钱！怎是我用你的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万一猪不生这个头，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？”丈人见他十分胡说，拾了个叉子棍，赶着他打。

瞎子摸了过来扯劝。丈人氣的颤呵呵的道：“先生！这样不成人，我说说他，他还拿这些混帐话来答应我，岂不可恨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我也没有甚么混帐处。我又不吃酒，又不赌钱，又不嫖老婆。每日在测字的桌子上，还拿着一本诗念，有甚么混帐处？”丈人道：“不是别的混帐。你放着一个老婆不养，只是累我。我那里累得起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你不喜欢女儿给我做老婆，你退了回去罢了。”丈人骂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！我女儿退了，做甚么事哩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听凭老爹再嫁一个女婿罢了。”丈人大怒道：“瘟奴！除非是你死了，或是做了和尚，这事才行得。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死是一时死不来。我明日就做和尚去。”丈人氣愤愤的道：“你明日就做和尚！”瞎子听了半天，听他两人说的，都是“堂屋

里挂草荐，不是话”，也就不扯劝，慢慢的摸着回去了。

次早，陈和甫的儿子剃光了头，把瓦楞帽卖掉了，换了一顶和尚帽子戴着，来到丈人面前，合掌打个问讯道：“老爹，贫僧今日告别了！”丈人见了大惊，双双掉下泪来又着实数说了他一顿。知道事已无可如何，只得叫他写了一张纸，自己带着女儿养活去了。

陈和尚自此以后，无妻一身轻，有肉万事足。每日测字的钱，就买肉吃。吃饱了，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诗，十分自在。

又过了半年，那日正拿着一本书在那里看，遇着他一个同伙的测字丁言志来看他。见他看这本书，因问道：“你这书是几时买的？”陈和尚道：“我才买来三四天。”丁言志道：“这是莺月豆湖唱和的诗。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、景兰江、杨执中先生，匡超人、马纯上一班大名士，大会莺月豆湖，分韵作诗。我还切记得，赵雪斋先生是分韵的‘八齐’。你看这起句‘湖如莺月豆 夕阳低’，只消这一句，便将题目点出。下面就句句贴切，移不到别处宴会的题目上去了。”陈和尚道：“这话要来问我才是，你那里知道？当年莺月豆湖大会，也并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，是娄中堂家的三公子、四公子。那时，我家先父就和娄氏弟兄是一人之交。彼时大会莺月豆湖，先父一位，杨执中先生、权勿用先生、牛布衣先生、蘧马先夫先生、张铁臂、两位主人，还有杨先生的令郎，共是九位。这是我先父亲口说的，我倒不晓得？你那里知道？”丁言志道：“依你这话，难道赵雪斋先生、景兰江先生的诗，都是别人假做的了？你想想，你可做得来？”陈和尚道：“你这话尤其不通。他们赵雪斋这些诗，是在西湖上做的，并不是莺月豆湖那一会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他分明是说‘湖如莺月豆’怎么说不

是莺月豆 湖大会？”陈和尚道：“这一本诗，也是汇集了许多名士合刻的。就如这个马纯上，生平也不会作诗，那里忽然又跳出他一首？”丁言志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些梦话！马纯上先生、蘧马先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诗，你何尝见过！”陈和尚道：“我不曾见过，倒是你见过？你可知道莺月豆 湖那一会，并不曾有人做诗？你不知那里耳朵响，还来同我瞎吵！”丁言志道：“我不信。那里有这些大名士聚会，竟不做诗的？这等看起来，你尊翁也未必在莺月豆 湖会过。若会过的人，也是一位大名士了，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！”陈和尚恼了道：“你这话胡说！天下那里有个冒认父亲的？”丁言志道：“陈思阮，你自己做两句诗罢了，何必定要冒认做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？”陈和尚大怒道：“丁诗，你'几年桃子几年人'！跳起来通共念熟了几首赵雪斋的诗，凿凿的就呻着嘴来讲名士。”丁言志跳起身道：“我就不该讲名士，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。”两个人说惯了，揪着领子一顿乱打。和尚的光头被他凿了几下，凿的生疼。拉到桥顶上，和尚目眊着眼，要拉到他跳河，被丁言志操了一交，骨碌碌就滚到桥底下去了。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。

正叫着，遇见陈木南踱了来，看见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，不成模样，慌忙拉起来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和尚认得陈木南，指着桥上说道：“你看这丁言志无知无识的，走来说是莺月豆 湖的大会，是胡三公子的主人。我替他讲明白了。他还要死强，并且说我是冒认先父的儿子。你说可有这个道理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个是什么要紧的事，你两个人也这样鬼吵？其实，丁言老也不该说思老是冒认父亲。这却是言老的不是。”丁言志道：“四先生，你不晓得。我难道不知道他是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？只是他摆出一副名士脸来，太难看。”陈木南笑道：“

你们自家人，何必如此？要是陈思老就会摆名士脸，当年那虞博士、庄征君怎样过日子呢？我和你两位吃杯茶和和事，下回不必再吵了。”当下拉到桥头间壁一个小茶馆里，坐下吃着茶。

陈和尚道：“听见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，怎样还不见动身？”陈木南道：“我正是为此来寻你测字，几时可以走得？”丁言志道：“先生，那些测字的话，是我们‘签火七占通’的。你要动身，拣个日子走就是了，何必测字？”

陈和尚道：“四先生，你半年前，我们要会你一面也不得能够。我出家的第二日，有一首《剃发》的诗送到你下处请教。那房主人董老太说，你又到外头顽去了。你却一向在那里？今日怎管家也不带自己在这里闲撞？”陈木南道：“因这里来宾楼的聘娘，爱我的诗做的好，我常在他那里。”丁言志道：“青楼中的人也晓得爱才，这就雅极了！”向陈和尚道：“你看，他不过是个巾幗，还晓得看诗，怎有个莺月豆湖大会不作诗的呢？”陈木南道：“思老的话倒不差。那娄玉亭便是我的世伯。他当日最相好的是杨执中、权勿用。他们都不以诗名。”陈和尚道：“我听得权勿用先生，后来犯出一件事来，不知怎么样结局？”陈木南道：“那也是他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。后来，这件官事也昭雪了。”又说了一会，陈和尚同丁言志别过去了。

陈木南交了茶钱，自己走到来宾楼。一进了门，虔婆正在那里同一个卖花的穿桂花球，见了陈木南道：“四老爷，请坐下罢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楼上去看看聘娘。”虔婆道：“他今日不在家，到轻烟楼做盒子会去了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来和他辞辞行，就要到福建去。”虔婆道：“四老爷就要起身？将来可还要回来的？”说着，丫头捧一杯茶来。陈木南接在手里，不大热，吃了一口就不吃了。虔婆看了道：“怎么茶也不

肯泡一壶好的？”丢了桂花球，就走到门房里去骂乌龟。陈木南看见他不瞅不睬，只得自己又踱了出来。

走不得几步，顶头遇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陈四爷，你还要信行些才好。怎叫我们只管跑？”陈木南道：“你开着偌大的人参铺，那在乎这几两银子？我少不得料理了送来给你。”那人道：“你那两个尊管，而今也不见面。走到尊寓，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来回。他一个堂客家，我怎好同他七个八个的？”陈木南道：“你不要慌！躲得和尚躲不得寺，我自然有个料理。你明日到我寓处来。”那人道：“明早是必留下，不要又要我们跑腿。”说过就去了。陈木南回到下处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事不尴尬？长随又走了，虔婆家又走不进他的门，银子又用的精光，还剩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，不如卷卷行李往福建去罢。”瞒着董老太一溜烟走了。

次日，那卖人参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来，坐了半日，连鬼也不见一个。那门外推的门响，又走进一个人来，摇着白纸诗扇，文绉绉的。那卖人参的起来问道：“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就是丁言志。来送新诗请教陈四先生的。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也是来寻他的。”又坐了半天，不见人出来。那卖人参的就把屏门拍了几下。董老太拄着拐杖出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寻那个的？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来找陈四爷要银子。”董老太道：“他么？此时好到观音门了。”那卖人参的大惊道：“这等，可曾把银子留在老太处？”董老太道：“你还说这话！连我的房钱都骗了。他自从来宾楼张家的妖精缠昏了头，那一处不脱空！背着一身债，还希罕你这几两银子！”卖人参的听了，哑叭梦见妈，说不出的苦，急的暴跳如雷。丁言志劝道：“尊驾也不必急，急也不中用，只好请回。陈四先生是个读书人，也未必就骗你。将来他回来，少不得还哩。”那人跳了一回，无可奈

何，只得去了。

丁言志也摇着扇子晃了出来，自心里想道：“堂客也会看诗！那十六楼不曾到过，何不把这几两测字积下的银子也去到那里顽顽？”主意已定，回家带了一卷诗，换了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戴一顶方巾，到来宾楼来。乌龟看见他像个呆子，问他来做甚么。丁言志道：“我来同你家姑娘谈谈诗。”乌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称下箱钱。”乌龟拿着黄杆戥子。丁言志在腰里摸出一个包子来，散散碎碎共有二两四钱五分头。乌龟道：“还差五钱五分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会了姑娘再找你罢。”丁言志自己上得楼来，看见聘娘在那里打棋谱，上前作了一个大揖。聘娘觉得好笑，请他坐下，问他来做甚么。丁言志道：“久仰姑娘最喜看诗，我有些拙作特来请教。”聘娘道：“我们本院的规矩：诗句是不白看的，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。”丁言志在腰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二十个铜钱来，放在花梨桌上。聘娘大笑道：“你这个钱，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，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。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罢！”丁言志羞得脸上一红二白，低着头，卷了诗揣在怀里，悄悄的下楼，回家去了。

虔婆听见他囫着呆子要了花钱，走上楼来问聘娘道：“你刚才向呆子要了几两银子的花钱？拿来，我要买缎子去。”聘娘道：“那呆子那里有银子？拿出二十铜钱来，我那里有手接他的？被我笑的他回去了。”虔婆道：“你是甚么巧主儿！化着呆子还不问他要一大注子，肯白白放了他回去！你往常嫖客给的花钱，何常分一个半个给我？”聘娘道：“我替你家寻了这些钱，还有甚么不是！些小事就来寻事！我将来从了良，不怕不做太太！你放这样呆子上我的楼来，我不说你罢了，你还要来嘴喳喳！”虔婆大怒，走上前来一个嘴巴，把聘娘打倒在地。聘娘打滚，撒了头发，哭道：“我贪图些甚么？受这些

折磨！你家有银子，不愁弄不得一个人来。放我一条生路去罢！"不由分说，向虔婆大哭大骂，要寻刀刎颈，要寻绳子上吊，髻都滚掉了。虔婆也慌了，叫了老乌龟上来，再三劝解，总是不肯依，闹的要死要活。

无可奈何，由着他拜做延寿庵本慧的徒弟，剃光了头，出家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云散，贤豪才色总成空；薪尽火传，工匠市廛都有韵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

话说万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！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。花坛酒社，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；礼乐文章，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。论出处，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，失意的就是愚拙。论豪侠，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，不足的就是萧索。凭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颜、曾的品行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。所以那些大户人家，冠、昏、丧、祭，乡绅堂里，坐着几个席头，无非讲的是些升、迁、调、降的官场。就是那贫贱儒生，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。那知市井中间，又出了几个奇人。

一个是会写字的。这人姓季名遐年，自小儿无家无业，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。见和尚传板上堂吃斋，他便也捧着一个钵，站在那里，随堂吃饭。和尚也不厌他。他的字写的最好，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，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，由着笔性写了去。但凡人要请他写字时，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，第二日磨一天的墨，却又不许别人替磨。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，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笔，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，他才用。到写字的时候，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，他才写；一些拂的不好，他就要骂、要打。却是要等他情愿，他才高兴。你若不情愿时，任

你王侯将相，大捧的银子送他，他正眼儿也不看。他又不修边幅，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，及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。每日写了字，得了人家的笔资，自家吃了饭；剩下的钱，就不要了，随便不相识的穷人，就送了他。

那日大雪里，走到一个朋友家，他那一双稀烂的蒲鞋，踹了他一书房的淤泥。主人晓得他的性子不好，心里嫌他，不好说出，只得问道：“季先生的尊履坏了，可好买双换换？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没有钱。”那主人道：“你肯写一副字送我，我买鞋送你了。”季遐年道：“我难道没有鞋，要你的？”主人厌他腌月赞，自己走了进去，拿出一双鞋来，道：“你先生且请略换换，恐怕脚底下冷。”季遐年恼了，并不作别，就走出大门，嚷道：“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？我那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？我坐在你家，还要算抬举你！我都希罕你的鞋穿？”一直走回天界寺，气呼呼的又随堂吃了一顿饭。

吃完，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，季遐年问道：“你这墨可要写字？”和尚道：“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我的。我还要留着转送别位施主老爷，不要写字。”季遐年道：“写一副好哩。”不由分说，走到自己房里，拿出一个大墨荡子来，拣出一锭墨，舀些水，坐在禅床上，替他磨将起来。和尚分明晓得他的性子，故意的激他写。他在那里磨墨，正磨的兴头，侍者进来向老和尚说道：“下浮桥的施老爷来了。”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孙子已走进禅堂来，看见季遐年，彼此也不为礼，自同和尚到那边叙寒温。季遐年磨完了墨，拿出一张纸来，铺在桌上，叫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。他取了一管败笔，蘸饱了墨，把纸相了一会，一气就写了一行。那右手后边小和尚动了一下，他就一凿，把小和尚凿矮了半截，凿的杀喳的叫。老和尚听见，慌忙来看，他还在那里急的嚷成一片。

老和尚劝他不要恼，替小和尚按着纸，让他写完了。施御史  
的孙子也来看了一会，向和尚作别去了。

次日，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来，看见季遐年，问道：“  
有个写字的姓季的，可在这里？”季遐年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  
小厮道：“我家老爷叫他明日去写字。”季遐年听了，也不回  
他，说道：“罢了。他今日不在家，我明日叫他来就是了。”

次日，走到下浮桥施家门口，要进去。门上人拦住道：“  
你是甚么人？混往里边跑。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是来写字的。”  
那小厮从门房里走出来看见，道：“原来就是你！你也会写字？”  
带他走到敞厅上，小厮进去回了。施御史的孙子刚刚走出屏  
风，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？敢来叫我写字！  
我又不贪你的钱，又不慕你的势，又不借你的光，你敢叫我写  
起字来！”一顿大嚷大叫，把施乡绅骂的闭口无言，低着头进  
去了。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，依旧回到天界寺里去了。

又一个卖火纸筒子的。这人姓王名太，他祖代是三牌楼  
卖菜的，到他父亲手里穷了，把菜园都卖掉了。他自小儿最喜  
下围棋。后来，父亲死了，他无以为生，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  
火纸筒过活。

那一日，妙意庵做会。那庵临着乌龙潭。正是初夏的天气，  
一潭簇新的荷叶，亭亭浮在水上。这庵里曲曲折折，也有许多  
亭榭，那些游人都进来顽耍。王太走将进来，各处转了一会。  
走到柳阴树下，一个石台，两边四条石凳，三四个大老官簇拥  
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。一个穿宝蓝的道：“我们这位马先生，  
前日在扬州盐台那里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。他前后共赢了  
二千多银子。”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：“我们这马先生是天  
下的大国手，只有这卞先生受两子还可以敌得来。只是我们要  
学到卞先生的地步，也就着实费力了。”王太就挨着身子，上前

去偷看。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，推推操操不许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：“你这样一个人，也晓得看棋？”王太道：“我也略晓得些。”撑着看了一会，嘻嘻的笑。那姓马的道：“你这人会笑，难道下得过我们？”王太道：“也勉强将就。”主人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？好同马先生下棋！”姓卞的道：“他既大胆，就叫他出个丑何妨？才晓得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！”王太也不推辞，摆起子来，就请那姓马的动着。旁边人都觉得好笑。那姓马的同地下了几着，觉的他出手不同。下了半盘，站起身来道：“我这棋，输了半子了！”那些人不晓得。姓卞的道：“论这局面，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些。”众人大惊，就要拉着王太吃酒。王太大笑道：“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！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，那里还吃的下酒！”说毕，哈哈大笑，头也不回就去了。

一个是开茶馆的。这人姓盖名宽，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。他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家里有钱开着当铺，又有田地，又有洲场。那亲戚、本家，都是些有钱的。他嫌这些人俗气，每日坐在书房里，做诗看书，又喜欢画几笔画。后来画的画好，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。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，画也画的不如他好，他却爱才如命。遇着这些人来，留着吃酒吃饭，说也有，笑也有。这些人家里有冠、婚、丧、祭的紧急事，没有银子，来向他说，他从不推辞，几百几十拿与人用。

那些当铺里的小官，看见主人这般举动，都说他有些呆气。在当铺里尽着做弊，本钱渐渐消折了。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，要赔种、赔粮，就有那些混帐人来劝他变卖。买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，分明值一千的，只好出五六百两。他无奈何只得卖了。卖来的银子又不会生发，只得放在家里秤着用，能用得几时？又没有了，只靠着洲场利钱还人。不想伙计没良心，在

柴院子里放火。命运不好，接连失了几回火，把院子里的几万担柴尽行烧了。那柴烧的一块一块的，结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陆离。那些伙计，把这东西搬来给他看，他看见好顽，就留在家里。家里人说，这是倒运的东西，留不得。他也不肯信，留在书房里顽。伙计见没有洲场，也辞出去了。

又过了半年，日食艰难，把大房子卖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过了半年，妻子死了，开丧出殡，把小房子又卖了。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在一个僻净巷内，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。把那房子里面一间与儿子、女儿住。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子，后檐支了一个茶炉子，右边安了一副柜台。后面放了两口水缸，满贮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来，自己生了火，扇着了，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，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、画画。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，些时新花朵，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。他家各样的东西，被变卖尽了，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，是不肯卖的。人来坐着吃茶，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、茶杯。茶馆的利钱有限，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。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，只赚得五六十个钱。除去柴米，还做得甚么事！

那日，正坐在柜台里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同他谈闲话。那老爹见他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艰难了。从前有多少人，受过你老人家的惠，而今都不到你这里来走走你老人家这些亲戚、本家事体总还是好的，你何不去向他们商议商议，借个大大的本钱，做些大生意过日子？”盖宽道：“老爹，‘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’。当初我有钱的时候，身上穿的也体面，跟的小厮也齐整，和这些亲戚、本家在一块，还搭配的上。而今我这般光景，走到他们家去，他就不嫌我，我自己也觉得可厌。至于老爹说，有受过我的惠的，那都是穷人，那里还有得还出来！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，

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！我若去寻他，空惹他们的气，有何趣味！

“邻居见他说的苦恼，因说道：‘老爹，你这个茶馆里，冷清清的，料想今日也没甚人来了。趁着好天气，和你到南门外顽顽去。’盖宽道：‘顽顽最好，只是没有东道，怎处！’邻居道：‘我带个几分银子的小东，吃个素饭罢。’盖宽道：‘又扰你老人家。’”

说着，叫了他的小儿子出来看着店。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门来。教门店里，两个人吃了五分银子素饭。那老爹会了帐，打发小菜钱，一径踱进报恩寺里。大殿南廊、三藏禅林、大锅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门口买了一包糖，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。邻居老爹道：‘而今时世不同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，连这糖，也不如二十年前买的多了。’盖宽道：‘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，不知见过多少事，而今不比当年了！像我也会画两笔画，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，那里愁没碗饭吃？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。’那邻居道：‘你不说我也忘了。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，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。那年，请了虞老爷来上祭，好不热闹！我才二十多岁，挤了来看，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。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，房子都倒掉了。我们吃完了茶，同你到那里看看。’”

说着，又吃了一卖牛首豆腐干。交了茶钱走出来，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，望见泰伯祠的大殿，屋山头倒了半边。来到门前，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。两扇大门倒了一扇，睡在地下。两人走进去，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，在那丹墀里挑荠菜。大殿上隔子都没了。又到后边，五间楼直桶桶的，楼板都没有一片。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，盖宽叹息道：‘这样名胜的所在，而今破败至此，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。多少有钱的，拿着整千的银子，去起盖僧房道院，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！’”邻

居老爹道：“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，都是古老样范的，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。而今连柜也不见了。”盖宽道：“这些古事提起来，令人伤感，我们不如回去罢！”两人慢慢走了出来。邻居老爹道：“我们顺便上雨花台绝顶。”望着隔江的山色，岚翠鲜明，那江中来往的船只、帆樯历历可数。那一轮红日，沉沉的傍着山头，下去了。两个人缓缓的下了山，进城回去。

盖宽依旧卖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间，有个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修，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。

一个是做裁缝的。这人姓荆名元，五十多岁，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，余下来工夫，就弹琴、写字，也极喜欢做诗。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：“你既要做雅人，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？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？”他道：“我也不是要做雅人，也只为性情相近，故此时常学学。至于我们这个贱行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。难道读书识字，做了裁缝，就玷污了不成？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，他们另有一番见识，怎肯和我们相与！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，吃饱了饭要弹琴，要写字，诸事都由得我。又不贪图人的富贵，又不伺候人的颜色。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”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也就不和他亲热。

一日，荆元吃过了饭，思量没事，一径踱到清凉山来。这清凉山，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。他有一个老朋友姓于，住在山背后。那于老者也不读书，也不做生意，养了五个儿子，最长的四十多岁，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。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。那园却有二三百亩大，中间空隙之地种了许多花卉，堆着几块石头。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，手植的几树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。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，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，



煨好了茶吃着，看那园中的新绿。这日，荆元步了进来，于老者迎着道：“好些时不见老哥来，生意忙的紧？”荆元道：“正是。今日才打发清楚些，特来看看老爹。”于老者道：“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，请用杯！”斟了送过来。荆元接了，坐着吃，道：“这茶，色、香、味都好。老爹，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？”于老者道：“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，到处井泉，都是吃得的。”荆元道：“古人动说桃源避世，我想起来，那里要甚么桃源！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，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。”于老者道：“只是我老拙，一样事也不会做，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，也觉得消遣些。近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，可好几时请教一回？”荆元道：“这也容易。老爹不厌污耳，明日我把琴来请教。”说了一会，辞别回来。

次日，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。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，在那里等候。彼此见了，又说了几句话。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荆元席地坐下，于老者也坐在旁边。荆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弹了起来，铿铿锵锵，声振林木，那些鸟雀闻之，都栖息枝间窃听。弹了一会，忽作变徵之音，凄清宛转。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，不觉凄然泪下。自此他两人常常往来。当下也就别过了。

看官，难道自今以后，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么？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，我也就不说了。毕竟怎的旌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

话说万历四十三年，天下承平已久，天子整年不与群臣接见，各省水旱偏灾，流民载道。督抚虽然题了进去，不知那龙目可曾观看？忽一日，内阁下了一道上渝，科里钞出来，上写道：

“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内阁奉上谕：朕即阼以来，四十余年，宵旰兢兢，不遑暇食。夫欲迪康兆姓，首先进用人才。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礼，诗人刺之，此《蒹葭苍苍》之篇所由作也。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？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。诸臣其各抒所见，条列以闻，不拘忌讳，朕将来择焉。钦此。”

过了三日，御史单扬言上了一个疏奏：

“为请旌沉抑之人才，以昭圣治，以光泉壤事。臣闻人才之盛衰，关乎国家之隆替。虞廷翼为明听，周室疏附后先，载于诗、书，传之奕祀，亶乎尚矣！夫三代之用人，不拘资格，故兔四且之野人，小戎之女子，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。至于后世，始立资格

以限制之。又有所谓清流者，在汉则曰‘贤良方正’，在唐则曰‘入直’，在宋则曰‘知制造’。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，开乡会制科，设立翰林院衙门，儒臣之得与此选者，不数年间从容而跻卿贰，非是不得谓清华之品。凡宰臣定谥，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，不得谥为‘文’。如此之死生荣遇，其所以固结于人心而不可解者，非一日矣。虽其中拔十而得二三，如薛瑄、胡居仁之理学，周宪、吴景之忠义，功业则有于谦、王守仁，文章则有李梦阳、何景明辈。炳炳火良火良，照耀史册。然一榜进士及第，数年之后乃有不能举其姓字者，则其中侥幸亦不免焉。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，则得之者少，失之者多。其不得者，抱其沉冤抑塞之气，嘘吸于宇宙间。其生也，或为佯狂，或为迂怪，甚而为幽僻诡异之行；其死也，皆能为妖、为厉、为灾、为祲，上薄乎日星，下彻乎渊泉，以为百姓之害。此虽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，自深于学问，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。臣闻唐朝有于诸臣身后追赐进士之典，方干、罗邺皆与焉。皇上旁求侧席，不遗幽隐，宁于已故之儒生惜此恩泽？诸臣生不能入于玉堂，死何妨悬于金马？伏乞皇上，悯其沉抑，特沛殊恩，遍访海内已故之儒修，考其行事，第其文章，赐一榜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职衔有差，则沉冤抑塞之士，莫不变而为祥风甘雨，同仰皇恩于无既矣。臣愚，罔识忌讳，冒昧陈言，伏乞睿鉴施行。”

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，六月初一日奉旨：

“这所奏，着大学士会同礼部行令各省，采访已故儒修诗文、墓志、行状，汇齐送部核查。如何加恩

旌扬，分别赐第之处，不拘资格，确议具奏。钦此。”

礼部行文到各省，各省督抚行司道，司道行到各府、州、县。采访了一年，督抚汇齐报部，大学士等议了上去。议道：

“礼部为钦奉上谕事：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单扬言奏，为请旌沉抑之人才，以昭圣治，以光泉壤事一本，六月初一日奉圣旨（旨意全录）钦此。臣等查得各省咨到采访已故之儒修诗文、墓志、行状，以及访问事实，合共九十一人：

其已登仕籍，未入翰林院者：周进、范进、向鼎、蘧祐、雷骥、张师陆、汤奉、杜倩、李本瑛、董瑛、冯瑤、尤扶徕、虞育德、杨允、余特，共十五人。

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，例不得入翰林院者：汤奏、萧采、木耐，共三人。

举人：娄王奉、卫体善，共二人。

荫生：徐咏一人。

贡生：严大位、随岑庵、匡迥、沈大年，共四人。

监生：娄瓚、蘧来旬、胡缜、武书、伊昭、储信、汤由、汤实、庄洁，共九人。

生员：梅玖、王德、王仁、魏好古、蘧景玉、马静、倪霜峰、季萑、诸葛佑、萧鼎、浦玉方、韦阐、杜仪、臧荼、迟均、余夔、萧树滋、虞感祁、庄尚志、余持、余敷、余殷、虞梁、王蕴、邓义、陈春，共二十六人。

布衣：陈礼、牛布衣、权勿用、景本惠、赵洁、支鐸、金东崖、牛浦、牛璠、鲍文卿、倪廷珠、宗姬、郭铁笔、金寓刘、辛东之、洪憨仙、卢华士、姜焕文、季恬逸、郭力、萧浩、凤鸣岐、季遐年、盖宽、王太、

丁诗、荆元，共二十七人。

释子：甘露僧、陈思阮，共二人。

道士：来霞士一人。

女子：沈琼枝一人。

臣等伏查，已故儒修周进等，其人虽庞杂不伦，其品亦瑕瑜不掩，然皆卓然有以自立。谨按其生平之事实文章，各拟考语，另缮清单，恭呈御览。伏乞皇上钦点名次，揭榜晓示。隆恩出自圣裁，臣等未敢擅便。其诗文、墓志、行状以及访闻事实，存贮礼部衙门，昭示来兹可也。”

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

议上，二十六日奉旨：

“虞育德赐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庄尚志赐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杜仪赐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。萧采等赐第二甲进士出身，俱授翰林院检讨。沈琼枝等赐第三甲同进士出身，俱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于七月初一日揭榜晓示，赐祭一坛，设于国子监，遣礼部尚书刘进贤前往行礼。余依议。钦此。”

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，礼部门口悬出一张榜来，上写道：

“礼部为钦奉上谕事。今将采访儒修赐第姓名、籍贯，开列于后。须至榜者：

第一甲：

第一名：虞育德，南直隶常熟县人。

第二名：庄尚志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

第三名：杜仪，南直隶天长县人。

第二甲：

- 第一名：萧采，四川成都府人。  
第二名：迟均，南直隶句容县人。  
第三名：马静，浙江处州府人。  
第四名：武书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五名：汤奏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  
第六名：余特，南直隶五河县人。  
第七名：杜倩，南直隶天长县人。  
第八名：萧浩，四川成都府人。  
第九名：郭力，湖广长沙府人。  
第十名：娄焕文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十一名：王蕴，南直隶徽州府人。  
第十二名：娄王奉，浙江归安县人。  
第十三名：娄瓚，浙江归安县人。  
第十四名：蘧祐，浙江嘉兴府人。  
第十五名：向鼎，浙江绍兴府人。  
第十六名：庄洁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  
第十七名：虞梁，南直隶五河县人。  
第十八名：尤扶徕，南直隶江阴县人。  
第十九名：鲍文卿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二十名：甘露僧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
- 第三甲：
- 第一名：沈琼枝，南直隶常州府人。  
第二名：韦闾，南直隶滁州府人。  
第三名：徐咏，南直隶定远县人。  
第四名：蘧来旬，浙江嘉兴府人。  
第五名：李本瑛，四川成都府人。  
第六名：邓义，南直隶徽州府人。

- 第七名：凤鸣岐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八名：木耐，陕西同官县人。  
第九名：牛布衣，浙江绍兴府人。  
第十名：季萑，南直隶怀宁县人。  
第十一名：景本蕙，浙江温州府人。  
第十二名：赵洁，浙江杭州府人。  
第十三名：胡缜，浙江杭州府人。  
第十四名：盖宽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十五名：荆元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十六名：雷骥，北直隶大兴县人。  
第十七名：杨允，浙江乌程县人。  
第十八名：诸葛佑，南直隶盱眙县人。  
第十九名：季遐年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  
第二十名：陈春，南直隶太平府人。  
第二十一名：匡迥，浙江乐清县人。  
第二十二名：来霞士，南直隶扬州府人。  
第二十三名：王太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  
第二十四名：汤由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  
第二十五名：辛东之，南直隶仪征县人。  
第二十六名：严大位，广东高要县人。  
第二十七名：陈思阮，江西南昌府人。  
第二十八名：陈礼，江西南昌府人。  
第二十九名：丁诗，南直隶江宁县人。  
第三十名：牛浦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  
第三十一名：余夔，南直隶上元县人。  
第三十二名：郭铁笔，南直隶芜湖县人。”

这一日，礼部刘进贤奉旨来到国子监里，戴了幞头，穿了



宫袍，摆齐了祭品，上来三献。太常寺官便读祝文道：

“维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，七月朔，宜祭日，皇帝遣礼部尚书刘进贤以牲醴玉帛之仪，致祭于特赠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灵曰：‘嗟尔诸臣，纯懿灵淑，玉粹鸾骞，金贞雌伏。弥纶天地，幽替神明，易称鸿渐，诗喻鹤鸣。资格困人，贤豪同叹，凤已就笄，桐犹遭爨。緼袍短褐，蓬蒿桑枢，伐藁粥菴，坎壈歔嘘。亦有微官，曾纡尺组，龙实难驯，嗟宁堪伍。亦有达宦，曾着先鞭，玉堂金马，邈若神仙。子子干旄，翘翘车乘，誓墓凿坏，谁敢捷径。涖嘉歔歔，驱僮市门，中有高士，谁共讨论？茶饭粥鱼，丹炉药臼，梨园之子，兰闺之秀。提戈磨盾，束发从了宫袍，摆齐了祭品，上来三献。太常寺官便读祝文道：征，功成身退，日落旗红。蚩蚩细民，翩翩公子，同在穷途，泪如铅水。金陵池馆，日丽风和，讲求礼乐、酺酒升歌。越水吴山，烟霞渊薮，击钵催诗，论文载酒。后先相望，数十年来，愁城未破，泪海无涯。朕甚悯旃，加恩泉壤，赐第授官，解兹悒悒。呜呼！兰因芳陨，膏以明煎，维尔诸臣，荣名万年。尚飨！’”

词曰：

记得当时，我爱秦淮，偶离故乡。向梅根冶后，几番啸傲；杏花村里，几度徜徉。凤止高梧，虫吟小榭，也共时人较短长。今已矣！把衣冠蝉蜕，濯足沧浪。

无聊且酌霞觞，唤几个新知醉一场。共百年易过，底须愁闷？千秋事大，也费商量。江左烟霞，淮南耆旧，写入残编总断肠！从今后，伴药炉经卷，自礼空

王。